厚黑学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一 QQ情缘(1)
- 第2节：一 QQ情缘(2)
- 第3节：一 QQ情缘(3)
- 第4节：一 QQ情缘(4)
- 第5节：二 插翅难飞(1)
- 第6节：二 插翅难飞(2)
- 第7节：二 插翅难飞(3)
- 第8节：二 插翅难飞(4)
- 第9节：一 名噪一时(1)
- 第10节：一 名噪一时(2)
- 第11节：一 名噪一时(3)
- 第12节：一 名噪一时(4)
- 第13节：二 内忧外患(1)
- 第14节：二 内忧外患(2)
- 第15节：二 内忧外患(3)
- 第16节：二 内忧外患(4)
- 第17节：二 内忧外患(5)
- 第18节：三 天灾人祸(1)
- 第19节：三 天灾人祸(2)
- 第20节：三 天灾人祸(3)
- 第21节：三 天灾人祸(4)
- 第22节：三 天灾人祸(5)
- 第23节：三 天灾人祸(6)
- 第24节：一 亡命追逃(1)
- 第25节：一 亡命追逃(2)
- 第26节：一 亡命追逃(3)
- 第27节：一 亡命追逃(4)
- 第28节：二 意外事故(1)
- 第29节：二 意外事故(2)
- 第30节：二 意外事故(3)

- 第31节：一 惊魂之夜(1)
- 第32节：一 惊魂之夜(2)
- 第33节：一 惊魂之夜(3)
- 第34节：一 惊魂之夜(4)
- 第35节：二 火海逃亡(1)
- 第36节：二 火海逃亡(2)
- 第37节：二 火海逃亡(3)
- 第38节：二 火海逃亡(4)
- 第39节：二 火海逃亡(5)
- 第40节：二 火海逃亡(6)
- 第41节：三 地道杀手(1)
- 第42节：三 地道杀手(2)
- 第43节：三 地道杀手(3)
- 第44节：三 地道杀手(4)
- 第45节：四 恶狗伤人(1)
- 第46节：四 恶狗伤人(2)
- 第47节：四 恶狗伤人(3)
- 第48节：四 恶狗伤人(4)
- 第49节：四 恶狗伤人(5)
- 第50节：五 顾此失彼(1)
- 第51节：五 顾此失彼(2)
- 第52节：五 顾此失彼(3)
- 第53节：五 顾此失彼(4)
- 第54节：五 顾此失彼(5)
- 第55节：六 生离死别(1)
- 第56节：六 生离死别(2)
- 第57节：六 生离死别(3)
- 第58节：六 生离死别(4)
- 第59节：七 蛇口余生(1)
- 第60节：七 蛇口余生(2)
- 第61节：七 蛇口余生(3)
- 第62节：七 蛇口余生(4)

第1节：一 QQ情缘(1)

第一章 悬案未结

一 QQ情缘

沈伊丽要去和网友"爱意相随"见面。

沈伊丽沿着崎岖的山路慢慢往上攀沿，暮色慢慢黑下来了，天空阴沉着，好像随时会下雨。路边的树木早就脱光了叶子，枝杈惨白地亮在暗夜里，如瘦骨嶙峋的妖怪，张牙舞爪，想把力所能及的一切，凶狠地抓过来敲骨吸髓。

沈伊丽环顾四周，恐惧如一张细密的网，悄无声息地蔓延过来，层层裹住了她。她咬了咬嘴唇，突然想起"爱意相随"的话："亲爱的，甜蜜的爱情是对勇敢女孩的奖赏。"她努力做了一个深呼吸，想把那攀爬上来的恐慌压下去，刚要往前迈步，突然间，天地亮如白昼，沈伊丽抱着头尖叫了一声目瞪口呆地看到天空上猛然蹿出的一道闪电，狰狞地撕裂浓厚的云层，扭曲地钻进去了，而周围的怪石枯树，就在这明明暗暗的光线里，猛然睁开数不清的鬼眼，阴森地泛着寒光，一晃而过，又隐蔽在黑暗里了，紧接着，"轰隆隆-"一声巨雷惊天动地地爆响，又把惊怔的沈伊丽吓了一跳。她脚下一软，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她很想原路返回，可是，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校舍就在不远了，"爱意相随"还在双手捧着火红的玫瑰，等她前去验收呢……

镜头闪回：

昨天，0六年情人节的前一天，沈伊丽再次失恋。

走在人来攘往的大街上，就如同掉进了汪洋大海，沈伊丽突然想，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蚂蚁被命运沉重的脚碾死了，有没有谁会在意?

沈伊丽苦笑了一下，为什么总会凭空泛起这样奇怪的想法，她不过是遭遇了一场失恋，而失恋的剧目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正常，是安新大校园里每天都上演的剧目，她已经失恋了好几次了，对此应该有免

疲力才对，要知道，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没有结束，怎么会有新的开始？她早该麻木不仁了，为什么还要耿耿于怀？

她一边反省，一边茫然地往前走。

天上的星星错落有致，就像童话里描写的那样，像天使的眼睛在眨呀眨。

沈伊丽对着星空咧了咧嘴巴，心里又涌起一阵空落，她美丽的笑颜，现在只能和星星遥遥相对……突然间，一颗流星突兀地穿空而过，沈伊丽追随着它的光影，出了半天神，觉得有些沮丧的同时又有些后悔，刚才为什么没有许个愿呢？

"等过了春夏秋冬/她却在远方失踪/你吹着冷冷海风/只能泪流海中……"

是阿木的《某个女人的美》。

当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蓦然钻入沈伊丽的耳朵时，不知怎么，她生生打了个寒战。这首歌是她无比熟悉的，曾经、曾经有个人总用QQ点来给她听……

这个夜晚，有没有有趣的故事发生？

沈伊丽心烦意乱，她回过头来发现放着录音的地方叫"极限"网吧。她站在门口往里探头看了看，有个靠窗的位置空着，她就坐了过去。

这次失恋很不是时候，明天就是情人节，想想，都让人觉得心灰意冷。

无精打采的沈伊丽点开了QQ，一群头像亮着，她一一看过去，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说说心里话的。几个群里，正吵得热闹，窗口不断闪出五颜六色的句子来，沈伊丽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他们争得什么，恨恨地骂了一句"无聊！"就想关Q，寂寞像夏天的苍蝇，扰得她焦躁不安。

就在她的手指按着鼠标轻点企鹅头像的同时，一个憨熊的头像熠熠生辉。沈伊丽心里一紧莫名地充满了期待，她点开了那个QQ，竟然、竟然真是"爱意相随"！

这个挨千刀的，失踪快一年了，怎么又冒出来了！

沈伊丽的寂寞一扫而空，惊喜填满了她空虚的情怀。聊天窗口里"爱意相随"的情话依旧缠绵："好久不见！亲爱的，有没有想我？你好吗？"

"你去哪里了？"沈伊丽飞快地打过字去，她的网名叫"迤俪"。

"出了点小事而已，无论我在哪里，心里都只有你一个人。"爱情相随说。

"天下有永远不变的爱情吗？"沈伊丽很认真地问了一个傻问题。

第2节：一 QQ情缘(2)

"当然，虽然很少，但你幸运的拥有。"

"我？哪里有？"

"在我这里。"

"……你在哪里？"

"在玫瑰城堡里，手持鲜花，守护爱情，等待我梦中的天使-迤俪。"

沈伊丽看了这句话，鼻子有点儿酸但心里的喜悦膨胀开，让她浑身轻松，她想了想，又问："玫瑰城堡在哪里呢？"

"在你知道的地方，只要你敢来。"

"有什么不敢，说，在哪里？"

"单马山贵族学校。"

"呵，那里呀，我还以为是什么神秘的地方呢，那可是我从前的大学，后来倒闭了，我们都转校到了安新大……"沈伊丽发觉自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那你敢来吗？我想见你。""爱情相随"柔情似水，循循善诱。

"敢！"犹豫了片刻，沈伊丽打过去一个字。

"亲爱的，甜蜜的爱情是对勇敢女孩子的奖赏。""爱意相随"的语言美得让她陶醉："我将把世上最艳丽的玫瑰、最真挚深沉的爱情，奉献给你。迤俪，明天情人节，希望与你携手共度！"

沈伊丽对即将到来的刺激场面和甜蜜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构想，她跃跃欲试，公主和王子的爱情纯洁、唯美，谁能拒绝得了呢?

"爱意相随"是一年前就让她心动神迁的网友。因为他能说出最动听的情话，像一个诗人、更像一个画家，为她展开了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爱情童话，尽善尽美、浪漫无比。

他突然的失踪，曾一度让她度日如年。这一年里，她频繁地谈了几次恋爱，每一次都无疾而终，她觉得自己就如同一片缩水的叶子伴

随着一次次失恋黯淡下来，连美梦都懒得做了，潜意识里，她一直在以"爱意相随"与那些毫无情趣可言的男友们做比较，比较之后的反差，常常让她对男友倍感失望，也许，这正是造成她多次失恋的原因。

有一种爱存在于真空之中，通过QQ来传送，它虽然虚幻，却又让人觉得如此真实可信；它虽然单一，只以文字来兑现，却又如此风光旖旎，让人如临诗情画意的境界、心醉神迷、欲罢不能！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渴望，将真空里的爱情，变成现实的美梦，而且永恒不变，永远不醒。

沈伊丽也是这样，她现在就想见到"爱意相随"。她记得"爱意相随"一年前曾传来的照片上，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目光沉静、含情脉脉地看着水里一抹月影。在照片上题诗云：明月千里寄相思。

他是个难得一见的帅哥。

这么想着，沈伊丽觉得脸上微微发烫了，她痴痴地想，一个笑容让人赏心悦目的高大男孩手捧火红的玫瑰花，一往情深地看着她跑过去，张开双臂环抱住她，在原地飞转……那种腾空般的晕眩将是一种怎样难忘的沉醉?

就在沈伊丽胡思乱想的时候，那边又发来一句话："记得，要保密，我的公主。"

"为什么？"沈伊丽问。

"希望爱的世界里，只有你和我，不要受到任何纷扰。""爱意相随"简直是锦心秀口。

"听你的，明天晚上见。"沈伊丽温柔地笑着，发过这句话过去，还加上一个羞红着脸示爱的QQ表情。

缠绵地道别，依依不舍。

挂断QQ，删除信息。

从极限网吧走出来的沈伊丽，和刚才走进去的时候，已经判若两人了，她现在从里到外，都是兴高采烈的。

她仰望满天星辰，觉得她和"爱意相随"是多么相配的天作之合，你看，她刚刚失恋，"爱意相随"就出现了，还有刚才的那颗流星、阿木的那首歌、那个空着的位置，都是上天安排给她的，帮她梦想成真的道具！

沈伊丽蹦蹦跳跳地往安新大学女生宿舍里走，她没有注意到，此时天空的星星，正诡异地眨巴着眼睛，冷冷地鬼笑着，俯视着涉世未深的她，不动声色……

第二天一大早，沈伊丽就起床了。

这是寒假期间，本来沈伊丽和那个分手的男友苏康约好在一起过情人节，所以才从家里跑回了学校，一看，竟然有不少同学都回学校过情人节。和沈伊丽一个宿舍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施维雅，一个是张倩倩。

第3节：一 QQ情缘(3)

人家两个正跟男朋友处于花好月圆时期，她倒好，莫名其妙和苏康吵了一架，就没下文了。苏康从来都是大男子主义，一点儿怜香惜玉的心肠都没有，都不知道当初怎么跟他凑合在一起的，他竟然说情人节的时候，只请她吃一顿麻辣烫，而她要求去吃烛光晚餐，两人争来争去，不知不觉严重偏离争论点，越吵越凶，话说得越来越难听，最后终于闹得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了。

沈伊丽甩了甩头，不再想那些烦恼的事，施维雅和张倩倩还在睡着呢，她就悄悄地下了床，收拾妥当了，然后就脚步轻快地出了门。

假期，传达室看门的老大爷也清闲，通常是日头半天高才起床，所以，沈伊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校门，打了一辆的士，一路飞奔去与"爱意相随"见面。

单马山贵族学校坐落在离安新市四十五里的郊区，那里是丘陵地形，交通不便，出租车到了山脚下的单马山村就得停下，剩下的山路就只得徒步前进。

本来，如果路上不堵车、出租车不发生故障、冬天的傍晚又来得特别早，沈伊丽就不用等到傍晚才到达单马山村。可是，沈伊丽一厢情愿地想，从来都是好事多磨，所以，当堵车、修车的时候，她的心情始终保持平静、快乐，意志坚定地等待，然后继续向约会地点挺进。

出租车打了个转儿，飞快地绝尘而去。

转过身，沈伊丽连司机的模样儿都记不起来了，一路上，她的心早飞到"爱意相随"身边了，丝毫也没在意其他什么事。

可是，当她下车走出半里多路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她的手机不在牛仔裤兜里了！

沈伊丽懊恼地想，手机一定是从牛仔裤兜里蹿出来落到出租车上了，怪不得刚才出租车跑得跟鬼追似的急！

人心不古啊！沈伊丽一边抱怨着，一边看了看天，奇怪，白天，还晴空万里，是少有的艳阳天，怎么天黑了，却好象要下雨似的？冬天下雨，有没有搞错！

沈伊丽不满地嘀咕着，加快了脚步。

天终于完全黑下来了，但灰色的天空，让山石树木隐约可见，影影幢幢、奇形怪状。

"爱意相随"在哪里啊，他为什么不来迎接她呢？

沈伊丽急促地小跑起来，她想，也许"爱情相随"想给她什么惊喜，让她在推开门的一瞬间，被五彩的礼花和芬芳的玫瑰带入腾云驾雾般的境界，然后呢？应该有悠扬的舞曲响起，玉树临风的"爱意相随"从花影间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深情款款地带她共舞……

这样想着，沈伊丽全身充满了力量。

可是，在这静得异常沉闷的夜里，她一个人走在这山间野地里，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突兀地响在耳边，伴随着风吹树响的沙沙声，总让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着她。

她不时回头看向后面，那里除了空荡的山路和稀疏的树影，什么也没有，但她的移动，使那些树影也相对移动起来，恍惚间，就好象她是静止的，而那些树正僵挺地移动过来，从四面八方向她包抄！

浪漫的念头渐渐为恐惧感侵占，沈伊丽跑跑停停，前瞻后顾，气喘吁吁，总算模糊地看到了单马山后的空地上，依山而建的单马山贵族学校校舍，这让她心神安定了不少。

偏偏就在这时，那道闪电和那声巨雷前赴后继地再次把沈伊丽摁进了恐慌的深渊，她竭尽全力支撑着绵软的身体，迟疑了一下，却仍然固执地往前走去……

又一道闪电晃过，数声沉闷的雷声隆隆滚过，像连串的冷哼和嘲讽，山野间陡然风声大作，飞沙走石，树影全都震荡起来，纷纷伸长了凌乱的枝丫，怪叫着向沈伊丽逼迫过来，似乎要把她碎尸万段！

心跳得厉害，几乎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沈伊丽使劲儿闭了下眼睛，咬着牙一阵猛跑，前面，黑漆的夜色里，学校的一排排建筑错落有致地矗立着，一点橘黄的灯光，从二号楼的二楼第四个教室里透出来，如苍茫的海上导航的灯，给了几近崩溃的沈伊丽注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

不要怕，沈伊丽，这是上天对你的考验，你是勇敢的女孩子，只有勇敢的女孩，才配得上完美的爱情！

第4节：一 QQ情缘(4)

沈伊丽这样对自己说，努力加快脚步，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跌宕起伏的山路上拼命往前跑，突然，她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重心一偏，她立刻头重脚轻地重重摔倒了，钻心的疼痛从膝盖上传来，沈伊丽呻吟了一声，回头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她绊倒了，就在这时，闪电再次明晃，将那东西照了个通透-骷髅！

那是一个半埋着的头骨，两个空洞的眼窝幽冷地对准了她，浑圆凸秃的颅骨泛着阴森的灰白，露出一半的牙床似乎在嘎嘎作响……它就像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冷笑着和沈伊丽对峙着，随时都会全部钻出来，伸来没有血肉、只有骨骼的手臂，掐紧她的脖子要她的命！

"啊-"

沈伊丽失控地抱着头尖叫了起来，半晌才停了下来，声音的发泄极大舒缓了她的紧张和恐惧，她再次颤颤地看向那个骷髅，还好，它没有动，还是那样静止地对着她鬼笑。沈伊丽定了定神儿，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糟糕，膝盖受伤了，稍微动一动，伤口就痛得钻心，可她已经顾不得了，她得赶紧冲进那学校，去那灯光明亮的地方，到了那里，就会安全，一切都会变好。

空气越来越闷，闪电和雷声的出现更频繁了，一场暴雨迫在眉睫、势不可挡，可是，看似这么短的一段山路，为什么总也走不到头?

又是一道闪电劈空而下，山野间又一阵明亮，就在这时，沈伊丽看到了，那透着灯光的教室前，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那里，因为远隔，只是一抹黑色的剪影，可是，沈伊丽似乎看到了"爱意相随"正用欣喜、鼓励的目光看着她，用心给她加油，她皱紧了眉头，忍着钻心的疼痛，以勇往直前的姿态，坚持往山上冲去。

随着又一声巨雷的轰响，一场冬天罕见的暴雨终于落了下来，冰冷的雨水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地泼了下来，沈伊丽立刻被浇成了落汤鸡，她一边不停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咬着牙往前迈步。此时，天地间只听得见"哗哗"的雨声，她就像一叶即将颠覆的小船，飘摇在这风雨交加的夜里，随时都会船翻人亡，可是，沈伊丽是勇敢的女孩子，她向着那抹灯光、那个人影坚强执着地靠近、再靠近……

她以为，她真空中美好的QQ情缘，马上就会在眼前为她展开锦绣的爱情画卷，她做梦也想不到，她的勇敢、她的坚强和她的执着带给她的不是甜蜜的爱情，而是插翅难飞的噩运……

第5节：二 插翅难飞(1)

二 插翅难飞

沈伊丽终于长途跋涉走进了她梦想中的"玫瑰城堡"。

她从第一排教学楼往后走，循着那抹灯光穿行在学校林立的树丛中。这些楼依山而建，地基的高度是顺着平缓的山坡依次递增的，要到二号楼那里，需要拾阶而上。

虽然只是短短二十级的台阶，可是对于膝盖受伤又饱受惊吓、浑身无力的沈伊丽来说，无异是新的挑战。

沈伊丽很发愁，她抬头看了看那个人影，他好象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脸部因为是背光，所以，她仍然看不清楚，但她看到"爱意相随"冲着她招了招手。

沈伊丽笑了，她低下头来，看着那二十级台阶，默默地对自己说，万里长征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怎么可以前功尽弃？她冒着大雨，再次鼓起勇气抬起了脚，一步步走向前去……

等她艰难地爬上了台阶，膝盖那里已经痛得麻木了，沈伊丽抹了一个脸，再次抬起头时，却发现，"爱意相随"不见了，只有那一室的灯光，突兀地亮在雨夜里。

他跑哪儿去了，搞什么新花样啊！

沈伊丽丝毫没往坏处想，满脑子的浪漫主义念头已经让她失去了防人之心，她轻松地想，只要再转过楼角，走上二楼，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她为自己一路上表现出的英勇而自得，她想等一会儿，"爱意相随"一定会对她大加赞赏，并且对她刮目相看。

就在沈伊丽拐过二号楼楼角，走入楼洞的时候，突然，两条身形狭长的动物敏捷而无声地扑了过来！

沈伊丽惊呼了一声，本能地用手挡住了脸，半天不敢动一动。

沈伊丽的脚上传来狗嗅的碰触，她慢慢放下手来，诧异地看到两条瘦骨嶙峋的狗摇着尾巴上上下下嗅她，好象并无恶意，她松了口

气，心想，这是哪来的狗？"爱意相随"竟然还带了两条狗过来，真是别出心裁！他养的狗第一次见她，竟然不咬她，可见她和他，真是很有缘分。沈伊丽暗喜，小心地挪动脚步，从两只狗中间穿过去，那两个畜生就尾随着她，脚步悄然无声。

沈伊丽扶着栏杆往楼上走，省劲儿多了，她一边走，一边对两只狗说："你们的主人等了很久了吧，快带我去找他！"

两只狗不会说话，却低声呜咽了一声，好象在应允沈伊丽。沈伊丽觉得有趣，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却让她头皮发紧、汗毛倒竖，只见，在映射过来的朦胧的灯光下，那两只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了那里，它们的身体，一半在暗处，一半在明处，仰着脖子吐着长长的舌头，成串的涎水，不停地滴落，地上已经洇湿了一小片，而它们的眼睛，绿莹莹地泛着贪婪、饥饿和狠毒的光泽，不约而同死死盯住沈伊丽的咽喉！

沈伊丽吓得发昏，这到底是两只狗，还是两头狼？但不管是狗还是狼，沈伊丽都不敢轻举妄动，她突然逃跑的动作将会激起两个畜生的凶残本性，说不定会将她扑倒在地撕得皮开肉绽。

沈伊丽握紧栏杆的手臂有些僵麻，手心里已经满是冷汗，她不敢背过身去，就面对着那两个畜生，一步步往后退，尽量把动作放轻、放慢，而那两只狗，步步紧逼，却也不敢贸然出击，只是，它们的涎水流得越来越多了，眼神越来越凶恶了，甚至于它们胃肠蠕动的声音，都分明地响在沈伊丽的耳边。

"爱意相随"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来迎接她！

沈伊丽到现在才有一点生气，她觉得"爱意相随"的心肠太硬了，让她一个柔弱的女孩独立而对这么多可怕的情景，等一会儿，一定要好好跟他算账！

终于上了二楼，当沈伊丽退到第四个教室门口的时候，那两个畜生似乎畏惧什么似的止步不前了，心不甘情不愿地停在那里，四只狗眼满含杀机。

沈伊丽长舒了一口气，转身推开了门-

有没有搞错！

屋里，没有鲜花和彩带，也没有潇洒的帅哥，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间空荡荡的教室！

四壁的墙因为年深日久而微微泛黄，一抹抹灰尘沉积在不平的墙面凹处，八盏灯七盏都空着接口，只有黑板前面的一盏有个灯泡亮着，灯光照得板面翘起、零碎、残缺不全，明明暗暗，乍一看，像一张老人皱纹纵横的脸。

"你在哪里？"

沈伊丽不由得大声叫起来，可是，回答她的，只是四壁的回音，空洞、飘渺、余音不断。

沈伊丽气坏了，一抬头看到教室的后门开着，再后面就是后阳台了，她想，"爱意相随"一定就在那里，就走过去找。

可是，那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人！她刚才明明看见有个人在那里站着的，她这一路走上来，只看到了两只狗，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呀！恐惧再次袭来，她抱着双臂，第一次起了想逃回去的念头。

她从后门那里退回来，想离开，就在她推门的时候，蓦然发现，门被锁了！

沈伊丽大惊失色，一种不祥的感觉迅速蹿上心头，她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谁从这里走出去，那么，是谁从外面把门给锁住了呢？为什么要把门锁住，谁想干什么？

沈伊丽狠狠地抬起脚来踢了一下门，可是，回应她的，只有门晃动的声音，跟着又静下来了，静得足以让她发疯。

事情太出人意料了，之前所有美好的幻想都在瞬间破碎了，沈伊丽背靠着墙，双手抱着头，仰视着那盏灯，不知所措，她又冷、又累、又痛、又怕、又后悔，眼泪终于决堤而出，就在这时，灯灭了……

巨大的黑暗吞噬了哭泣的沈伊丽，整个教室，就如同什么怪物的内脏，伸手不见五指，困住了她，让她呼吸困难，她不敢哭了，擦干了眼泪，在黑暗里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却仍然什么也看不清，黑暗像堵冰冷坚硬的墙，压得她透不过气儿来。

外面，倾盆大雨还在"哗啦啦"地下，那铺天盖地的声音，就像成千上万的怪物正步伐齐整地向这里迈进，要来这里把她分而食之！

怎么办？怎么办？

沈伊丽的脑海一片空白，她从来没想到她会身处这样的境地，这和她想象中的情景反差也太大了，她在巨大的失望中，迅速地陷入了绝望，她突然想起，曾经看到有关罪犯运用QQ欺骗拐卖妇女网友案件的报道，她惊惶地想，难道"爱意相随"想把她关在这里，然后卖了？

第6节：二 插翅难飞(2)

天啊，不要这样！

沈伊丽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她摸到门那里，疯狂地晃起门来，一边晃，一边大声叫："快开门！快开门！"

没人理她，她晃累了，颓唐地顺着墙滑到了地上，瘫坐在那里，抱紧了双膝，将头埋在了两膝间，蜷缩在黑暗里，浑身发抖。

突然，眼前一亮，觉得有灯光晃过来，沈伊丽飞快地抬起头来，真的有灯光！但灯光很微弱，不是教室里的，而是从后阳台那里透进来的！

想也没想，沈伊丽爬起来就冲向后阳台，寻找那灯光的所在地，灯光是从后阳台通往一楼的走廊传过来的，沈伊丽顺着台阶就往下跑，虽然膝盖疼得厉害，但逃生的本能让她动作敏捷，连蹦带跳地冲到了一楼，一楼的第四个教室的后门是打开着的，屋里没有亮灯，灯在后阳台顶棚上！

沈伊丽按着心脏狂跳的胸口，再一次不知进退，这时，她突然听到一声暗响，从她脚下发出，她低头一看，惊讶地看到她脚下的地面从中间裂开了，那个缝隙不断扩大，而那两边活动的石板正缓慢地向两边退缩进去！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一直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但，那里有明亮的灯光。

沈伊丽倒吸了一口气，她在这里读了一年书，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地下暗道，虽然早就知道这学校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所兵营，地下有暗道，但听说解放后都被堵死了，所以，地道究竟在哪里，恐怕谁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以为那只是个传说，可是，现在，这个暗道真真切切地在她眼前打开了，而那明亮的灯光，不断蛊惑着她，就像"爱意相随"刚才的招手，让她想举步前行。

可是，沈伊丽不敢再轻率行事了，她往教室正门看了看，心存侥幸地走过去，一推，门锁着。她只好折回来，看来，她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有顺着暗道下去了！

通常，暗道会通到地面上去！

这个念头在沈伊丽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她记起看《地道战》时，战士和百姓们在地道里出神入化，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腹背受敌。由此，沈伊丽断定，这个暗道的另一个洞口一准在后山的什么位置上！她顿时轻松了些，心想，看来，"爱意相随"只是想考验一下她，他在QQ中说过，他是从安新大毕业的高才生，有自己庞大的公司，是个商业精英，他长得帅又有才华、事业发达而财源茂盛，这样的人对女朋友的要求肯定苛刻一些，他说过他最欣赏的女孩不但要长得漂亮、德才兼备，还要独立勇敢有挑战精神……她能被选中，是她的幸运呢！

沈伊丽的一念之差再次驱使她采取了愚蠢的行动，她俯下身来，小心地顺着那个暗道的台阶，一步步走了下来，就在她走到第六个台阶的时候，"叭嗒！"那两片石板自动关闭了！

现在，沈伊丽再也没有退路了，她只能往前走。

她这一路走下去，会有怎样的情境迎接她?

沈伊丽顺着台阶往下走，幽长的暗道里，尽管她把脚步放得很轻，脚步声却仍然显得突兀、嘈杂，甚至她的呼吸，都有轻微的回音，好象有很多她看不到的人，围着她叹息。

沈伊丽不停地转头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看，明明什么也没有，可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她每前进一步的时候，退让出去，飘在半空，冷冷地看着她，随着她一起往前移动，这种感觉让她感到更冷了，被雨水淋湿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似乎已经结成了薄冰，吮吸着她身上的热量，这种冰冷的感觉糟透了，它让沈伊丽忍不住涌起可怕的想法，好象不断有看不见的鬼魂贴近她，层层挂在她身上，争先恐后地吸食她的血肉和精神气。

"爱意相随？求求你别再搞什么新花样了，我已经够勇敢了吧，考验到此为止了吧！"沈伊丽想说，可是她动了动嘴唇，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她惊惶地发现，潜伏的恐慌已经让她失去了谈笑说话的能力，声音闷在胸腔里，发作不出，不仅如此，随着她的深入，暗道里的湿意越来越重，虽然温度比地面上要暖和一些，却反而使她淋湿的衣服更加冰冷沉重了。

第7节：二 插翅难飞(3)

沈伊丽冻得四肢发麻，上下牙床不可抑制地颤抖，她不断地往手上呵着热气，哆哆嗦嗦地迈着僵硬的腿往下走。

她扶着的墙壁，只有靠近入口那一段，还抹了水泥壁面，再往下，就全是粘腻的黄泥了，碰在手上，感觉像在触摸毒蛇的肌肤。沈伊丽把手按在衣服上擦干净，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慢慢往下移动。

回头看看，入口已经不见了，前后都似乎深不可测，沈伊丽站在那里，再也迈不动脚了，她快要累死了，也快要冻僵了，就在这时，她蓦然看到前面洞口的墙壁上，一个偌大的黑影正慢慢移动过来！那是一个人的影子，佝偻着身子，看不出他走的姿势，只看得见他在不断移动！可是，沈伊丽的眼前根本没有人，那个影子是从哪里来的?

沈伊丽瞠目结舌，寒意从骨子里"嗖"的一下，遍布四肢百骸，让她顷刻间全身僵硬。

"你来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艰涩、粗糙地响起，像从坟墓里发出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苍老的声音?

沈伊丽简直难以置信，她发不出声音来回应，就只能惊骇地盯紧了那个黑影，却看到那黑影停了下来，转过身去了，又朝远处移动过去，瞬间就不见了，与此同时，沈伊丽听到那个可怕的声音再次响起："来吧-"

接着，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沈伊丽好长时间才恢复了神志，她口干舌燥，嗓子那里火烧火燎般疼痛，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竟然不由自主朝着刚才那个黑影的位置走了过去，走到那里，才发现，这个地方，左右分别有两个岔道，刚才，一定是有人在左边的岔道这里行走，灯光把他的影子打在了对面的墙上。

沈伊丽往左一拐，想找到那个人，可是，那里还是空空如也！

"是谁？出来！"沈伊丽终于发出声音来了，她大声地喊，声音就像雷声一样，炸响在这空旷幽深的暗道里，引起阵阵连绵的回音，但是仍然没人理她。

沈伊丽咬紧了牙忍受着那阵阵回音带给她的压迫感，无助地往前蹒跚而行，这个岔洞的洞壁上，又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窟窿，每一个窟窿都黑着，投落着一团团黑影，像一个个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

沈伊丽-走过去，终于看到其中一个洞口亮着灯。

她走了进去-

刚走进去，她还没来得及四下看看，灯突然灭了。

沈伊丽的尖叫还没发出来，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巨响过后，可怕的黑暗和寂静笼罩在沈伊丽的周围。

刚才是什么声音？怎么听着像铁器震动的声音呢？这里怎么会有铁器？

沈伊丽在黑暗里奇怪着，恐惧让她本能地伸长了手臂，四下抵挡，就在这时，她触到了一根冰冷、坚硬、挺直的铁棍！

怎么会有铁棍树立在她的身边？

沈伊丽正感到奇怪，竟然又摸到了几根同样的铁棍，这些铁棍牢不可动，分明是隔着相同的距离包围在她的周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沈伊丽惊心动魄，感觉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探进她的胸腔里，把她的心脏猛地往外牵扯，她慌乱地四处触摸，竟然发现，她的四周都竖立着两指粗细的铁棍！

难道、难道她被罩进了铁笼子里？

这个可怕的想法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沈伊丽魂飞魄散，她终于崩溃了，发疯般哭喊起来："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

"嘁嘁……"

这次，有人回应她了，那是个诡异的低笑声，浅短、浑浊、压抑，而且，好象就在她背后！

沈伊丽猛地转过身来，可她什么也看不见，太黑了，她只能哭喊："是谁？救命啊-"

"别喊了，迤逦，你知道我想你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们应该珍惜相聚的时刻。"

那个艰涩苍老的声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的声音，磁性悦耳，让沈伊丽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难道又是"爱意相随"故意耍的花招，可是，也太惊险了吧！

一只温热的手，在黑暗中忽然抚上了沈伊丽的脸颊，带着缠绵的温柔轻轻地抚摸她，对面的人体贴深情地说："迤逦，别怕，有我在，来吧，让我好好看看你……"

第8节：二 插翅难飞(4)

"为什么不开灯？"沈伊丽傻傻地问。

"黑暗给我了黑色的眼睛，让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我的光明，就是你，我亲爱的，迤逦……""爱意相随"说着，凑近了过来，温湿的气息拂过沈伊丽的颈项。

他的语言总是这么美，让沈伊丽暂时忘掉了恐惧，随着唇上传来他热吻的压力，沈伊丽精神一松，巨大的晕眩感袭击了筋疲力尽的她，她软软地倒了下去，昏倒在她还没看清模样的"爱意相随"的怀里……

感觉有人压在身上，沈伊丽费力地睁开了眼睛，迎接她的，还是无尽的黑暗，她惊讶地发现，她的衣服被脱光了，而一个男人，正在侵犯她的身体！

"不！"

沈伊丽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挣扎，却恐慌地发现，她的手脚已经被人用绳子死死地捆住了！

"不要这样！求求你，不要这样……"沈伊丽泪流满面，痛苦不堪地乞求着，现在，她后悔得恨不得一头撞死，这个"爱意相随"绝对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这样趁人之危，简直猪狗不如，而且，他根本就不是趁人之危，之前种种的情境，都是他居心叵测设计的陷阱！

至此，沈伊丽才恍然大悟，她中计了！这个恶棍先是用虚情假意骗她来这里，然后想方设法把她引入暗道！

可是，悔之晚矣。

任凭沈伊丽怎样挣扎和哭喊，那个恶棍仍然我行我素，直到他疲惫地停了下来。黑暗中，听到他魔鬼一样幽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好好待在我身边，我会陪着你的，永远不会让你寂寞……"

"你放开我！"沈伊丽喊得嗓子都嘶哑了，现在，这个人的花言巧语就像毒蛇身上的花纹，让她感到极度恐惧。

"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一天，怎么会放了你？傻瓜，乖，别闹，等一会儿，我出去了，你把这些干衣服穿好吧，吃饭的时候，我会按时送进来的。""爱意相随"说着，把几件干燥的衣服，在黑暗中扔到了沈伊丽的身上。

"你要把我永远关在这里？"沈伊丽恐惧得说话跑调儿。

"真聪明。""爱意相随"的声音里含着笑意。

"你这个变态狂，快放了我！"沈伊丽歇斯底里地哭闹起来，太可怕了，她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道里关多久？一年？一辈子？不！"救命啊！救命-"

"你好烦啊，喜欢叫，你就叫吧，这里不容易有个人又哭又叫，要是你把那两只饿狗引了来，我可不管。""爱意相随"悠闲自在地说，蓦然凑过来，在她耳边说："那两只狗，可是用肉喂的！"

沈伊丽一个激灵，再也不敢出声了，她失神地僵在那里，听到"爱意相随"打开铁门，走了出去，随后，传来关锁的声音！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爱意相随"长得什么样，这里究竟有几个人，她就这样一步步自投罗网，被困在这深邃幽黑的暗道里，像一只鸟一样被关在了铁笼子里，成了一个愚蠢至极、不可救药的爱情殉葬品！

沈伊丽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外面，天已经大亮了，然而，她的世界，从情人节这天夜里黑下去了……

《安新市报》二月十八日电：安新大学0四级中文系女生沈伊丽于二月十四日晚失踪，该女生身高一米六六、圆脸长发，身穿天蓝色羽绒服，知情者请与安新市公安局联系，电话……

《安新大首起大学生失踪案件》专题片于0六年二月三十日晚，在安新市电视台一频道播出，紧急征求有关线索，安新大学的校领导、沈伊丽的父母都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提供了联系方式；市公安部门警告全市市民加强防患和自卫意识，发现不良分子要及时报告，争取早日侦破此案、严厉打击不法犯罪分子。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案件毫无进展，花季少女沈伊丽就像一滴水一样，从熟悉的人群中蒸发了，她的失踪，成了一起悬案！

谁也不知道，她是生是死，她当真成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隐形人了。

只有沈伊丽自己知道，她生不如死地活着，在单马山贵族学校遗址的地下暗道中，哭干了眼泪、喊破了喉咙，再也流不出一滴泪、再也喊不出一丝声音，成了一个她不知道是谁、长着什么模样的野兽泄欲的工具……

沈伊丽在悔恨中惭惭消沉下去，时间在期望与等待中，变得又慢又长，随着一天天希望的落空，沈伊丽彻底地绝望了，没有人会来救她了，她真的插翅难飞了，她只能在这里等死了。

死亡，就像这永远化不开的黑暗，沉实地笼罩着沈伊丽，让她常常觉得，其实，她早就死了，现在活在坟墓里，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只等着哪一天，到阎罗王那里排上队，然后投胎转世。

下一次投胎，她一定要找个理智、冷静、务实的躯壳，永远不会再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她应该有很快乐美好的生活，还找像苏康那样不会浪漫、但正直可靠的男朋友……

其实，她早就知道这所学校邪气横生，她在这里待过近一年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也曾让她寝食难安、心惊肉跳过，为什么她在跑来赴约的时候，把那些可怕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呢?

沈伊丽在悔恨中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二十岁的她，满心欢欣地踏进了这所单马山贵族学校……

第9节：一 名噪一时(1)

第二章 名校之祸

一 名噪一时

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校址听说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这里在解放前，曾经是一处兵营，前后四排楼分别是政治部、军事部、宿舍区和资料区，后面几排房子隐藏在悬空的山石下，放着枪支弹药和粮草，当然，绝大部分军备武器装置放在山下的暗道里。

听说，当年，这一根据地的战士们，把周围地区的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却从来没有遭受过敌人的围击，因为它极其隐蔽，而且地形显要-单马山，单是那个险要的隘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占尽天时地利，所以，这里的楼房建筑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丝毫没有受到损坏。

解放后，这里闲置着，归单马山村大队所有，一直也没排得上什么用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里又轰轰烈烈闹腾了一阵，随后又空闲了出来。

00年后，一个巨商听说了这个地方，特意找到这里来考查，一看之下，顿时被这里优美的自然景观所吸引，虽然离这里不远的后山山坳里有一个火葬场，但并不防碍巨商对这儿情有独钟，于是，他当即表态，要在这里投资建校！

于是，单马山贵族学校几经周折，终于焕然一新、大张旗鼓地开张了！

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却面向全国招生，毕业证书为国家正规教育部门认定，并负责毕业分配。

学校的校舍粉刷、改建后，整齐美观，电脑、语音、多媒体、光学电子、化学物理等等专用教室里，内部设施一应俱全，大到监控系统、小到无尘黑板，可以说无微不至，再加上一支高薪聘请的、来自

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教师队伍，使这所耗资几百万的先进贵族学校，以空前绝后的气势粉墨登场、名噪一时。

0二年、0三年，第一、二届入校大学生各系满员，给单马山贵族学校注入了无限生机，优美的校园处于青山环抱间，如摇篮中日益成长的婴儿日新月异，所有的人都认为单马山贵族学校前途不可限量，它将日益壮大，跻身于全国名校之列指日可待。

沈伊丽就是在单马山贵族学校这辉煌的光环中，于0四年八月，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0四级大学生一样，满怀憧憬地踏进了这风光秀丽、设施先进的大学校园。

就如同露丝提着裙裾，抬起头来仰望高贵的泰坦尼克号巨轮，脸上露出惊艳的神色一样，第一次踏进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沈伊丽，惊怔在这如诗如画的校园里，她看着四面层出不穷、青翠欲滴的群山，看着在绿树浓阴中崛起的校舍和来来往往衣着光鲜时尚的帅男靓女，一时恍惚了，觉得好象置身于某部电影里迷人的场景之中……

"别看了，过于完美的事物，通常都有邪恶的力量！"

一个擦肩而过的瘦高个男生吊儿郎当地对沈伊丽说，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沈伊丽对着那个男生的背影狠狠地瞅了一眼，嘀咕道："莫名其妙！"

然而，沈伊丽没有想到，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在这华美的大学校园中，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最终使得名噪一时的单马山贵族学校，如沉海的泰坦尼克一样，从繁华到萧条，不过短短一瞬间！

第10节：一 名噪一时(2)

美丽的女孩沈伊丽穿着雪白的露肩长裙，婷婷玉立在花红柳绿之间，眉清目秀的脸上，写着无限神往和喜悦，清新优雅的姿态，引来诸多目光，那些目光里，不约而同写着惊慕和赞赏。

美好的生命，是上天的杰作，总是让人叹为观止。

"嗨，你好，0四级新生吗？"

随着一声礼貌的问候，沈伊丽看到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男生，满脸阳光灿烂地走到她面前，问她。

"是的。"沈伊丽觉得这也是电影片中动人的情节，所以，她的笑容也应该尽善尽美。

"我叫路野，0四级中文系，很高兴见到你，美女。"路野伸出手来，热情友好地对沈伊丽说。

沈伊丽含羞带怯地伸过手去，当路野温热宽厚的手掌用力地握紧她的纤纤玉手时，她的芳心狂跳不止，低眉信首间，长长的睫毛闪现出无限风情，"我叫沈伊丽，也是中文系的。"

"这么巧？真是太好了！"路野欢呼雀跃，青春飞扬。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

一个娇俏的声音传到耳边，沈伊丽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胖乎乎的、长着娃娃脸、五官精致、有一双孩童般纯净闪亮的黑瞳仁的女孩子站在路野的身边，此时，她正笑吟吟地望着路野，神情间写着亲昵和依恋，只一眼，沈伊丽的心情就黯淡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十分美丽，却让人见我犹怜的女孩子，她是路野的女朋友吧?

果然，路野局促地松开了沈伊丽的手，对那个女孩子说："这是沈伊丽同学，和我是同班同学呢！"

"噢？你好，我是童菲，外语系。"童菲心无城府的样子，大大方方伸出绵软的手，握住沈伊丽有些僵冷的手，笑容可掬地说。

然后，路野和童菲相伴而去，看着他们亲密的背影，沈伊丽突然间觉得兴味索然，恹恹地顺着人流往前走，还要办理繁琐的入学手续呢。

就在沈伊丽刚迈出几步时，突然听到旁边一个同样提着包裹的女生对她的同伴说："真后悔到这里来了，听说这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死了很多人，这周围埋了不少死尸，这些校舍里也曾吊死过不少人……"

另一个女生说什么，沈伊丽就没能听得清，因为，她们神色惊惶，步履匆匆，好象在急着去抢什么似的。

沈伊丽惊呆在那里，刚才那个女生的话回响在她的耳边，一股寒气从心底升起，她吸了一口气，甩了甩头，安慰自己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呢？这个地球，历尽沧海桑田，哪里不曾有过战争、哪寸土地没有埋过人呢？有什么好怕的，有这么多人做伴！"

这样想着，沈伊丽费力地提了提包，继续往前走。

"我来帮你。"

感觉手里包裹下坠的力量一轻，沈伊丽诧异地转过头来，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生友好地冲着她笑。

沈伊丽感激地冲他点头称谢，和他一起向登记处走去。

这个男孩叫陈原，是0三级工程系的。

登完记后开始分宿舍，当沈伊丽到总务主任那里领取宿舍钥匙时，发现刚才那两个说话的女生正面红耳赤地跟总务主任要求什么。

沈伊丽仔细听了一会儿，原来是这两个女生都不愿意住在分给她们的204宿舍，强烈要求调换。

总务主任苦口婆心地劝说，她们就是不听，有一个竟然哭了起来。

直到一个教师模样的男人来了，才把她们俩领走了，这两个也是外语系的，一个叫施维雅，一个叫安华。

她们和童菲是一个系。沈伊丽想着这事的时候，低头一看，总务主任发给她的钥匙牌上，竟然也是写着204，她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跟在施维雅她们背后，往后面宿舍楼走。

刚才，看到施维雅和安华那么抵触分到204，沈伊丽就觉得心里别扭，这个宿舍从前怎么了，让施维雅她们这么反感？但是，她们这么要求，总务主任都没有给她们调换，所以沈伊丽干脆就没吭声。

一进宿舍，沈伊丽就看到了路野，此时，路野正热火朝天地帮着童菲整理床铺，殷勤备至。

童菲则坐在下面的床上，和其他两个同宿舍的女生有说有笑。

第11节：一 名噪一时(3)

那两个女生分别叫程芳、张洁，都是中文系的。

她们看到沈伊丽她们来了，立刻停止了说笑，热情地迎出来帮着提行李，陈原红着脸放下沈伊丽的行李，不声不响地走了，就听见路野从繁忙中扭过头来，笑呵呵地问："沈伊丽，刚才那哥们谁啊？你的男朋友？"

"你怎么问得这么唐突呀！"童菲笑着打了路野一屁股，嗔怪他。

"噢，不是，是个助人为乐的同学。"沈伊丽尴尬地解释着。

"呵呵，美女求人不费劲啊！下一辈子，一定做女人！"路野嘻嘻哈哈地说。

"干嘛？我对你不好吗？你要当女人？"童菲在一旁叉着腰，黑白分明的眼眸写着认真的神气，煞有介事。

"没有没有！说错了说错了！"路野吐着舌头做鬼样子。

她们这么当众打情骂俏，让旁观者忍不住都开怀大笑。

沈伊丽怔怔地想，她在这风景如画的校园里，会不会找到心中的白马王子呢？也会像路野这样体贴、风趣、帅气吗？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施维雅疑惑地叫了一声："咦？天啊！"

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笑，看向施维雅，只见她站在那里神色张皇，牙齿打颤，她说："你们有没有看见刚才有个男教师？他哪里去了？"

"没有啊？就只有你们三个一起进来了呀？"童菲说。

"怎么可能？我是跟着他进来的！他明明先我一步进的204！"施维雅听了，面无血色，越发惊骇地说。

是啊，刚才的确有个男教师领着她们来的，他一直走在她们前面，怎么突然一下子不见了呢？

沈伊丽和安华面面相觑，都在对方的脸上看到了惊讶和胆怯。

"可能是我们在说笑，没有注意吧！大白天的，即使有鬼，他也不敢出来！"程芳这样猜测。

可能。但一个大男人，怎么走时连个招呼都不打呢，还教师呢！沈伊丽想，却听见施维雅捂着脸哭了起来，声音颤抖地说："我一直都没和你们说话，我一直跟着那个男老师的，我就觉得他走路的姿势轻飘飘的……刚才，他转过来对着我笑了一下，突然就不见了……呜呜……他笑得好可怕……"

所有的人都被她的话吓住了，大家再也没有兴致谈笑风生了，各自默默地整理床铺，宿舍里的气氛变得沉闷压抑。

那天夜里，大家是被施维雅的哭叫声惊醒的，她指着沈伊丽这边的墙壁，说梦见白天领着她们来204的男老师上吊了，舌头伸得长长的，眼睛外凸，面目狰狞。

大家听了，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再也没有一丝睡意了。

安慰好情绪激动不安的施维雅，大家把床凑到了地中间拼接了起来，这样，感觉似乎比较安全些，可是，女孩们各自躺下后，却都睡不着，大家就让施维雅说说这学校里的事儿。

施维雅说："我有个表姐，前年应聘到这个学校里当英语老师，她说了好些有关这个学校的事情，她是因为害怕才离开这里的！"

"那你早知道这里不太平，为什么还要考到这里来？"程芳问。

"哪里是我要来的！我第一志愿没考上，结果糊里糊涂被划到这里来了！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差点昏倒，本来我想再复习一年再考，可我爸妈死活不同意，说什么早就业早抓机遇早发展，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竞争太厉害了，晚一年等于自毁前程什么的，我就只好来了。"施维雅懊恼地叹着气说。

"咱们单马山贵族学校不是名声在外吗？这可是妇孺皆知的事啊，特别是安新市附近的城乡，把这里传得神着呢。"张洁说："我可是冲着它惊天动地的辉煌才积极主动地考进来的！"

沈伊丽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样。"

"怎么你们都不知道，真正让单马山贵族学校名声在外的，不是这所学校先进的设备，也不是高素质的老师队伍，而是这里闹、鬼！"施维雅焦急、紧张、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大家惊吓失声，一个个不由地伸长了脖子看看漆黑的窗外。

"闹、闹什么鬼？"童菲胆子大些，声音也还是打着颤。

"我表姐说，这所学校从第一年招生开始，先后有好几个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施维雅的声音响在静寂的宿舍里，带来让人惊悸的消息："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一次，我的表姐和她要好的一个女老师一起去校园西南角的井里打水洗衣服，因为嫌去东边的河沟还得翻山越岭，又是星期天，没多少人管事，她们就决定在井边洗。她说那是个深秋的傍晚，没有风，出奇的安静，校园里那些疯闹的学生那天都早早回到宿舍里了，当时，她并没有觉得异样，后来想想，这一切都不正常。她帮那个女老师用绳子把水桶系好了，扔进了井里，等那个女老师费力把水桶拉上来时，我表姐刚要过去帮着倒水，就看到水桶里蹿出一个东西，还没来得及看清是什么东西，紧接着就听见那个女老师一声惊呼，一头栽进了井里，再也没露头！后来，我表姐回想说，她觉得那是一个人的手臂，从水桶里弹起来，当胸抓住那女老师的衣服把她拽到井里去了……等我表姐惊叫着去找人来救那个女老师，却没想到，等她们赶回来了，怎么也没捞得上那个女老师的尸体……那个女老师就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失踪了。我表姐吓破了胆，她说这学校里有吃人的怪物，把那些学生和那个女老师吃掉了……而那个女老师，就是住在204的……"施维雅说着，人已经抖成一团，钻进了安华的被窝里。

第12节：一 名噪一时(4)

"那警察都没来破案吗？"安华问。

"当然来了，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来……"施维雅说："学校又一直想方设法掩盖这些事实，怕影响招生，但是隔不了多久，就又有学生失踪……"

其他的人听了，越想越害怕，一个个都挤成了对儿，可是，越害怕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能胡思乱想，有时，故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那些丰富的联想，一厢情愿加进去的那些子虚乌有，所以，这些聪慧的女生们各自被自己的联想吓得头皮发麻，却很奇怪地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程芳颤颤兢兢地说："施维雅，说不定是你表姐看花了眼，或者那个女老师失足落水也说不定……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啊？"

别的人大气不敢出，却都竖着耳朵、惊恐而充满期待地等着听更可怕的故事。

"当然还有……我、我不敢说了……"施维雅用被子蒙住了脑袋，打颤的声音和惊惶的动作，本身就渲染着高度的恐慌和紧张感，其他女孩不哼声了，纷纷效仿她的动作，也拉过被子蒙住了头，似乎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可以保护她们。

"说吧说吧，施维雅，省得我们好奇睡不着。"大家催她。

"……我还听说，有人在学校后山山坡的小树林里，发现过一具尸体，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像被什么野兽撕抓得不成样子……"施维雅牙齿打战、舌头发硬，说得话都有些模糊不清，可女生们还是听得很清楚，一个个再也不敢吭声了。

那一夜，沈伊丽再也没有睡着，辗转反侧，一直熬到天亮。

是的，她从入校的第一个晚上，就听说这是个可怕的地方，但她是个无神论者，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些传闻，以至于后来的某一天，她

被甜言蜜语迷住了心窍时，全然没有提防，即使这里没有妖魔鬼怪，但却可能有比妖魔鬼怪更可怕的人！

沈伊丽没有想到，来单马山贵族学校的第三天，就出事了。

那天早晨，吃完早饭，沈伊丽和张洁就去了中文系教室，可是，还没走到，就听到外语系教室那边，乱成一团。

好奇心使沈伊丽和张洁赶过去看，等她们费力地挤进人群，一看之下，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

只见，昨天那个领着沈伊丽和施维雅、安华三个人进204宿舍的男老师真的吊死在讲台上！果然伸着长长的舌头，眼睛外凸，面目狰狞。最诡异地是，他竟然在灯棍上上吊，而那个灯棍，也居然能承受一个大男人的重量，纹丝不动、完好无损！

"过于完美的事物，通常都有邪恶的力量！"

不知怎么，沈伊丽突然想起她进这个校园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不明面目、个子瘦高的男生说的。

那个男生是谁呢？他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

沈伊丽的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两个疑问，再看被解下来放在地上的那个男老师和灯棍上那根细蛇般的绳子，她的胃里一阵翻腾，不由得呕吐了起来。

校医和学校领导很快赶了来，听说是第一个走进教室的男生看到了那个男老师上吊了，并和进教室的第二个男生把他给解了下来。

那两个男生的胆子可真大啊！到底男女有别。女生们心里想。

校医和学校领导很快用担架把那男老师抬了出去，紧急送往镇上的医院抢救，这时，施维雅面色枯黄、无精打采地走过来了，正好抬担架的人与她迎面而过。当施维雅看清担架上的男老师时，顿时两腿一软，昏倒在路边……

沈伊丽一看，赶紧冲过去，背起施维雅就往宿舍里跑，她害怕看到施维雅被很多人围观，因为如果她是施维雅，她也会吓得昏倒，也绝对不希望很多人来围观她，这可是大夏天啊，过于轻薄的衣服，让

女孩们的身体原形毕露……沈伊丽的善良使她设身处地为施维雅着想，却没有想到，她这不足为奇的举动，却让她一时成了同学们关注的人物！

后来，同学们在说起沈伊丽的时候，女同学露出疑惑的神色，男同学露出敬佩、爱慕的神色，因为，那是一个多么惊魂的早晨啊，学校物理系的男老师刘川吊死在教室的灯管上，样子诡异可怕，而零四级中文系貌美如花的女生沈伊丽也是其中的目击者，可她竟然没有像别的女生那样，被吓傻，竟然还有力气背起另一个被吓成菜鸟的女生，一路飞奔回204宿舍！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沈伊丽听了，想一想，也真是很奇怪，她当时也很害怕，甚至感到浑身发软，她怎么就有力气背着施维雅回到宿舍楼又爬上二楼、进了宿舍了？好象真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使她似的，她怎么就觉得一点儿没费劲儿呢？她自己也解释不通，柔弱的她，那天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儿，要知道，平时，她提着书包，都觉得重于泰山……

难道又是邪恶的力量在作怪?

施维雅怎么会说刘川突然不见了？她梦见的事，怎么会变成现实了呢?

这些问题扰得沈伊丽寝食不安，在她成为明星级人物的同时，她感到焦头烂额。

而单马山贵族学校，在刘川?师上吊自杀后，更加声名远播，但这样的声名和以后的几起天灾人祸，带给单马山贵族学校的却是灭顶之灾。

总之，沈伊丽的名噪一时，和单马山贵族学校的名噪一时一样，都来缘于邪恶的力量！

第13节：二 内忧外患(1)

二 内忧外患

施维雅从昏迷中醒过来，就有些神志不清。

当时，沈伊丽正坐在床边给施维雅盖被子，安华、程芳和张洁围在施维雅的床边，担忧地看着她，就在这时，施维雅猛然睁开了眼睛，惊惶惶地坐了起来，死死盯着安华的背后，失控地叫："他来了，他来了……"

施维雅恐慌的神情和变调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大家顺着她的目光，诧异地转头看，安华身后什么也没有呀，可是，紧接着就听到施维雅说："你走开、走开！走开-"

施维雅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狂乱地又哭又叫，她瘦弱的身子一个劲儿地抖，抖得像狂风中颤栗不安的树枝。

大家都觉得脖子那里凉嗖嗖的，好象真有看不见的东西站在她们身边，对着她们的脖子吹气一样。

"维雅，别怕，没事。"沈伊丽从背后抱着施维雅安慰她。

"伊丽、安华、程芳，我说那个老师上吊死了，你们不信，其实，他早就是个死人了，他是"文化大革命"时被吊死在这里的一个反革命，他、他现在就站在安华的背后……"施维雅惊恐万状，颤抖的手指着安华身后的空地，使劲儿往沈伊丽怀里缩。

"你都说些什么呀？你冷静一下，这里，就我们四个人好不好，那个老师被送去镇医院了。"安华受不了了，她缩着脖子爬到床上，钻进了施维雅的被窝里。

施维雅听了安华的话，停止了挣扎，她神情呆滞地看着刚才安华所在的位置，闭着嘴巴再也不出声了，她的身子像被抽了筋骨一样，瘫软在沈伊丽的怀里，那个样子，像个形容枯槁、濒临死亡的人。

"施维雅？"程芳推了推施维雅，叫她。

"嗯？"施维雅半天才回过神儿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走了……转身还对我笑了笑……他的舌头真长呀……"

大家面面相觑，只觉得宿舍狭小的空间变得更加压抑沉闷了，宿舍的门关得紧紧的，什么人可以来了又走了？看施维雅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在开玩笑，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施维雅，你还好吧？"沈伊丽担心地问施维雅，心想，施维雅不是被吓疯了吧？

"我……很好……我表姐说过，这个地方，曾经死过很多人，他们的冤灵白天都会出现……"施维雅失神地说，她仍然两眼发直，说话时，只有嘴唇一开一合，声音缓慢、低沉，眼睛却一眨都不眨，看得其他三个女孩子头皮发麻。

"施维雅，别再胡思乱想了，你赶紧休息一下吧，真让你吓着了。"沈伊丽想把施维雅的身体挪开，让她平躺着休息，可施维雅一把抓住了沈伊丽的手，急惶惶地说："别离开，伊丽，求求你们，我害怕。"

就在这时，路野和童菲推开门进来了。

沈伊丽碰到路野异样的目光，那目光热烈、灼人，传达着爱慕的电光石火，在沈伊丽的心里猛地激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让她气血翻涌，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

童菲当然没有理会路野和沈伊丽无声的交流，她关切地走过来握住了施维雅的手，嗔怪道："听说那个老师受不了他的女朋友落井身亡，精神受了刺激，一直不太正常……施维雅，你真没出息，怎么就被吓昏过去了呀！"

第14节：二 内忧外患(2)

施维雅动了动嘴唇，没说得出话来。

这时，门"轰"的一声被撞开了，张洁被鬼追似的蹿了进来，紧接着，她转过身，飞快地把门关紧了，背靠着门大口大口地喘气，样子像个哮喘发作的病人。

"张洁，怎么啦？"大家都疑惑地望着张洁，不约而同地问她。

"那个男老师、男老师……"张洁按着胸口，气喘得越来越厉害。

"那个男老师？怎么啦？"大家胆战心惊地等着张洁说话。

"他……被抬上车的时候，一边的一个抬担架的同学手一抖，担架掉在了地上，那个男老师的尸体就滑到了地上……"随着张洁的叙述，她的神情越来越惊恐、迷乱，她明明是看着大家在说话，可是，好象她的眼前又空无一物，她的眼神，空洞、迷茫、惶恐不安。"结果他的衣服扣子松了……大家看到，他、他的肚子里，什么也没有……"说到这里，张洁干呕起来，她难受地按着胸口吐呀吐，却什么也没吐得出来，把一张白皙的脸折腾成猪肝样的酱紫色了。

"他的肚子里，什么也没有？什么意思？"快言快语的童菲问。

"他就是一张人皮，肚皮被剖开又缝合在一起，伤口抹了一层油漆，油漆干透了，伤口没有体液渗出来，开始谁也没看出异样，结果、结果，摔在地上时，那条缝裂开了，大家看见、看见他的肚子里，没有、没有内脏……"张洁每吐出一个字都异常艰难，吃苍蝇般地伸长了脖子猛往下咽气。

大家听了，难以置信地望着张洁，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出现了一具肚皮裂开、没有内脏的尸体，几个女生同时干呕了起来。

施维雅尖叫了一声，再次昏倒。

沈伊丽惊愕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昏迷的施维雅和干呕不止的张洁她们，只觉得心脏像被坠上了秤砣，猛地往下沉、沉，这到底是怎样

的一所学校啊，她带着满怀的憧憬考进来，却遭遇这样的惊涛骇浪，真叫人丧气。

"不要怕，有我。"路野就在这里说话了，他的手虽然按在童菲的肩头，但他的眼睛，却看定了沈伊丽。

沈伊丽的心再次激荡，路野的这句话，分明就是冲她说的。

刘川的死，由自杀案变成了凶杀案。

在刘川的后脑勺有被重物猛击留下的伤痕，前胸被捅了一刀，伤及心脏，直接造成刘川死亡，也就是说，有人先把刘川打昏了，然后怕他不死，又刺中了他的心脏，接着进行了剖腹，放光了血，掏空了内脏，草草缝合了刀口，擦净了身体，用油漆抹在刀口上，等油漆干透，又把他的衣服给他穿好了，然后用绳子把他吊在了日光灯灯管上。

怪不得那个灯管可以承受刘川的体重，因为那样的刘川，没有了内脏，也再流不出一滴血来，体重当然很轻。

警方涉案侦察。

是谁杀了刘川老师、为什么杀他？又是用什么办法把刘川老师身体里的血清除得一滴不剩？刘川的内脏哪里去了？

警方在单马山贵族学校夜以继日地调查，可是，却找不到蛛丝马迹，最后，没有查到凶手，却查到刘川老师来路不明，他到学校应聘时出示的身份证、学历证书和其他一些资料，全都是伪造的！

这件事在学校里卷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204宿舍的女生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难道，真的像施维雅的表姐说得那样，这个学校里，有亡灵神出鬼没？

施维雅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做噩梦，她尖叫着一次次冷汗淋漓地惊醒过来，几天下来，她脸皮浮肿，黑眼圈浓重，精神萎靡不振。

其他几个舍友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沈伊丽和童菲好一点儿。

童菲好象活得没心没肺，她弄了一台手提电脑，一到晚上就插着网卡打QQ堂，熬到深更半夜就睡意朦胧，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熟了，对施维雅的尖叫充耳不闻，总能一觉睡到天亮。

沈伊丽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所以，她也不会胡思乱想。

校园里开始谣言四起，阴风一样的鬼话奇谈漫卷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人心浮燥，气氛紧张。甚至有人说，夜里看见很多鬼魂排着队在操场上操练，黑压压一片。刘川老师晚上出来，冲撞了这些鬼魂，就让它们把血给吸干后，把内脏吃光光了……

第15节：二 内忧外患(3)

更多的同学晚上噩梦连连，大家把听到的谣言和自己做的噩梦，传来传去全都绘声绘色变成了真实可信的小道消息，结果，不少同学吓得受不了，悄悄的让家长办理了退学、休学手续。

施维雅终于病倒了，被她的爸爸接回家去休养了。

单马山贵族大学的名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校长急得团团转，怎么办？怎么办？再这样下去，这所耗资近千万的贵族学校就毁于一旦了。

没办法，凶手作案手段太狡猾了，警方一时破不了案，而单马山贵族大学里的诡异事件却愈演愈烈了，与此同时，沈伊丽和路野星火燎原的爱情也一触即发。

这是刚开学，正是盛夏时节，这天，天热得出奇，天空就像一个硕大的锅盖扣在大地上，炙热的阳光不断加温、加温，疯狂地用热量肆虐着可怜的生灵们。

外面热得人没法立脚，大家就统统躲在开着空调的教室里，可是，心里还是燥热得不行，课本上的字也变得凌乱不堪，让人没有耐心理顺，大家就拿着课本，心烦意乱地乱翻一气，听着讲台上老师们肝长气短的讲解，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句话了。

晚自习的时候，大家坐在教室里看书，喧嚣了一天的心神在暮色里变得安宁些了，狂暴的太阳落山了，月亮上班了，皎洁的月光让同学们觉得舒服多了。

路野坐在沈伊丽的身边，支着脑袋长久地注视沈伊丽。

沈伊丽的美是惊世骇俗的，由外而内，有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魅力，那是一种不张扬、却又实在是锋芒毕露的一种美，会让男生身不由己地趋之若鹜。

路野看沈伊丽的目光越来越火热了，就像夏天的太阳，而且，不分昼夜地照亮了沈伊丽。

沈伊丽在路野的凝视里，心海再次翻涌起甜蜜、慌乱与痛苦的波澜。

沈伊丽没想到，她的同桌会是路野，她第一次走进教室，找到贴着她名字的座位坐下来时，就看到路野对她露出一个满怀期待和开心的笑容，他对她伸出宽厚温暖的手，"看来，我们是天作之合。"

沈伊丽笑了笑，不知怎么，她为能和路野同桌感到别样的高兴，虽然她不露声色，表现得很矜持。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两个人一直互相尊重，但一种别样的情愫越来越暧昧地包围了沈伊丽和路野。

这些日子以来，路野在沈伊丽面前变得沉默寡言，他显得心事重重，常常这样不由自主地看着沈伊丽发愣，而沈伊丽再看到童菲抱着路野的手臂，憨态可鞠的模样，再也做不到心如止水了，总有那么让人难以忍受的酸楚泛滥成灾，让沈伊丽难以自处。

沈伊丽陷在矛盾里不知所措，路野是童菲的男朋友，而且据童菲说，她和路野双方的家长是密不可分的生意伙伴，彼此息息相关，所以，双方家长竭力希望童菲和路野由两小无猜，发展到夫唱妇随。

路野无疑是顾忌家庭的压力的，他不可能和童菲分手。

那似乎是个水到渠成、理所应当的爱情故事。

沈伊丽躲避着路野的目光，低着头看书，看起来安静沉稳，天知道她已经方寸大乱，每当路野这样专注地凝视她的时候，她就会紧张慌乱，沈伊丽知道，她从见到路野的第一眼起，就已经被他吸引住了。

可是，她不想伤害童菲。

"伊丽……"这时，路野叫她的名字。

沈伊丽的心一阵颤栗，她被动地抬起头来，看着路野，等他说话，但他看了看四周的同学，对沈伊丽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

沈伊丽再次沉浸在路野俊朗的笑容里魂不守舍，同时，有一种事与愿违的疼痛，游丝般细细缠住了沈伊丽的心，如果、如果没有童菲多好呀……沈伊丽为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她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沈伊丽再次低下头来，手里的语言基础知识课本里，突然滑出了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自从那次沈伊丽把施维雅背回了宿舍，沈伊丽受到了校园众多帅哥的关注，作为沈伊丽同桌的路野，经常看到有男生把玫瑰花和情书悄悄放在沈伊丽的抽屉或书本里。

第16节：二 内忧外患(4)

沈伊丽就把它撕开了，一个英俊男生的照片露了出来，还有一封情书。

那个男生长得很帅气，样子有点像古乐天，眼神明亮，笑容灿烂。沈伊丽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轻轻叹了一口气，开始拆那封信。

路野面无表情地看着沈伊丽，心却在抽痛，他知道，这是又一个仰慕沈伊丽的男生写来的情书。

那封信的字迹写得很漂亮，出乎沈伊丽意外的是，这封情书，不像以前收到的那些，扬扬洒洒情话满天飞，却只有寥寥两行字：想和你聊天，如此而已，给你一个QQ号：6773XXX8，密码我发在你的信箱里了，属于你和我的空间，来吧。

沈伊丽反复读着这些字，把那串QQ号熟记了下来，这个男生很奇怪，连他是哪一级哪个系的同学都没有说明，却知道她的信箱，要知道，她在学校的微机室里，只登陆过两次信箱啊，他怎么那么细心，从上网历史记录里查找到了她的信箱了呢？只想聊天？沈伊丽微微笑了，看来，这个男生是个有心人。

沈伊丽手里的信和照片蓦然让路野一把抓了去，他恨恨地看了看那张照片，扬手就把它撕得粉碎，然后，他盯着那个QQ号，冷着脸看了半天，把那张信也撕得稀巴烂，紧抿着嘴巴冷哼了一声。

沈伊丽很生气，瞅了路野一眼，满脸幽怨。

这时，下课铃响了。

路野不由分说，把沈伊丽拉出了教室，来到了楼后阳台上，远外，苍茫的远山在夜色里起伏连绵，像无声地奔跑中的野兽。

"你干嘛？"沈伊丽甩开了路野的手，低声吼他。

"那个小子长得很耐看，你是不是动了春心，要去和他见面？"路野言辞激烈。

"去不去关你什么事？"沈伊丽有点儿委屈，他凭什么管着她，他离不开童菲，还要霸着她，这算怎么回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明明知道我的心，你知不知道，你多看那小子的照片两眼，我的心都会痛？"路野怒气冲冲地叫。

"你心痛什么，我又不是你女朋友！"沈伊丽抗议道。

"……"路野一时语塞，他的眼神狂乱、痛楚，看得沈伊丽一阵心悸，她竟然舍不得他难过，可她难过，他就舍得？这时，沈伊丽突然听到路野喃喃地说："我从来没有爱过童菲，在见到你之前，我以为我可以服从家里的意愿和她和平共处，可是，你破坏了我平和的心境，你每天和我在一起，我还是会相思，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谁，伊丽……难道，你不想对我负责吗？"

轮到沈伊丽哑口无言了，她迷茫地看着路野，在他直白的表达里心神俱焚，他第一次对她这样表白，她的心里，说不出是苦还是甜的，她怔了半天，被动地问："我对你负责，那童菲怎么办？"

"我不知道……"路野痛苦地锁紧了眉头，"她爸爸握着我爸爸事业的生杀大权……"

"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再为难了，我们就当好朋友吧。"沈伊丽缓过神儿来，这样说。

"不、不，伊丽，请你给我时间，我好好想一想，在此之前，请你不要赴任何人的约会。"路野恳求地抓住了沈伊丽的手。

就在这时，从两人的身边传来一声充满疑惑的呼唤："路野……伊丽……"

两人一惊，转头一看，只见外语系的童菲就站在她们不远，神情愣怔，如同灵魂出窍。

"童菲？你什么时候来的？"路野大惊失色地问。

童菲泪光盈动的眼睛盯住路野，神色里全是欲语还休的哀怨和悲伤，两颗大大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一转身，捂着脸跑了。

路野立刻追了出去。

沈伊丽看着追出教室的路野的背影，心情郁闷压抑，她转过身来，就听到有人惊呼了一声："天啊，鬼火！"

是前面阳台那里的同学发出来的惊叫，沈伊丽循着声音走到前面阳台上，顺着同学们惊恐的目光往远处望去，果然，在教学楼操场南面的山地平缓的小斜坡上，一些忽明忽灭的蓝色火苗绵延不断，幽幽的，薄纱般地悬浮在夜色里，一簇簇游离不定，似乎是许多鬼魅在跳妖邪的舞蹈。

第17节：二 内忧外患(5)

虽然，大家都知道，鬼火是由于人体骨骼中一种叫"白磷"的物质，着火点在四十摄氏度，与夏天炽热的空气中某些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产生自燃引起的，而它们之所以会飘动是因为它们会随着空气的流动而飘移。

可是，明明知道了这些，可恐惧感还是不请自来，因为，这些鬼火至少说明了，那块山地埋着数不清的尸骸，而且，年深日久，要不，怎么会有那样延绵不断的鬼火跳跃不止?

立刻有同学鬼哭狼嚎地冲回教室，再也不敢看下去了。

沈伊丽只觉得后背发冷，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全身的血液直冲头顶，心跳在一瞬间凝滞了，她看到，在那片诡异的鬼火的背景下，路野冲到了操场上，从后面一把抓住了前面的童菲，把她抱在怀里，俯下头去，动作激烈地吻了下去……

虽然，灯光掠到操场那边已经很微弱了，路野和童菲在沈伊丽的眼里，只是两个单薄的剪影，可是，沈伊丽很清楚，那一定就是路野和童菲，此时，吻在一起如胶似漆，而她，这个可悲的家伙，刚才还被路野的表白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和童菲的吻戏热烈进行时。沈伊丽忘了鬼火带给她的恐惧，只觉得心被人生生握紧了、使劲儿地攥着，说不出的愤恨、失落和疼痛，让她全身瑟瑟发抖，路野，是她的初恋啊，她可怜的初恋，就这样畸形地存在着，她怎么可能再让它这样生生撕裂她的心?

那一刻，沈伊丽决定，她要去赴约，在QQ里，把她所有的心事，都告诉那个有心人。

"啊！"

沈伊丽在身边同学的惊呼中看到，那些跳动的蓝色鬼火，幽灵般争先恐后地飞速运转起来，悄无声息地冲着路野和童菲飘过来！

"路野快跑！"一刹那间，沈伊丽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喊了出来，引得左右同学纷纷侧目。

路野闻声抬起了头，他看到了那些诡异的火苗，大惊失色后，他拉起了童菲没命地往教学楼这边跑，那团鬼火也像长着眼睛似的，追随在两个人的身后不离不弃。

那种情景太可怕了，鬼火追人，就如同死神张开了它的弥天大网，狞笑着要把前面两个人手到擒来，然后用火把他们烧成一团焦炭。

在阳台上乘凉的各级各系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楼下飞跑的人影和火影，那么多人，异样沉寂在这惊魂的情境里。

沈伊丽惊了半晌后，冲进了教室，提起了水桶冲到楼梯拐角，瞅准路野和童菲跑了过来，她把水桶里的水从二楼倒了下去，那些鬼火扑闪了几下，灭了。

被淋湿的路野和童菲抬起头来，他们看到沈伊丽提着水桶转过身去走向了教室，他们没有看见，此时，沈伊丽泪流满面……

第18节：三 天灾人祸(1)

三 天灾人祸

鬼火追人事件在单马山贵族学校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大家知道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可那晚诡异可怕的情景还是让同学们噩梦连连，从前那些发生在单马山贵族学校里的失踪案、凶杀案都被翻了出来，就有人猜测，那些同学可能就是被鬼火追上了烧死了……

各种版本的谣言以讹传讹，翻卷出更多、更可怕的消息，让同学们无法安心生活和学习。

可是，白天的单马山贵族学校，看起来，依然那么美，如诗如画，无可挑剔。

虽然有不少同学中途退学了，但更多的同学，对这所设施优良、风景如画的大学难以割舍，还有一个原因，毕竟中途退学太麻烦了，那是一件非常劳财伤民的事，而且，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办得成大学中途转校这样的事。

沈伊丽也只能继续老老实实呆在单马山贵族学校，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好不容易盼着女儿考上了大学，对于转学之类的事，根本就满眼黑，又怎么能帮得上沈伊丽呢?

童菲竭力主张路野和她一起离开单马山贵族学校，可是，路野坚决不同意。

童菲知道，那是因为路野舍不得离开沈伊丽！童菲又恨又气，那天晚上，她真被那紧追其后的鬼火给吓坏了，可路野竟然明知她童菲饱受惊吓，还是不肯和她一起离开这里，他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可恨的沈伊丽！

童菲对沈伊丽差不多是恨之入骨了，再看见沈伊丽就跟看见了仇人似的横眉冷对。

路野在童菲的高压下，和别的同学换了座位。

沈伊丽哭笑不得，她没做什么错事呀，却好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第三者搜足，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了。路野再投来焦灼不安的目光，沈伊丽冷着脸，装没看见。可是，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沈伊丽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痛苦，她常常偷偷看着路野的背影心痛如绞，爱情，还没有开始甜蜜，就把沈伊丽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一天，沈伊丽把一个礼物偷偷放进了路野的抽屉里，附上的纸条没有留下姓名，只写"生日快乐。"四个字。陷入爱情的泥沼里不能自拔的沈伊丽在意路野的每个细节，可是，她都不能正大光明地给心爱的人送上生日礼物……

被痛苦缠得难过的沈伊丽开始上网聊天，和那个网名叫"爱意相随"的男生。

"迤逦，知道吗，第一眼看到你，我心里就展开一幅妙不可言的画。所以，我给你起的网名叫"迤逦"，喜欢吗？""爱意相随"的第一句话就是这。

"爱意相随"发来的照片比他夹在情书里的那张更帅，俊美的脸庞泛着如月光般圣洁的光彩。最让沈伊丽青睐的是他出口成章，说出来的话，每句都文采斐然。

这天晚上，沈伊丽晚自习时间又去了微机室，找"爱意相随"聊天。

微机室里的人很少，只有三四个同学。沈伊丽对面微机桌前的男生看起来很面熟，沈伊丽想了半天才记起来了，是她刚进这所学校时，那个帮她提包裹的工程系男生陈原。

陈原理都没理沈伊丽，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

沈伊丽打开QQ，爱意相随立刻传过来一杯茶。沈伊丽心里一暖，坐下来和爱意相随聊天，两个人正聊得起劲，路野来了。

路野默不作声，却一下子把沈伊丽的电脑给拍死了。

"你要干嘛？"沈伊丽看了看其他上网的同学，忍耐地对路野低吼。

路野拉过沈伊丽的手，一直把她拖出了微机室。

"不要再和他网聊。"路野的脸像冻着一层坚冰，冷得让沈伊丽心烦意乱。

"为什么？"沈伊丽没好气儿地反问："你谈你的恋爱，我聊我的天，我们互不干涉好不好？"

"不好！"路野痛楚的眼神像寒夜的星光，刺进沈伊丽的心里，"你知道我迫不得已，我爱的人是你！而且，即使你生我的气，也不能随便网聊，这太危险了！"

"危险？怎么会有危险？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也不打算见面！"沈伊丽不以为然。

"当然危险，这些天，我查过了，这所大学里，根本就没有了这么一个人？"路野盯着沈伊丽的眼睛，神情复杂地说。

"什么叫没有了这么一个人？"沈伊丽没听明白。

"这个人，据说是零二级外语系的一个叫邹帅的男生，可是，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路野情绪激动了起来，欲言又止。

"然后呢？"沈伊丽想看看路野还会编出什么鬼话来劝她不要网聊。

"后来，邹帅的尸体在学校资料室后面的那棵大槐树下面找到了，皮肤肌肉已经全部烂没了，只剩下一架白骨……"路野小心翼翼地说着，他怕吓着沈伊丽。

"呵呵，路野，我没心情听你编故事！"沈伊丽只以为路野在吃醋而胡编乱造。

"伊丽，难道你不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两天我都在调查这个人！"路野对沈伊丽不以为然的态度深为恼火。

"我还有事，你走吧。"沈伊丽不想和路野争辩，这样争来争去没有任何意义。

沈伊丽丢下路野一个人，回到微机室坐好，看到QQ窗口，"爱意相随"发来连串的问号。

"刚才有点儿事。"沈伊丽解释后，问："爱意相随，你人在哪里？怎么我的同学说，你给我的那张照片上的男生叫邹帅，早在两年前就失踪了。你是邹帅吗？"

"迤丽，我不是邹帅，可能我们长得比较相像吧，呵呵，我是从安新大毕业的高才生，开始在一家公司做事，现在拥有自己的公司了，事业发展很好。我希望你不要听别人说三道四，相信我。""爱意相随"说。

第19节：三 天灾人祸(2)

"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会发照片给我？"沈伊丽问出了早就想问的问题。

"那天，我来你们学校办点儿事，正巧看到柔弱的你背着那个昏迷的女生，我感到你是个很善良的女孩，我最欣赏的就是那种不但漂亮，而且德才兼备、独立勇敢的女孩，迤逦，我感觉你就是这样的女孩，然后，我参观了你们的微机室，无意中看到了有你信箱地址的个人空间网页，于是，我就给你申请了一个QQ号，给你写了封信……""爱意相随"不露痕迹的赞美让沈伊丽烦乱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沈伊丽知道，路野此时一定很伤心，他没有离开，仍然站在微机室外面看着她。可她不想再理会他，因为，她怕如果童菲来了，碰到她和路野在一起，童菲又要大动肝火，那样的结果就是，她和童菲两败俱伤。

"爱意相随"很擅于表达，沈伊丽和他不知不觉聊了一节课。"爱意相随"幽默的谈吐让沈伊丽常常忍俊不禁，好在微机室里除了对面的陈原和另一个同学，其他的两个同学也已经走了，而那个陈原，一直在忙着打什么材料，辟辟叭叭的打字声一点儿都没有间断，木着一张脸，根本就不理会沈伊丽这边。

痛苦的路野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再次走进微机室，冲动地对沈伊丽说："伊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话？我这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没有离开这里，全都是因为，我、我爱你呀，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要怎样说你才能相信我？"路野急得脸色发青，全然不顾还有别的同学在。

"你不要再对我口口声声说爱，你的爱在童菲那里，我的安危不用你操心，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要去哪里随便你，用不着为我怎样怎样，我只求你让我安安静静的，别来烦我了，我刚才问过了，和我聊

天的人不叫什么邹帅，他是安新大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工作了！"沈伊丽说。

"这样的鬼话你也相信？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人？不信你跟我去翻一下资料室里的学籍档案，那个人发给你的照片，和邹帅学籍档案上的照片一模一样！"路野言之凿凿。

"难道我会在和鬼聊天？笑话！"沈伊丽说完，就觉得身体一僵，和鬼聊天……这个学校总是有那么多诡异的事发生，她不会那么倒霉碰到这么邪性的事吧？

"反正，那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和你聊天又不敢说明真实身份，这样的人，你还和他聊得什么天啊！伊丽，别再执迷不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相信我好吗？"路野苦口婆心地劝她。

"路野……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啊，你知道吗？童菲都恨不得把我从宿舍窗户里扔下去了，其他舍友也恨我没道德，骂我抢人家童菲的男朋友，我什么都没有做好不好……我心里烦，和他不过在聊聊天而已，你不要小题大做好不好。"沈伊丽想到路野在操场上拥吻童菲的一幕，心里翻江倒海，她再也抑制不住满心的委屈和烦躁，红了眼眶，对路野毫不客气地说。

"伊丽……"路野一时语塞，他歉疚地扶着沈伊丽的肩膀，难过地说不出话来，良久，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相信我，我爱的人是你，伊丽，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起码是安全的。"

沈伊丽看着神色痛楚的路野百感交集，正要开口说话，就听到童菲怒气冲天的声音炸弹一样，在路野和沈伊丽的耳边炸响了："你们太过分了！"

两人惊惶地转过身去，就看到童菲气得脸色胀紫，身体神经质地颤抖着，她的双眼充满了疯狂与仇恨的怒火，扑上来，一巴掌打在了沈伊丽的脸上！

清脆响亮的打击声让微机室的空气温度陡然降至零下，所有的人都惊愣住了。

那个陈原面无表情，起身不声不响地走了，另一个呆了一会儿，觉得扫兴，也走了。

童菲喘着粗气，仍然不依不饶，冲上来还要教训沈伊丽，被路野一把推得老远，呵责她："童菲！你干什么？"

童菲怨恨地退后两步，盯着路野一字一顿地说："好，你护着她，你爱她，你有种，我、我成全你们！"说完，童菲一转身，飞快地跑下了楼。

第20节：三 天灾人祸(3)

路野愣了愣，对沈伊丽说："你不要和她一样，她娇生惯养，稍有不顺的事就发脾气。"

沈伊丽捂着脸还没回得过神儿来，她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说得出来。

路野又说了一句什么，沈伊丽没听进去，她感到羞辱，可是，她看到路野转过身去，再次追童菲去了。

沈伊丽苦笑连连，坐下来，好心情又被搅得一团糟。她想把烦恼向"爱意相随"倾诉，再看向QQ窗口，"爱意相随"的头像已经黑了。

真要命啊！气恼的沈伊丽一头趴在了桌子上，感觉整个身体像个胀鼓的气囊，无处发泄的恶劣情绪把沈伊丽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她就只能这样静静地呆在那里，她还能怎样?

趴了一会儿，沈伊丽感觉好一点儿了，抬头看看四周，微机室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她百无聊赖，实在坐不下去了，就起身走出微机室想回教室去。刚走出微机室的时候，她看见路野回来了。

沈伊丽本想低着头和路野擦肩而过，却被路野异样的神情给震住了，路野的那个样子，就跟见了鬼似的，两眼发直，嘴唇毫无血色，盯得沈伊丽毛骨悚然。

"伊丽……"路野蚊子似的声音，却像是他拼尽全身的力量发出来的，他说："童菲……她、她突然不见了。"

"突然不见了？"沈伊丽的心尖锐地刺痛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电流一样迅猛蹿遍全身。

"我、我一直追着她，她往后山上跑，可是，她刚跑到那片小树林，人一下子就不见了？"路野盯着沈伊丽语调平直地说，隔这么远，沈伊丽都听得到路野的心跳声响得跟战鼓一样。

"你不会是眼花了吧，我、我跟你去看看？"沈伊丽忘了自己的难过，关切地问路野。

"不可能看错了……"路野显然已经熬不住了，他扶着走廊的墙壁，使劲儿闭了闭眼睛。

"那赶紧叫同学们帮着找一找吧。"沈伊丽的心跳也狂乱起来了。

"嗯……"

这晚月亮不亮，却不安分，在云层里疾速穿行，把原本晦暗的夜晚弄得忽明忽暗。

学校后山怪石嶙峋，那片小树林突兀地出现在怪石堆里，远远看去，像平面中陡然立起的一个庞大的活物，风吹过，树林沙沙作响，树干一齐东摇西晃，让人错觉，那个庞大的活物在步步紧逼过来，俯视着这些胆战心惊的大学生们，发出阵阵冷笑。

路野和沈伊丽一共十来个同学，集聚在一起，拿着手电筒一路细细找过来，可是，他们连半个人影儿也没找到。

"伊丽，童菲不会是在宿舍里吧？"安华打了个冷战，这样问。

"是啊，不如我和安华回宿舍看一看。"程芳也赶紧找个台阶逃跑，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施维雅不是说过嘛，在那片小树林里，曾经发现过死尸……

"我也去！"张洁也凑了过来。

大家在距离小树林十米多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谁再敢往上靠了，那片小树林，看起来黑压压一片，似乎隐藏着许多妖魔鬼怪，再加上之前道听途说来的那些可怕的事情，胆子大些的同学也觉得后背发冷。

张洁她们几个女生都溜之大吉了，其他的人也都找借口离开了，只剩下沈伊丽和路野了。

"伊丽，你也回去吧……"路野说，"我再找一找。"

"你一个人能找什么呀，说不定童菲是故意吓唬咱们，你不要着急，我们回去再等等看吧，明天如果她还没有回来，我们再报警。"沈伊丽劝他。

"不，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伊丽，我的心里有点儿乱，你先回去吧，我再找找。"路野比刚才坚定了很多，他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沈伊丽打消了继续劝他的念头。沈伊丽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的时候，低声说："找到了她，好好对她吧，不用再理我了。"

路野没有吱声。

沈伊丽追上张洁她们，和她们一起回宿舍了。

沈伊丽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她跟路野在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最后一次见面，事后，她每次回想起她和路野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怅然若失，路野，他是她的初恋情人啊，虽然，这初恋是这样面目可憎，一上来就打上了耻辱和血腥的烙印，可是，却还是让沈伊丽刻骨铭心，只是，那时的沈伊丽，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第21节：三 天灾人祸(4)

熄灯铃响了，整个校园陷入了一片黑暗……

童菲没有回来，她的床一直空着。

沈伊丽睡不着，童菲到底去了哪里了？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如果发生了意外，那么，她沈伊丽和路野都是间接的凶手……沈伊丽忐忑不安地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也没有睡着，突然，她听到她的手机短促地响了一声。

沈伊丽好奇地拿来手机一看，上面有一条信息：上Q。爱意相随。

这么晚，让她去哪里上QQ啊。沈伊丽关了手机，心想，"爱意相随"怎么这么晚还在上网，他怎么知道她没有睡觉？猛然想起路野说，"爱意相随"的名字叫邹帅，他早在几年前就死了……

沈伊丽的心一抖，难道，"爱意相随"真是邹帅的鬼魂？

怎么会呢？沈伊丽自嘲地笑了笑，她很多次都是白天在微机室里和"爱意相随"聊天，要真是鬼，怎么会白天也能出现？而且，晚自习的时候，她还问过"爱意相随"，他说他是安新大的优秀毕业生，现在正在干事业……

想到这里，沈伊丽看到了童菲床上的笔记本电脑。

童菲一直喜欢半夜三更打QQ堂游戏，今天晚上，她没回来，那台笔记本电脑就闲在那里了。她的电脑是有网卡的。

沈伊丽轻手轻脚地把童菲的笔记本电脑拿了过来，打开，上网，进入QQ聊天。

"爱意相随"果然在。

"迤逦，今天过得好吗？"

"不好，我一个舍友失踪了。"

"她没有失踪，她只是去了她该去的地方，比如，地狱。"

"天啊，你在说什么？"沈伊丽看了"爱意相随"的话，大惊失色。

"我在说，任何一个侵犯你的人，都不得好死。""爱意相随"这样说。

"你……知道她打了我？"沈伊丽觉得不可思议。

"知道，我与你心有灵犀，我能感知你的疼痛，她打你的那一巴掌，也打在我的心上。""爱意相随"说。

"……我不怪她……"沈伊丽的心里漫上一阵酸楚，同时也觉得有一丝温暖，她说："爱意相随，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怎么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爱意相随"说。

"我想见你。"

"不到时候。"

沈伊丽还要说下去，却突然看见，"爱意相随"的QQ头像一下子黑了，像是突然断电了。

沈伊丽打了一个问号过去，对面迟迟没有回应。

大概是没电了……

沈伊丽下了线，把电脑关掉了，躺了一会儿，两眼发涩，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那片树林怪异地动了起来，那些树木都好象是一根根直竖的鬼爪子，颤巍巍地往四周伸展开，露出树林深处的一小块空闲地。

童菲躺在那里。

同学们好象是一下子都不见了，就只剩下沈伊丽一个人，她看着童菲走了过去。

"嘿嘿。"

那些黑压压的树林里，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阵怪笑声，巫婆的咒语一样此起彼伏，紧接着，那些树木就像得了某种神秘的指令，迅速地往中间空地包抄起来，转眼，就把沈伊丽包围了。

现在，沈伊丽和童菲被包围在小树林的中间，与世隔绝了。

沈伊丽惊慌失措，她想夺路而逃，可是，那些树木像长了眼睛，挪动着位置，把沈伊丽的前路挡得水泄不通，沈伊丽根本就无路可逃。

沈伊丽又惊又怕，这时，童菲抬起了头。

童菲，两个眼窝黑洞洞的，从胸口处被豁开了一条血口里，腹腔里面黑乎乎一片，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她冲着沈伊丽缓缓地抬起了双手，两只手心里分别握着的，竟然是她自己滴着鲜血的心肺和肝肠……

沈伊丽吓得头昏眼花，她想躲、躲不开，想喊、喊不出来，她觉得整个身体不断地往下沉、沉，小树林中间的空地蓦然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一股奇怪而强劲的力量，拖着沈伊力不断地往下沉去……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声，终于把陷在恐怖梦魇中的沈伊丽惊醒了过来。

第22节：三 天灾人祸(5)

窗外黑成一片，一看时间，过半夜两点半。

刚才是什么东西那么响？不像是打雷啊！

其他几个舍友也都被惊醒了，大家打开灯，一个个惊惶惶地左顾右盼，刚才，大家的确都听到了一声巨响。

就在大家感到诧异的时候，听到从别的宿舍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地哭叫声："着火了！"

着火了？

大家被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哪里起火了？宿舍楼？

大家跑上阳台，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天啊，是学校右边不远的山腰上，那间用来存放鞭炮原料的仓库发生了爆炸，熊熊的大火已经借着风势迅速地蔓延开了，那边整个山头都陷在了大火的肆虐中，火舌掀风鼓浪，转眼就蔓上了这边的山头，眼看着，就危及学校了……

学校的火警警报器尖锐地响了起来，宿舍楼灯火通明，人们惊惶惶地跑了出来，楼道里人满为患，整个宿舍楼就像个严重便秘的病人，人们越想早点儿挤出来逃生，往外走的速度越慢，人们互相拥挤、狼狈不堪，有好些同学被挤倒了，后面的人就踏着他们的身体潮水一样地涌了出来，悲惨的哀号声穿透嘈杂的人群浮在半空，听起来让人感觉身在地狱，正在接受火烧油煎的酷刑。

好不容易挤出宿舍楼的人们哭爹喊娘，有的被挤掉了鞋子，有的被撕破了衣服，有的急着逃命，有的找水桶之类的东西去救火，还有的吓得放声嚎啕……场面极其混乱。

火势太大了，那瞬息间铺天盖地的大火，带着不可遏制的怒气席卷而来，似乎不把一切都烧个稀巴烂就不肯罢休，熊熊大火把黑夜照得亮如白昼，浓黑的烟尘像火魔飞扬的胡须一样，漫空飘散。

在这样的大火面前，人们就像小蚂蚁一样无助、惊慌，只能满地团团转，乱成一锅粥。

沈伊丽惊骇得半天回不过神儿来，她清醒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路野！

沈伊丽急三火四地冲到了快被大火吞噬的男生宿舍楼，直奔路野所在的462宿舍，里面有个男生抱着一床湿透的棉被跑了出来，拉着沈伊丽就往楼下跑："快跑，再不跑，就没命了！"

"我找路野！"沈伊丽极力想挣脱他的手。

"路野？他晚上没回来，他不在宿舍里！"那个男生大声喊。

浓烟已经灌满了整个男生宿舍楼，熏得人眼泪鼻涕一起流，沈伊丽跟着那个男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出了宿舍楼，差点儿就被浓烟熏昏了。

大火已经蔓延了过来，把男生宿舍楼下花带里的林木烧得噼叭作响，灼热的气浪逼得人群连连后退，渺小无助的人们纷纷落荒而逃，鬼哭狼嚎地冲向了操场南边的小水库那边。

大火整整烧到了天亮，才被赶来的救火队灭了。

医院的救护人员从大楼里抬出好多尸体，那些尸体大都不是一开始就被火烧死的，而是学生们拥挤着往外逃生时，给挤倒了踩伤、踩死的、后来又被大火给烧着了，每一个都面目全非，跟一段段焦黑的木头似的。

幸存的同学们看得心惊肉跳，大家惊恐地看着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的学校，都觉得正做着一场噩梦，还没有醒来。

那场无情的大火把学校各系专用器材室及资料室里的器材、材料全都烧毁了，损失惨重到难以挽回的地步，而校长连夜出逃，席卷了财务室保险柜里的所有财产。

单马山贵族学校就在那夜大火之后，声名狼藉，彻底倒闭了。

事后，公安部门增派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全国范围的搜捕，才找到了那个投资建校的巨商和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校长，对伤亡惨重的学生家属们有了一个交代，那个巨商因此而倾家荡产。

随后，在政府的干预下，单马山贵族学校的所有在校学生，转入了安新市的安新大学。

自始至终，沈伊丽再也没有看到童菲和路野，她们哪里去了？是被烧死了，还是连夜逃走了？这些问题就像那场莫名其妙的火灾一样，成为悬疑。

最让人丧气地是，那场大火，似乎把一切证据都烧光了，单马山贵族学校男生宿舍楼到那个存放鞭炮的仓库中间这一段，全被烧成了黑炭，连灰白的山石也全都黑了。

第23节：三 天灾人祸(6)

警方夜以继日地调查取证也没能查得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那个鞭炮仓库突然爆炸起火了。按说，鞭炮仓库不应该离学校这么近，可当时，单马山村大队以生产鞭炮为副业收入十分可观，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忽略了安全隐患，而且，经过检验的鞭炮成品自己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很小，可是，从爆炸的时间看，又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最终，人们只能以鬼火引燃鞭炮仓库作为最妥当合理的解释了。

由此，人们联系前些天看到的"鬼火追人"事件，全都心有余悸、噩梦连连，他们认定了，一切都是孤魂野鬼在作怪。

警方对这些虚妄的推断不以为然，他们成立了专案组，认真调查取证，可是，那场大火烧得太彻底了，而且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爆发起来的，所以，警方的收获寥寥无几。

沈伊丽没有对警方提起，童菲的失踪和路野的夜不归宿。

后来，沈伊丽才知道，在那场大火中，没找得着尸体、最后宣布被烧毁的同学名单里，有童菲和路野的名字。沈伊丽倍受打击，她选择了沉默，在踏进安新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陷入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

奇怪的是，"爱意相随"也随着那些大火的熄灭而不见踪影了。

沈伊丽上网找了"爱意相随"很多次，可每次"爱意相随"的头像都黑着，任凭沈伊丽千呼万唤，就是没有反应。沈伊丽悲哀地发现，她是那么迷恋和"爱意相随"倾心交谈的感觉，没有了路野，没有了"爱意相随"，那种灵魂被抽空的感觉让沈伊丽一度陷入苦闷与失落中，不知所措了。

然而，时间是疗伤的良药，美丽的沈伊丽在新的大学校园里，平静安稳地渡过了一年光阴，这一年中，沈伊丽又试着谈了几次恋爱，可是，每次都无疾而终，直到少有情调的苏康出现了。苏康那家伙少有情调，唯一一句让沈伊丽难忘的话就是："伊丽，我来安新大就是为

了找你，你得好好爱我。"但是，不管怎样，是苏康让沈伊丽慢慢"活"了回来，因为，苏康太闷了，干什么事都沉稳得让人发急，沈伊丽就在跟苏康的不断争吵中，慢慢忘记了曾经在单马山贵族学校的伤痛，她忘得太彻底了，要不然，也不会那样冒失地犯下致命的错误……

第24节：一 亡命追逃(1)

第三章 地下惊魂

一 亡命追逃

沈伊丽在黑暗的地下牢笼中，把往事一遍遍回忆，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可是，悔恨、绝望都无济于事，那个"爱意相随"一边说着动听的情话，一边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沈伊丽觉得活不下去了，她想要自杀。

这天，又传来了那个坏蛋开锁的声音。

"爱意相随"怕沈伊丽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看清他的模样，在沈伊丽刚落进他的魔掌不久，就这么残忍地把沈伊丽的双眼用黑布巾蒙住、双手反绑在铁棍子上了。

"你放了我吧……"沈伊丽有气无力地说。"爱意相随"每次都给她很少的食物，说是怕她有了力量会逃跑。"不然的话，我就咬舌自尽……"

耳边静得感觉不到有人呼吸。

"姑娘，你再忍忍，我找机会放你出去……"

过了半天，一个苍老的声音才响起，却给昏沉绝望的沈伊丽带来无限希望，她抬起头来，激动地问："老伯，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肯救我出去？"

"真的，孩子，你再忍耐几天。"那个老人又说，"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得好好等机会才行。"

"好……"沈伊丽哽咽失声。

"你在跟她说什么？老东西，滚开！"

"爱意相随"凶狠的咆哮声传来，让沈伊丽浑身颤抖，这个魔鬼，他又来干什么？

"是，主人，我这就走……"那个苍老的声音说，带着胆怯和小心翼翼。

沈伊丽侧耳倾听，却没有听到那个老人蹒跚的脚步声，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沈伊丽觉得这个地道里，至少有十多个人，可是，他们每个人走路都没有声音，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唯一能进行区别的，就只有他们的声音，有的年轻、有的苍老，有的尖细、有的粗声粗气……

他们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

沈伊丽想想都害怕，人走路如果不是故意放轻脚步，怎么都会有声音的，这些人又不可能天天放轻脚步走路，他们鬼鬼祟祟地呆在这个地道里，到底在干嘛，他们还是不是人啊?

有脚步声的，只有"爱意相随"。

他在这地道里称王称霸，其他的人都叫他"主人"，他来来去去总是声势浩大，远远地就让沈伊丽惊心动魄，这次，他赶走了"那个老人"，再一次"轰"的一声把铁笼子的门给扣死了。

"宝贝儿，想我了没有？今天，我又做成了一笔大生意。""爱意相随"的声音听起来乐呵呵的："来，让我亲亲你，今天晚上没有月亮，我带你出去透透气……"说着，他就动手脱沈伊丽的衣服。

沈伊丽早就放弃了挣扎，她忍着屈辱，咬着牙咽着泪水，等着这个魔鬼发泄完……他是个活人，他有体温，可是，他是个比死人还可怕的魔鬼，现在，这个魔鬼抱着她，呵着温湿的气息在她耳边说话："伊丽，你一直在恨我是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因为，我爱你。"

沈伊丽猛地一震，因为，刚才，这个魔鬼说话的声音竟然和路野的声音一模一样！

"伊丽，求求你不要恨我吧，我这么做，都是逼不得已，我只想你好好地呆在我身边，不要让我失去你，如果不是我一直在保护你，你也早就死了……我不让你看见我的模样，只是怕你看清我的样子会做噩梦，我的脸、我的脸已经被那场大火烧毁了……"他的声音充满了悲伤。

沈伊丽彻底惊呆了，的确，这的确是路野的声音！

"你是……路野？"沈伊丽犹豫地问出来，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亲爱的，我就是路野，从前的我在那场大火里死掉了，现在的我没脸见人了，我行尸走肉一样地活在这黑暗的地道里，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你，我亲爱的伊丽……所以，请不要恨我吧，我是怕告诉你这些，你心疼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说。

沈伊丽半天回不过神儿来，她满心的怨恨就在那一刻土崩瓦解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缠得她透不过气儿来，但紧接着，理智就提醒她，不能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她问："那你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让他们出钱给你医治脸上的烧伤？为什么会用"爱意相随"的QQ号和我联系？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的密码？"

"伊丽……童菲死了，我如果活着回去了，怎么向童菲的父母交待？我的父母会因为童菲父母的仇恨而生不如死，他们会切断我父母的活路的，我不回去，这样，他们就不会为难我的父母了。至于这个QQ号，我早就知道，用盗号木马程序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偷过来，再改改密码而已。""爱意相随"解释得滴水不漏。

"原来是这样的。"一直处于惊恐绝望中的沈伊丽半信半疑，她觉得自己说了这么几句话，把身上仅有的力气都用完了，她知道了这些，却仍然没有一点儿安全感，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她这个样子，怎么逃得出去呢？沈伊丽转念一想，要逃出去，先要取得"爱意相随"的信任，她就将计就计，她说："既然是这样，你就该早点对我说明，这些天，你把我害苦了……"

？ "你愿意呆在这里陪我？不会离开我吗？""爱意相随"的声音里充满惊喜。

"暂时不会。"

"什么叫暂时不会？""爱意相随"的声音急恼起来。

"我想我的爸爸妈妈了……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一定伤透了心，他们就只有我一个女儿……"说着，沈伊丽的声音哽咽了。

"对不起啊……""爱意相随"的声音里充满了歉意。

"路野，我好饿……"沈伊丽确实快要饿昏了。

"这里有好吃的。""爱意相随"说着，用一块湿毛巾给沈伊丽擦了擦手和脸，却仍然没有把那块蒙眼布摘掉，也没有把沈伊丽的双手松绑，只把一块食物送到了沈伊丽的嘴边。"吃吧，不要吃得太急，以后，不让你饿肚子了。"

"为什么还要蒙着我的眼睛绑着我的手？"沈伊丽不满地问。

"宝贝儿，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的模样，请你理解我的苦衷，体谅我对你的良苦用心。""爱意相随"的声音温柔得让人难以抗拒，沈伊丽不出声了，她点了点头，张开嘴吃那块食物。

第25节：一 亡命追逃(2)

"这是什么东西？"沈伊丽皱了皱眉头，这东西吃起来又硬又腥。

"牛肉干。""爱意相随"叹了一口气，回答她。

"牛肉干？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吃的牛肉干了。"沈伊丽这么饥饿，都没吃出好味道来，可想而知，那东西要在平常，确实难以下咽。

"有吃的就已经不错了，将就着吧，让你跟我吃苦了……不过，熬过一段时间，等我手里有了足够的钱，我就送你出去，到时候，你喜欢吃什么，我都给你买。""爱意相随"信誓旦旦地说。

"路野，你做的什么生意？"沈伊丽很好奇："在这地道里，有什么生意可做？有了钱，你打算把我送到哪里去？"

"别问那么多了，你如果还爱我，就好好陪着我，我有了钱，带你一起离开这里，我去整容，然后，我们一生一世都相亲相爱。""爱意相随"的手轻柔地抚过沈伊丽的脸，"伊丽，伊丽……为什么我这样爱你……"

"爱意相随"的声音磁性温厚，但它没有荡开沈伊丽心中的阴霾，反而让她浑身发冷。虽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闹到最后，这个"爱意相随"竟然是路野，可是，这样的路野，卑鄙下流、无耻至极，她怎么也不会原谅他对她的欺骗和凌辱，她竭力保持沉默。

此时，"爱意相随"那张丑陋的脸上露出狡诈自得的笑意，他以为他的"急中生智"再次骗过了沈伊丽，刚才，他听沈伊丽说要咬舌自尽，他吓了一跳，他可不想过早地失去沈伊丽，不管怎样，他是真地爱她、想要永远占有她，他就想出了伪装成路野的声音来骗她的方法，沈伊丽"果然"中计了。

"路野，就冲着你劫后余生对我的这份执着的真情，我也不再逃跑了，我会一心一意陪在你的身边。"沈伊丽口是心非地说着，又咬了一口那块食物。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吃！沈伊丽吃了几口，就再也无法下咽了，虽然肚子仍然饿得难受，但她已经觉得反胃了。

"爱意相随"吊起嘴角邪邪地笑了一声，随手把那块食物扔给了铁笼子外面的两条狗，那两条恶狗墨绿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熠熠闪光，露出欣赏若狂、贪婪的神色，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抢夺那块食物。

"什么声音？"沈伊丽听到野狗粗喘的声音。

"狗抢食。""爱意相随"说。

"他们也喜欢吃牛肉干？"沈伊丽觉得有些好笑，不想，却听到"爱意相随"悠然的声音说出恐怖至极的话来，"不管是牛肉干，还是人肉干，它们都喜欢。"

沈伊丽愣了半天，回过神儿来，就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她俯下头来，"哇"的一声干呕起来，刚才吃进去的几口"牛肉干"全部吐了出来，就有一条狗飞快地钻进铁笼子里，扑到沈伊丽的脚下，津津有味地把沈伊丽吐出来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吃完了还意犹未尽，又把湿漉漉的鼻子凑到沈伊丽的腿上嗅来嗅去，吓得沈伊丽一边吐一边尖叫。

"宝贝儿，你太敏感了。我并没有说你吃下去的就是人肉干嘛，你的路野，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呢？"耳边传来"爱意相随"的埋怨，他踢了那条狗一脚，那条狗嗷嗷叫着，跑出去了。

沈伊丽吐得涕泪交流、头昏眼花，气喘吁吁地求："路野，你放开我，不要把我关在这里，我答应你，我不会离开你，你放了我……"

"不行，伊丽，你在这里不能随意走动，如果你看见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会吓死你的。""爱意相随"说。

"什么是不该看见的东西？"沈伊丽奇怪地问。

"伊丽，总之，你要相信我。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把你关在这里的，有点儿耐心等一等吧，我们总会有幸福的一天。""爱意相随"这样安抚沈伊丽。

沈伊丽不吱声了，她终于止住了呕吐，她在黑暗中努力冷静下来，她才不相信他说的话呢，即使他真的是路野，此情此景，她也不敢相信他了。

"伊丽，等会儿，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你好好休息一下。""爱意相随"说完，离开了，他没有锁门。

沈伊丽长吸了一口气，侧耳听着"爱意相随"的脚步声远去了，她咬着牙慢慢把手从捆绳中解脱出来，绳子捆得很结实，勒得沈伊丽的手腕火辣辣地疼，她咬着牙忍耐着，试探着转动手腕，终于把手从绳套里抽出来了。

第26节：一 亡命追逃(3)

双手得以自由的沈伊丽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胳膊，使劲儿拽下脸上的蒙眼布，她的眼前一片漆黑，但是过了一会儿，眼睛就适应了黑暗，朦朦胧胧能看清近处的东西了。

沈伊丽看到敞开的笼门，刚想出去，就听到细碎的脚步声传来，她心里一慌，赶紧把蒙眼布蒙在眼上，反背着双手，装做仍然被捆住的样子。

"吃饭吧，我喂你……""爱意相随"走进来说。

"这是什么饭？"沈伊丽心有余悸地问。

"地瓜粥。放心地吃吧，刚做好的。"他说。

沈伊丽尝了一口，味道不错，她就毫不客气地吃起来，吃饱了，觉得身上有力气了。

"伊丽，我还有事要办，晚上见。""爱意相随"吻了吻沈伊丽的脸说。

沈伊丽急了，她不能让他把笼子门锁上："路野，我口渴了，麻烦你弄些水给我喝，求求你了。"她急中生智，装出可怜兮兮的口气。

"好的，你等一会儿，我就拿来。""爱意相随"说完，就离开了。

听到"爱意相随"的脚步声消失了，沈伊丽赶紧拉下了蒙眼布，急步迈出铁笼子。可是，由于被禁锢的时间过长，她的双腿一点儿也不灵便，刚迈出去，腿一软，她就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手碰到了笼门上，发出一声轻响。

沈伊丽又恨又急，她慌忙爬起来，手脚并用逃出了那个地洞。

沈伊丽刚站稳，就模糊地看到一团黑色的云团飞速地卷了过来，瞬间就扑到了她的眼前，飞快地变幻着形状，散开、聚积，天啊，竟然是数以万计的蚊子！

沈伊丽听清了蚊子们可怕的叫声，顿时毛骨悚然，然而，那些蚊子围着她飞了片刻，并没有扑到她身上叮咬她。

虚惊一场。沈伊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定下心神，一看，在她的眼前，狭长的地道两边，开着大大小小的洞口，在昏暗的光线下，一团团黑着，大同小异。该往哪里走呢？沈伊丽焦灼地看着那些洞口，左右为难，哪个洞口和是通往自由的方向？

必须赶快做出决定，不然，"爱意相随"很快就会发现她逃跑了。

沈伊丽已经慌不择路，她踉跄地往前走了几步，随便找了个洞口，一头扎了进去，那个洞很大，刚一进去，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她顺着墙边摸索着往里走，却又摸到了两个洞口。沈伊丽一咬牙，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走了进去，没想到，她的手竟然碰到了平滑得类似桌子之类的东西！

那是什么？

沈伊丽使劲儿睁大眼睛，还是看不清，只模糊地看到一块块白色的方块物体浮在半空，一层层排列整齐。这时，沈伊丽的手触到了泥墙上的一根细线，好象是灯线。沈伊丽不敢拉亮灯，她怕灯光会把"爱意相随"引过来，重新把她抓回去关进铁笼子里，可眼前奇怪的景象使沈伊丽的好奇心分外强烈了起来，她很想看清，这个洞里到底放着些什么。

四周很安静，暂时没有人追到这边来。

拉开灯看一下吧，就一眼。

沈伊丽被黑暗压抑得要发疯了，她迫切地需要光明，哪怕灯只亮那么一瞬间，也能让她极度的焦躁恐慌得到缓和。沈伊丽终于一咬牙，把灯线拉了下来，灯亮了，是一个小小的灯泡，光线微弱，并没有照出多远，却足以让沈伊丽看清洞里的一切。

沈伊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她看到了什么？

竟然是一个灵堂！

天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灵牌？

它们一层层陈列在一个梯形的架子上，最下面还并排放着两口棺材，因为时日久远，棺材盖的漆裂了数不清的口子，斑斑驳驳。

沈伊丽只觉得空气陡然阴冷，好象有数不清的魂魄围着她这个闯入者上下打量，把腐败的气息喷到她的身上，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具僵尸，每块肌肉和每个关节都失灵了，她就那样僵直地傻站着，看着数都数不清的灵牌，神思恍惚，竟然一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了。

那些灵牌，都代表着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那两口棺材里，也许正躺着两具血肉腐烂干涸的尸骸……

它们无声地和僵愣的沈伊丽对恃着，用死亡的强大阴影把沈伊丽罩住了，沈伊丽觉得胸闷气短、呼吸不畅，血液的严重缺氧让她头晕目眩，她好象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里，身子在不断地往下坠落……天旋地转，沈伊丽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她的脚碰到了一口棺材，那口棺材往里一动，就晃动了那个摆放灵牌的梯形架子，顿时，上面的灵牌像有了生命似的，劈里叭啦一下子劈头盖脸地冲沈伊丽砸了下来！

第27节：一 亡命追逃(4)

沈伊丽无处可躲，这些灵牌活像死神的请柬、又像死神无处不在的黑手，前赴后续地把沈伊丽打得头破血流，她惊叫失声，就听到洞外远远地传来了"爱意相随"的呼唤声："伊丽！你在哪里！"

沈伊丽赶紧捂住了嘴巴，她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冲出这个可怕的地洞，进入了另一个地洞。

这个地道四通八达，大洞套小洞，小洞通小洞，毫无规律可循，像迷魂阵一样让人昏头转向，沈伊丽已经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了，她乱撞乱闯地往前走，觉得自己像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却惊恐地发现，她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

沈伊丽站在那个死胡同里仓皇无助，远处，"爱意相随"的呼叫声越来越愤怒，像催命的诅咒一样紧紧追随过来。沈伊丽又急又怕，眼泪难以自抑地流了一脸，这里一共有四个洞口，每个她都试过了，都走不通了，可是，她一点儿也不记得原路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了。

无边的沮丧和绝望沉沉地坠着沈伊丽的心，她却不敢放声大哭，她怕"爱意相随"找过来，也怕耗尽了力量再也走不动了。她喘息了一会儿，咬痛嘴唇保持清醒，现在，她所站的位置，背对着一个洞，那是她刚出来的，对面还有三个洞口，她也分别进去过，只有那个比较窄的，是来路吧。

沈伊丽咬了咬牙，冲着那个洞口返回去，现在，她的眼前又出现了大小相同的四个小洞。

沈伊丽的心狂跳不止，像有什么人上下揪着她的心，她鼓励自己，要坚持下去，哪怕失败一百次，有一次成功，就能活下去！

沈伊丽一边鼓励自己，一边踏进了一个小洞-死路、再一个，还是死路……

沈伊丽被打击得要发疯了，这种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试探，又一次次面对希望落空，心理上的强大落差足以让人崩溃，沈伊丽的自信和

希望一点点被瓦解着，身上的力量也在透支中，这么下去，再不用几次打击，恐怕沈伊丽就支撑不住了。

"伊丽！"

这时，"爱意相随"的怒吼声已经像发怒的狮子发出来的嚎叫声了，听来让人心惊肉跳，那声音在地道里嗡嗡回响，分不清来自哪个方向，但沈伊丽知道，他已经离她很近了。

沈伊丽吓得六神无主，她抓紧胸口的衣服，紧张得瑟瑟发抖，这时，她听到一串急促奔跑的脚步声传过来，好像就在她不远处。

头上的伤口传来的疼痛让沈伊丽精神一震，恐慌和紧张感的高潮迭起，绷紧了沈伊丽全身每一根细微的神经，她瞪圆眼睛看着那个传来脚步声的洞口，想着"爱意相随"随时会像魔鬼一样冲进来，伸出他可怕的魔掌把她像一只小鸡似地抓回去，她两眼发黑，双腿沉重如铅。

"爱意相随"似乎在挨个洞地查找沈伊丽，手电筒的光时而晃过来，沈伊丽硬着头皮钻进了对面的一个地洞里，把身体紧紧贴在洞壁上，一动不敢动。

"伊丽！你在哪里！赶紧出来，不要乱跑了！你这样是找死！""爱意相随"愤怒急躁的声音打雷一样阵阵轰鸣，根本就不再是路野的音质了。

他到底是谁？为什么声音可以变来变去？沈伊丽屏住呼吸，她想看清"爱意相随"的模样，她探出头去，寻着声音的来源方向看去。

"爱意相随"在主洞那边四下张望，背对着沈伊丽，他的背影在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下，触目惊心，那是一个不算高大却粗壮的背影，根本就不是颀高挺拔、玉树临风的路野。

沈伊丽惊骇地缩回了头，她全身冷汗淋漓，阵阵寒意沁心入骨。

"沈伊丽！快出来！你这该死的女人！""爱意相随"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限了，他咬着牙根，把每一个字都吐得很重，似乎那是他拼命

挤出来的声音，"为什么我真心实意地待你，你还要逃跑！你给我出来！"

沈伊丽在"爱意相随"的咒骂声中肝胆欲裂，她抖得像筛糠，但她坚决不肯出去，她一点儿都不相信他了，这个丑陋、凶恶、奸诈的家伙，他是她生命里的魔鬼，她怎么会再次自投罗网！

"爱意相随"像发疯的公牛一样呼呼粗喘着，钻进了一个洞、出来，再钻进一个洞……每次进出，他都要恶毒地叫骂。

怎么办？他这样一个个洞找过来，迟早也会找到她的！沈伊丽急得要命，这时，她看到"爱意相随"进了她第一次进的那个洞口，沈伊丽知道那里面有四个死洞，"爱意相随"一个个地找，会耽误一点儿时间。沈伊丽瞅准了时机，趁着"爱意相随"进去的时候，从她藏身的洞里闪了出来，轻手轻脚地钻进了另一个大洞，再次紧贴着洞壁藏了起来……

老天爷啊，求求你吧，保佑我躲过这个丧心病狂的魔鬼吧，让我逃出洞去，我一定会加倍珍惜我的生命，以感恩之心善待所有……

惊慌失措的沈伊丽求助于上天的庇护，她真的没有力气再跑了，她的衣服已经让冷汗浸透了，两条腿软得好象被抽去了筋骨……

第28节：二 意外事故(1)

二 意外事故

手电筒的光慢慢明亮过来，怒发冲冠的"爱意相随"再也不肯发出一丝声音了，他阴沉、愤恨的目光凌利地扫视着每个洞口，猫一样悄无声息地逼近了沈伊丽藏身的洞口。

沈伊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她像个溺水的人，在命运黑色的漩涡中几经沉浮，终于还是要彻底掉进死神狞笑的血盆大口里了……她顺着洞壁慢慢滑坐在了地上，却没有想到，她的手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

那是什么？好象不是石头。

沈伊丽疑惑地摸索着……圆的还有窟窿……

"爱意相随"离这个洞口有多远了？他粗重的呼吸已经传了过来，他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发，一触即发，那种沉闷而危险的讯息使得地道里的空气骤然变冷，冻得沈伊丽牙齿打战。她的心弦在紧张与恐惧中绷到了极限，稍微施压就会分崩离析。

"爱意相随"的手电筒灯光闪进了洞里，惊怔中的沈伊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地上那个神秘的东西-骷髅！

只见一具完整的骷髅横躺在那里，而沈伊丽的手摸到的地方，正是它的头骨，那两个深陷的、空洞的眼窝正幽冷地逼视着吓傻了的沈伊丽，那嶙峋的牙床似乎也动了起来，发出嘎嘎的怪响，两只硕大的黑毛老鼠躲在空荡、支离破碎的胸腔里，瞪着四只绿豆粒似的小眼睛瞅着她……

"嘣！"

沈伊丽分明的听到了她的身体里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恐惧的炸弹毫无余地地把她炸得魂飞魄散、片甲不留，她身不由己地抱着头声嘶力竭地尖叫了起来，惊骇变调的声音把洞外的"爱意相随"吓得一蹦三尺高。

"该死的，再让你跑！"惊吓过后，"爱意相随"这座活火山循着沈伊丽的声音找了过来，"腾！"的一下子就爆发出滚滚怒火，他找了她三个多钟头了，所有的耐心早已经消失殆尽，他扑上前去，不由分说，对着尖叫不止的沈伊丽就是一顿毒打，他把难以遏制的怒火统统烧到可怜的沈伊丽身上……

沈伊丽被所有的这一切弄懵了，她停止了尖叫，愣愣地在"爱意相随"雨点般落下的拳头里抬起了头，看向恶魔一样的"爱意相随"，只一眼，沈伊丽最后的一点儿意识被彻底摧毁了-在手电筒凌乱的光线下，沈伊丽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扭曲的怪物，他的脸上漆黑一团，凹凸不平的皮肤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有的伤痕长出了息肉，粉红的息肉夹在黑乎乎的疤痕中就像蠕动中的虫子……

沈伊丽两眼一黑，昏过去了……

沈伊丽疯了。

她醒来的时候，对于她的处境再也没有了丝毫恐惧，她对着坐在身边握着她的手的"爱意相随"傻乎乎地笑了，甚至于"爱意相随"那张严重烧伤的脸，都没有再让她感到害怕。

"嘻嘻，哈哈哈……"沈伊丽坐起身来，指着"爱意相随"连连傻笑。

两行清泪顺着"爱意相随" 凹凸不平的黑脸流了下来，他的声音哽咽了，他说："伊丽，你终于对着我笑了……"

沈伊丽眨巴着美丽的双眼愣了愣，然后，她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似的，伸出手来碰了碰"爱意相随"的脸，再次傻笑不止。

"爱意相随"也笑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伊丽，我知道我很自私，把你骗来关在这里，可是，你知道吗，我已经被寂寞和孤独折磨得快要疯了，我真的很爱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谁让你这么漂亮迷人呢？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不再是我了……不要怪我毒打你，知道吗，刚才发现你不见

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我找不到你还怎么活下去……"

第29节：二 意外事故(2)

沈伊丽并不能听懂"爱意相随"的话，可她表现得很乖巧，嘻嘻笑着，盯着他，目光平和，神态愉悦，好象在很贴心地聆听他的心声。

这让"爱意相随"开心极了，以往，沈伊丽的表情总是厌恶、仇恨的，刚开始，她对他破口大骂，骂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她拼命扭动身体抗拒他，如果他不把她的双手反绑，她就会狠狠地抓伤他。现在，不用再蒙上她的眼睛，也不用再反绑她的双手，她却能这么温驯地守在他身边，听他说话，对着他笑。

"伊丽，你这个样子真乖。你一定要原谅我，用铁笼子关你是因为我怕你离开我，我说的离开，不是担心你能逃出去，这个地道，陌生人根本就走不出去，它在设计上别出心裁，我用了半年时间，才找到了通往洞口的路。我怕你迷了路，困死在哪个洞里，而我又不能及时找到你……伊丽，我多么爱你啊，我常常想，我这卑微的生命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历经苦难，就是为了能遇到你、爱你，我千辛万苦地学习，却高考失利，万不得已进了这所贵族学校，我读不起啊，可是我没有选择……我打了一个暑假的苦工，卖了三次血、借遍了所有高中的同学，才凑够了学费……我无比沮丧地踏进这所学校，一年多来，我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虽然后来情况有了改善，但我还是活得很沮丧，直到看到你，我所有的失意一扫而空了，我甚至为我能被划进这所学校而感到万分庆幸……"

"爱意相随"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憋得太久了，太想找人倾诉了，而这样乖巧的沈伊丽给了他倾诉的机会，他恨不得把所有的话都掏出来一下子讲完。可是，这时，沈伊丽的肚子传来咕噜噜一阵响。

"宝贝，你饿了，我给你找吃的。""爱意相随"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掏出两块黑乎乎的东西，送到沈伊丽的嘴边。

沈伊丽抓过来就往嘴巴里塞，吃得无比香甜。

"伊丽，我给你吃的是老鼠肉干，这个洞里除了老鼠什么也没有，如果不是我从小就擅长捉老鼠，可能我们早就死在这洞里了……""爱意相随"爱恋地看着沈伊丽说："你刚才看见的那具骷髅，你知道她是谁吗？童菲。那天晚上，她往小树林里跑，路过出口的时候，我把她拖进了地道，她被我打昏了……后来，我被烧伤了，好不容易回到这里，童菲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走迷了路，我没办法管她，结果她就饿死在这里面了……洞里还有其他骷髅，好些洞里都有，估计是以前打仗的时候死的人……"

"爱意相随"自顾自地往下说着："夏天，这里到处是蚊子，一团一团的，扑在人的身上，怎么也赶不走的，它们是罕见的毒蚊，叮人一下，要肿半个多月疙瘩，如果让它们扑了，人就没救了。蚊子不咬你，那是因为你身上的衣服，我用草药浸泡过了……这里的老鼠也特别多，有的就像小猫一样大，在人睡觉的时候，会爬上身来咬人……而且，夏天的雨水会让洞里又潮又湿，人的皮肤受不了，会长疮疥……所以，他们进来了，就没有活路啦。可是，宝贝，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你只管放心地和我开心地住在这里，因为我认识驱蚊的药草，小树林里有得是这种草，只是别人都不认得。至于老鼠多，对于我们是件好事，我们正好在夏天捕捉足够的老鼠做成鼠肉干，为过冬准备足够的粮食。潮湿我们就没什么办法了，但我知道出去的路，多出去透透气也就没事了。可是，虽然这里荒芜偏僻，人迹罕至，但我们也不能随便到上面去，总是要小心不要让人发现我们才行……所以，我亲爱的伊丽，我们在这里只要小心些，什么都不成问题，等我做成几笔大生意，一切将会变得更好。"

沈伊丽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鼠肉干，一边傻笑着点头，目光里没有了一点儿嫌恶和仇恨。

"爱意相随"停止了倾诉，他深情款款地凝视着神志不清的沈伊丽，为她整理好凌乱的发丝，把她搂过来抱在怀里，把头伏在她的肩

膀上，突然间，他百感交集，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就索性嚎啕大哭了起来，把累积的情绪倾情释放了出来。

第30节：二 意外事故(3)

一直温驯的沈伊丽被"爱意相随"这突如其来的痛哭吓着了，她张皇失措地从"爱意相随"的怀里挣脱出来，"咿咿呀呀"怪叫着，躲到了一旁，缩成一团，全身发抖。

"对不起，伊丽，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吧，呵呵，我真是又高兴又难过，不过，以后，我们就能很幸福地生活在这里，过世外桃源般平静快乐的日子。天黑了，来吧，我带你去上面看星星去，今晚的星光一定很美。""爱意相随"急忙收住了嚎啕，站起身来，拉着沈伊丽的手，打着手电筒往外走。

"爱意相随"领着沈伊丽来到了地道口，地道口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洞口，而通往出口的路弯弯曲曲，如果从出口掉进来，就看不到上面的出口了，也不知道哪个洞口才能通上出口，一旦选错，就是死路。"爱意相随"显然熟门熟路，他拨开洞口的杂草，把沈伊丽拉了上去。

久违的新鲜空气让沈伊丽感到神志一清，她隐约觉得这里的景致有些熟悉，但她的脑袋里像塞了一团棉絮，她茫然而困惑地四下看看，痴傻地咧开嘴笑了。

此时，万籁俱寂，小树林在星光下静静地伫立着，夜风吹过，发出"沙沙"的轻响，一排排教学大楼黑影阴沉，给人强烈的压抑感。

"爱意相随"看了看笑得没心没肺的沈伊丽，拉着她往校园里走，那两只野狗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俯首贴耳、鬼鬼祟祟地跟在她们后面。

突然，"爱意相随"猛地停下了脚步-在那片教学校中，有一点灯光触目惊心。"爱意相随"死死地盯着那点灯光，身体就像被冻僵了一样定在那里。

"嘻嘻……"沈伊丽不明所以，她傻乎乎地看看"爱意相随"，就不管不顾地大笑起来。沈伊丽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吓了"爱意相随"一大

跳，他慌忙伸出手来捂住沈伊丽的嘴，制止她："伊丽，不要出声。"可是，一直表现得都很温顺乖巧的沈伊丽这时突然极度亢奋起来，她也看到了那点灯光，向往光明的本能让她动作激烈地挣脱了"爱意相随"的钳制，向那抹灯光跑了过去。

沈伊丽跑得速度很快，"爱意相随"都赶不上她，眼看着沈伊丽已经跑过了最后一排教学楼，此时，如果有人站在亮着灯光的教室后阳台往这边看，沈伊丽就会暴露。

"爱意相随"急出一身冷汗，他一闪眼看见了那两只狗，就冲着那两只狗做了个手势，那两只恶狗立刻闪电一般一跃而上，片刻就追上了沈伊丽，从后面把沈伊丽抢倒在地。两只恶狗呼呼喘着粗气，把粘稠的口水滴在沈伊丽的脖子上，它们尖锐的獠牙在夜色里闪着白森森的寒光，疯癫中的沈伊丽尖锐、短促地惊叫了一声，就被两条恶狗吓得愣头愣脑发不出声音来了。

"爱意相随"猫着腰飞快地跑过去，把一团破布塞进了沈伊丽的嘴里，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惊惶惶地跑回那片小树林。

一股冷风吹过，带着阴寒、湿腥的气息，与此同时，小树林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浓密的树冠异常激烈地动荡了起来，像海浪一样起伏起来。

这股风来得好怪异，怎么竟然能把树冠吹得这样动荡？难道有什么东西潜藏在那么小树林里？"爱意相随"惊愕地看了看小树林，也顾不得细想，他找到地道的出口，就把沈伊丽推了进去，可是，就当"爱意相随"转身也要下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两条恶狗全身的毛都倒竖了起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眼神里满是惊恐、戒备的凶光，它们示威地低吼着，两只耳朵直竖起来，前爪扑地、后腿蹬直，呈现出一种极度紧张、惊骇与戒备的姿态。

"爱意相随"再次诧异地往小树林里看了看，那里树影堆叠，密密匝匝，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那为什么那两条狗表现得那么惊恐？

"爱意相随"冲那两条恶狗唤了两声，它们连脖子都不敢转，慢慢往后退到了地道口，接着，就迅速地转身钻进了地道，夹着尾巴逃命似的惶急。

"爱意相随"仔细地用杂草把洞口掩盖好，正要返身往下走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咔嚓嚓"几声清脆响亮的声音，好象树枝突然被什么神秘的巨大力量折断了一样。

到底是什么东西藏在那片小树林里?

"爱意相随"的心跳难以自抑地狂跳起来，危机四伏的感觉让他脚步沉重。今天晚上真是太不太平了，先是沈伊丽逃跑，接着又有人上了前面的教学楼，而那片小树林又那么反常……难道，他们与世隔绝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爱意相随"的心里充满了不安，他攥紧了拳头、皱紧了眉头，看着前面沈伊丽好看的背影，坚定地想，他不会让任何人破坏他和沈伊丽的"美好生活"……

第31节：一 惊魂之夜(1)

第四章 出生入死

一 惊魂之夜

"咦？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一声尖叫？"

从后阳台往教室里走的张倩倩猛地转过身来，刚才，她分明听到一声短促、尖利的惊叫声，那声惊叫，像刀片一样划过她的鼓膜，带动一阵电流一样的惊悸迅速地蹿遍她的全身，可是，当她往楼后的方向仔细看时，却只看到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树影，在沉沉的夜色里形成一排排浓重的屏障，把张倩倩的视线分割得凌凌乱乱。

张倩倩没看出什么异常，但一种危险而压抑的感觉沉实地压过来，她不安地四下张望，深邃的夜空像被枪林弹雨残忍地蹂躏过，那些杂乱无章的星星好象数不清的弹孔和伤口，让张倩倩心烦意乱起来。

眼前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天空、远山、树、楼、路灯，可是，在这死气沉沉的静止之下，又似乎隐藏着什么活物在蠢蠢欲动，甚至夏虫的鸣叫声也变得断断续续，细微、诡异，又有些歇斯底里，像垂死挣扎般的哀乐。

那一声似有似无的尖叫声把张倩倩的好心情一扫而空，她不敢再呆在阳台上了，她转身走进教室，惊惶惶地询问她的伙伴们。

"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一声尖叫？"

张倩倩重复了一遍。

可是，没有人回答她。

伙伴们好象都睡过去了，她们在各自的蚊帐里悄无声息，连呼吸声都很微弱。

昏黄的灯光把蚊帐变成半透明状态，里面躺着的人姿态各异，横七竖八，她们一个个紧闭着眼睛，睡得跟死人没什么两样。

张倩倩打了个寒战，刚才，她觉得闷热，就去后阳台乘凉，那时，董健、张洁、于飞她们还有打五人保，争得面红耳赤、闹得不可开交，怎么这一会儿，竟然全睡得像忽然昏迷?

难道有什么邪恶的力量对同伴们进行了催眠?

这个想法让张倩倩的舌头都发硬了，说话也结巴起来："你们、你们都……都、都睡着了吗？"

还是没人应声。

张倩倩有些不知所措了，这在这时，张倩倩看到有一个黑影飞快地从她对面的教室窗外那里，一掠而过！

"啊！"

张倩倩顿时汗毛倒竖，她本能地惊叫了一声，却听到于飞首先"哈哈"大笑着把头探出蚊帐外，对她说："怎么这么胆小，我们装睡就把你吓傻了，哈哈……"

其他人也像一下子复活了一样，精神抖擞地"醒"了过来，好笑地看着张倩倩。

"你们、你们……我刚才在后阳台上听到一声尖叫，就跑进来问你们有没有听到，而且，刚才，我又看到一个黑影从窗外一闪而过……太可怕了，那个人穿着黑衣服，包着头……"张倩倩润了润发干的嘴唇，艰难地说。

"尖叫？人？"

嬉皮笑脸的同伴们面面相觑，张倩倩郑重其事的表情一点儿也不像在开玩笑，大家收敛了笑意，一个个神色肃静下来。

"我和安华早就说过了，我们不该来这里玩，你们偏不信。"程芳把头缩回了蚊帐，抱怨连连。

"倩倩，别怕，我去看看。"于飞说完，就起身打开门走到教室外面去查看，空荡荡的走廊在夜色里显得狭长、幽深，静得让人发怵。

于飞走到楼梯口那里，上下看看，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就返回到教室里，对大家说："没人。"

"张倩倩，是不是你看花了眼？"苏康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后阳台。

校园在星光下显得神秘莫测，但一切都是静谧的，看不出任何异样。

周海也走了过来，把手搭在苏康的肩头，刚要说什么，却看到苏康把食指放到了唇边，做了一个"安静"的动作。

第32节：一 惊魂之夜(2)

周海顺着苏康的目光望向远处，那边树木葱茏，黑成一片，远山起伏连绵，仅此而已呀?

可是，夏虫热闹的鸣唱猛然卡住了，像接受了什么严禁出声的指令一样，同时销声匿迹了，校园由静谧变成了死寂。

就在这时，周海和苏康同时看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那边无数夜宿的鸟儿被惊起，它们像凌乱的子弹一样射向天空，惊惶仓促的叫声嘈杂地响了起来，一下子打破了校园死寂的气氛，把周海和苏康惊得目瞪口呆。

"那片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呢？"苏康皱紧了眉头，疑惑不解地说。

"苏康，你说这里会不会真得有鬼啊？"周海有些胆怯了。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呢？"苏康若有所思地说，可是，这些怪异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苏康思忖了一下，拉着周海回到了教室，对其他人说："我们去学校后面那片小树林看看吧，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那边。"

"什么东西？"几个女生立刻紧张起来，统统把头摇得像泼浪鼓。安华说："不要去吧，苏康，这黑灯瞎火的，从前，我们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就听说那片小树林里有僵尸出没，杀人不见血啊，听说还曾经在那里发现过两具尸体呢！"

"我们不是来探险的吗？"既然来都来了，为什么这样缩手缩脚？"苏康环视大家，他看到每个人的神色都那么惶恐不安，不由觉得好笑起来，"我们来这里两天了，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大家玩得很开心，一点儿也没有发现什么怪异的事嘛，由此可见，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都是空穴来风嘛，你们还因此觉得没意思呢，现在，有点儿意思的事儿来了，你们倒当起了缩头乌龟，还"探险"呢，就你们？笑死人了。"

苏康的激将法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引起了女生们的不安："是啊，这两天一直都很太平，可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正对我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呢。"

"就是啊，都是于飞和张倩倩你们两个不好，老是对这所学校充满了好奇，软磨硬泡，非要吵着我们带你们来这里玩，我们在这里呆过，这里真的不太平，我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教室里，明天天一亮，赶紧离开吧！"安华说。

"咦，安华，我记得你和程芳常说，很想故地重游，揭开这里所有的奥秘啊，现在怎么反倒不承认、怨起别人来了？"张倩倩反驳安华。

"哎呀，别争这些没用的事情，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啦，能有什么呀，干脆，你们呆在教室里，我和苏康出去看看！"于飞有些不耐烦了，这些女生，总是见缝插针地吵闹，没完没了。

"我也去，我也想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周海也忍不住要去看，刚要走，他猛然又想起董健来，就走到董健的蚊帐旁，伸进手去，揪着董健的耳朵说："起来！就你睡得踏实，跟我们去探险！"

董健睡觉的本事高人一等，通常情况下，躺下不到三分钟就睡熟了，而且雷打不动，这会儿，被周海拽了起来，一听说要去探险，顿时来了精神，"探险？捉鬼吗？"

"对，捉鬼！"周海笑呵呵地说。

四个男生刚要走，看到女生们齐刷刷地跟了出来，"我们也要去，你们都走了，把我们四个女的留在教室里，想把我们吓死啊！"

"呵呵，就知道你们一定会跟着一起去的。"于飞和苏康相视一笑，一幅奸计得逞的模样。

大家一起走出了教室，往后山走去……

大前天，苏康、周海、董健、于飞四个男生和张倩倩、程芳、张洁、安华一行八个人来到了单马山贵族学校度假。

之所以来到这里，苏康说是因为想看看沈伊丽从前学校的样子，于飞和张倩倩则是听说这里有一些奇闻怪事，好奇心重，想来看个究

竟，程芳、安华和张洁是带路的，周海和董健是凑热闹的。这些人里面，于飞是张倩倩的男朋友，其他人互相之间是比较谈得来的好朋友。

前两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里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风景迷人，身在其中，趣味无穷。

这个夜里，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呢?

第33节：一 惊魂之夜(3)

八个人乘着夜色，往后山的小树林走去。大家手里的手电筒的光圈突兀地亮在夜色里，照亮了眼前的路，却使周遭变得更加阴暗了。

苏康、周海走在最前面，四个女生走在中间，于飞和董健走到最后，这样的排列，让四个女生心理上感觉比较安全。

大家都不说话，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让大家在沉默中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而这种紧张的感觉让周海觉得新奇而刺激，他想开个玩笑，可当他看到同伴们严肃的神态，也不敢贸然吱声了。

好象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了那片小树林，大家把手电筒的光聚在一起，射向了小树林。

这片小树林看起来茂盛得有些怪异。

一般来说，生长在山地的树木，因为生长环境恶劣，所以，它们长得扭曲、遒劲、枝疏叶稀，可这片小树林里的树全都笔直劲挺、枝繁叶茂，充满了一种邪气而霸道的生命力。

繁茂的树叶在灯光下泛着蜡质的亮光，树影交叠出浓重的阴影，使得整个小树林看起来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匣子。此时，树林很安静，偶尔有夜风吹过来，树叶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有许多精灵对这八个不明来客议论纷纷。

"苏康，我们回去吧，听说这片树林是一片坟茔，下面埋过不少尸体，要不，这些树怎么会长得这么鬼气阴森啊，前年大旱的时候，这周围的树都蔫了，单单就这片树精力旺盛，叶子都绿得发黑……"程芳对这片小树林心存畏惧，她觉得只要沾上这个地方，就没有好事。

"我想进去看看。"苏康盯着那片树林说。

"苏康，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啊，我们先回去吧，等明天再来看看，毕竟这夜里进这鬼树林有风险。"周海缩着脖子说，他怎么都觉得这片小树林里危机四伏，每棵树上都长着大大小小的鬼眼，盯得他直发

毛，刚才所有的豪情壮志在这一刻都消失了，他现在只想回教室去安心睡觉。

苏康迟疑着，凭直觉，他觉得这片小树林里肯定藏着什么东西，可是，大家都反对往里走，他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了，"好吧，我们回去。明天天亮再来。"

"靠！说是来探险，就这么打道回府？"一向胆大好事的董建不乐意了，他两眼放光，跃跃欲试的样子，"苏康，不行的话，咱俩进去瞧瞧？"

苏康刚要接话，就听到安华惊呼了一声："咦？教室里的灯怎么不亮了？"

大家诧异地一看，果然，教室那边漆黑一片，哪还有半点儿灯光？

"谁刚才最后离开教室的时候，把灯拉死了吗？"苏康问。

"没有，我记得咱们下楼后，我回头看见灯还亮着的。"于飞说。

"那可能是停电了吧！"苏康不以为然，"咱们回去看看，停电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有手电筒和蜡烛。"

大家转身刚要往回走，就听到树林里传来几声脆响"啪啪啪"，树干折断的声音清脆分明，猛地响起，惊得每个人魂不附体，大家不约而同惊跳着转过了身，瞪大眼睛盯紧小树林。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怎么能猛然折断树干？"周海的声音一波三折。

一阵阴风悬起，从小树林里刮了过来，平地卷起飞沙走石，带过一阵腥腻的气味，小树林的树冠剧烈地摇晃起来，像被赋予了灵性，变成了数不清的妖魔，冲着下面的八个人摇头晃脑、张牙舞爪。

"快跑！"张倩倩惊叫了一声，拉着于飞转身就跑。

程芳、安华、张洁想都没想，抱头鼠窜，跟在张倩倩和于飞的后面，拼命往教室那边跑。

周海也呆不住了，迟疑了一下，也落荒而逃。

董健看了看苏康，苏康正皱着眉头凝视那片树林。

"怎么办，苏康？进不进去？"董健问苏康。

"事缓则圆。我们这样手无寸铁地进去，的确很危险，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树林里到底藏着什么，但肯定是很有力气的东西，所以很危险。我们明天再来，现在赶紧回去。"苏康理智地说。

两个人转身跟上了前面的伙伴，又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两声脆响，回头看去，树冠仍然起伏动荡，好象随时会伸出长长的魔爪，把几个人抓回去。

第34节：一 惊魂之夜(4)

大家气喘吁吁地先后回到了教室，一拉灯，果然是停电了。四个女生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找出了几支蜡烛，点燃了，放好。

跳跃的烛光忽明忽暗，把蚊帐的影子层层叠叠地投落到墙上，奇形怪状。

"真恐怖啊……"张倩倩拍着胸口心有余悸，"现在是过半夜了，看惊悚小说上说，午夜一到，鬼门大开……"

几个女生吓得脸色发白，牙齿打战，互相依偎在一起，竭力保持镇静。

"别信那些……"苏康闷闷地说，可是，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说明刚才小树林的怪事。

"说不定是小树林里正刮着一股旋风……明天再去看看，啊……睡吧，累死了。"董健打了个哈哈，就一头拱进了蚊帐里。

"倩倩，你们不要怕，睡吧。"于飞拍了拍张倩倩的肩膀，安抚她说："不用害怕，我们都在，会好好保护你们，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就拨打110。"

张倩倩感激地笑了笑，冲几个姐妹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安心休息。

"门插好了没？"程芳不放心地问。

"插好了，放心睡吧。"苏康检查了一下门插销说。

教室里很闷热，后阳台那里倒是有风吹来，但夜风也是温热的，吹在身上感觉不到凉爽，反而让人多汗，即使如此，也没有人提议打开前面门窗形成对流。

这个夜晚，连风都让人觉得惴惴不安。

这时，安华口渴，拉开旅行包找水喝，却有了新发现，"咦？谁把我的饮料打开了？把我的包都弄湿了！"

"你自己打开又忘了吧，你总是粗心大意。"张洁说着，伸过手来，一把从安华手里抢过那瓶饮料，仰着脖子喝了好几口，擦着嘴巴说："真好喝啊……"

"连水都要跟我抢，你真是没救了。"安华让张洁的样子逗笑了，拿过饮料一口气喝了个光。

这时，董健的香甜的打鼾声就传了过来。

瞌睡是会传染的，大家都觉得困极了，可是，还是有点儿担心，但紧张了半天，也没发生什么反常的事情，就一个个放松了下来，精神一放松，眼皮就上下打架了，后来，大家就陆续睡过去了……

第35节：二 火海逃亡(1)

二 火海逃亡

"苏康，带我去吃烛光晚餐吧，你请客，我掏钱。"沈伊丽仰着甜美如花的笑嫣对他说。

"哪来的钱？"

"假期做家教赚的呀。"沈伊丽孩子气的得意笑容让他又爱又气，他说："那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来吃一顿烛光晚餐，太浪费了，我请你去吃麻辣烫好了，又实惠又过瘾。"

"不嘛……"沈伊丽的目光里满是失落和难过。

"为什么要那么虚荣？贫困并没有什么可耻，它只是暂时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随便浪费自己的血汗钱？"苏康说不出有多后悔，自己怎么能那样尖锐地呵责沈伊丽呢，如果他知道她会出事，别说是烛光晚餐，就是刀山火海，他也陪她一起去。可是，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那个时候的苏康，就是那么年轻气盛，说话直来直去，丝毫不懂得应该委婉一些。

"我就是这么虚荣！苏康，你知道吗，当女友们说他们的男朋友带她们去吃烛光晚餐怎样怎样的时候，我总是充满了好奇和渴望，我只想你带我去体会一下啊，又不是要天天吃，为什么你就不肯答应我呢……"沈伊丽委屈地说。

……

苏康在睡梦里看到泪流满面的沈伊丽捂着脸跑开了，他想追她，可他像被什么巨大的力量捆住了手脚一样，一点儿都动弹不了。

沈伊丽跑进了一片遮天浓雾里，转眼不见了踪影。苏康却蓦然听到她发出了一声惨烈的呼救声："苏康、苏康！救我-"

苏康又惊又急，他拼命挣扎，弄得全身都是汗，却还是一动不能动。就在这时，苏康惊讶地看到，眼前的白雾陡然变成熊熊烈火，炽热灼人，疯狂的火焰疯狂地跳跃，而沈伊丽在浓烟烈火中转过身来，

冲他甜甜地笑了-她的全身都着着火，可她好象浑然不觉，她就那么平静地对着他笑，冲他伸出了手，而她的手臂已经被火烧得焦黑，像木炭一样僵直……

苏康的呼吸急促起来，可是，他只能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无情的烈火慢慢地把沈伊丽烧成灰炭……烈火迅速地扑了过来，眼看着就烧到了他，但他仍然无能为力。

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苏康的眼泪和着汗水同时汹涌而出……

苏康终于挣扎着睡了过来，他惊心动魄地发现，教室里竟然真的着火了，而同伴们一个个睡得死沉，对身处险境一无所知。苏康觉得他已经被烟熏得头重脚轻了，但惊吓让他精神振奋，他赶紧大声叫了起来："天啊！着火了！大家快起来啊！"

靠墙边的安华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她的蚊帐整个地烧着了！火舌正疯狂地吞噬着力所能及的一切，并在迅速地蔓延着，教室里充满了浓烟呛人的气味。

于飞、张倩倩、程芳、周海都陆续惊醒了过来，看到眼前的情形，全都大惊失色，争先恐后地拉开门就要往外冲，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教室的门被锁死了。不仅如此，门外的火势似乎更猛烈些，如果打碎窗玻璃跳到走廊上，无异于自投火海！

大家顿时慌成一团，女生们吓得哭了起来。

苏康和于飞分别去叫还在沉睡的伙伴们，董健的蚊帐眼看着就烧着了，他还睡得倍儿香，怎么叫也不醒，气得苏康狠狠地踢了他两脚，总算把他踢醒了；但那边的张洁，任凭于飞怎么叫也无济于事。

急红了眼的苏康叫醒了董健，又扑向安华的蚊帐，猛地把安华从火堆里拖了出来，苏康的衣服和头发都被烧着了，苏康抹了抹头和脸，就地打了两个滚，把身上的火给熄灭了。大家惊骇地看到，安华的身上着着火，头发和眉毛全烧光了，可是，安华紧闭着眼睛，一幅熟睡的样子！和安华一样，那边的张洁也睡得跟死猪似的，任凭于飞怎么叫她，她也不醒。

"快！把张洁抱过来！"苏康一边和大家七手八脚扑灭安华身上的火，一边冲于飞大声叫。

于飞赶紧抱起昏睡不醒的张洁躲到安全点儿的地方。

苏康用毛巾扑灭了安华衣服上最后的火星，大家无比恐慌地看到，安华已经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了，她的头皮被烧得血肉模糊，脸上黑成一片……

就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大火又串上了两个蚊帐，飞速地向黑板前的同学们扑过来。

安华怎么还没有醒来，有人会熟睡到大火烧身也无知无觉的程度吗?

这个疑问同时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苏康觉得很不对劲儿，他伸出手来放在安华的鼻子下面，停滞了片刻，立刻像被开水烫着了一样缩回了手，安华、安华她竟然没有了呼吸！

"苏康，她怎么啦？"

苏康的动作让其他人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约而同地问了过来。

"安华她、她好象死了！"苏康简直难以置信，几个小时前，安华还和张洁抢水喝呢……想到这里，苏康大吃一惊，"安华和张洁喝得饮料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是啊，是有问题，要不，怎么只有张洁和安华睡得这么死！"周海也恍然大悟。

这时，烈火已经成功地烧毁了所有的蚊帐，张狂地扑向黑板这边，逼着人们无处藏身了。

"快上后阳台！"董健在这时及时地提醒了大家。

是啊，还有后阳台。

人在着急惊慌的时候，常常会六神无主、思维混乱，怎么就忘了还有后阳台可以逃生呢?

董健率先冲上了后阳台，领着大家往一楼跑，后面的人盲目地跟了下去。

"安华怎么办？"周海盯着地上被严重烧伤的安华，问苏康。

"什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把她留在火海里让火把她烧成灰？"苏康没好气儿地说，俯下身子把安华抱了起来。

安华身上烧伤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从伤口处流出来的粘糊体液浸湿了苏康的手臂和衣服，传来说不出有多阴冷的感觉。

苏康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抱着安华，于飞也抱起了张洁，跟在周海的身后跑上了后阳台，顺着后阳台右边的楼梯冲到了一楼，可是，一楼并没有后阳台，而是一个密封的方形楼道，连个窗户也没有！

火光照得墙壁明明暗暗，每一堵墙都像一张阴晴不定的脸，挂着阴戾、惨忍的冷笑，围堵着可怜的人们，冷眼看他们在绝境中怎样熄灭生命的灵光。

第36节：二 火海逃亡(2)

"怎么办、怎么办？"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

"赶快拨打火警和紧急救护电话！"苏康对大家说："得赶紧找人来救安华和张洁！"

"对对，忘了这头儿了。"空着手的人们手忙脚乱地找手机。

可是，他们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却全都透心凉地发现，他们的手机全不见了！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苏康问。

"我们的手机都不见了！"每个人心里都发毛了。

"全都不见了？"苏康说："搞什么啊，快点儿看看，我的裤兜里有没有！"

周海就扑过来摸苏康的裢兜，失望地摇了摇头，而那边摸于飞口袋的张倩倩也摇了摇头。

"阴谋！全是阴谋！"苏康气得大叫了起来。

"天啊，这里到底有什么鬼啊，我们的手机怎么可能同时丢失啊，分明就是让鬼给偷了去了！"程芳面如死灰，说了一句话，咬了好几回舌头。

"肯定不是鬼，而是有人在捣鬼！"苏康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世上真得有鬼，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火是因为蜡烛被风吹倒了引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有人先乘着我们去小树林的时候弄坏了灯泡，又在安华的饮料里下了什么药，或许，我们每个人的饮料里都有毒，好在我们几个睡前没有喝水，只有安华和张洁她们两个人喝了，所以，她们才睡得这么死。接着，我们睡着时，有人偷了我们的手机，踢倒了蜡烛点燃了火，他是想把我们烧死在教室里，他怕我们从门窗那里逃脱，就不但把门锁了，还有窗外堆了足够多的柴草点燃了……"苏康一口气说完这些，大家就觉得恐惧像海啸一样扑天盖地而来，把每个人都摁在了滔天巨浪之下。

"可是，我们没有招谁惹谁啊，是谁这么心狠手辣要我们的命？"周海气愤愤地骂："简直是丧心病狂！"

"都是我和于飞不好，鼓动大家来这里玩……"张倩倩追悔莫及地说。

"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大家赶紧想想办法吧。"于飞焦虑地看了看怀里的张洁，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睡得无比香甜。

"谁会开锁？开了这门，我们打碎这个教室的窗玻璃就能逃出去啦！"苏康问。

"会的话早就吱声了，还用你问！"董健烦躁地抬起脚来，冲着那道门就是一脚，"干脆踹开算了。"

可是，那扇门坚不可摧、蚊丝不动，它可是精工细作的防盗门啊，怎么可能轻易撞得开？

"靠！妈的！以前觉得这学校里设备精良，连防盗门都质量可靠，没想到，今天竟然要死在这上面了，可见，有的时候，人们认真办事并不是件好事，如果这门是豆腐渣工程，我们就不用这么费脑了。"董健气急败坏，连声骂娘。

"我们只有上面教室的钥匙，那是我们原来班级的教室，其他教室的钥匙我们没有……"程芳哆嗦着掏出了楼上教室的那把钥匙，试着开这门的锁。

钥匙是插进去了，但扭来扭去不管用。

"怎么办啊，再耽误下去，楼上的火会顺着走廊扶手烧下来的，也许整个大楼都会烧着，难道今天我们真得都要死在这里了？"冷汗顺着周海的后背流了下来，他心慌气短，脸色开始发白。

"哇！"的一声，张倩倩捂着脸崩溃般地大哭了起来，她看到被火严重烧伤的安华，就一直害怕到了极点，一想到她也会被烧成那个样子、或者还会更严重，她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于飞，张洁怎么样了？"苏康的手臂让安华压得又僵又麻。安华的身体在慢慢变硬，体温也在迅速降低，这烟熏火燎的闷热空气中，

安华的身体却像一个重冰砣一样，让苏康觉得全身发冷，他觉得他快要被安华给压垮了，连同求生的意志都被压倒。

"还好，好象只是在睡觉。"于飞试了试张洁的鼻息说。

"安华她……她真的死了？"程芳看到安华的头毫无生机地耷拉在苏康的胳膊上，长长的头发就像一面死亡的旗帜，倒挂下来，衬着那张可怕的脸，触目惊心。

"她……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关键问题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短时间里无法脱身，她得不到及时的救护，说不定真的……"苏康说不下去了，他使劲儿往上揽了揽安华的身体，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重了，下坠的力道增强到超过了苏康的负重，而从她烧伤的皮肤组织里渗出的体液更多更粘稠地沾上苏康的手上、身上，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

第37节：二 火海逃亡(3)

"苏康，放下安华吧，她已经死了，你就不要再浪费体力了。"周海壮着胆子翻了翻安华的眼睛，安华的瞳孔已经扩散了，他倏地缩回了手，对苏康说。

"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能把她丢在这里啊。"苏康的心里充满了莫大的悲伤，他看着安华年轻的身体这样死僵僵地躺在他的怀里，无可名状的难过压得他喘不过气儿来。

"咚！"董健疯狂地踹着那扇防盗门，他像个火力十足的冲锋枪一样，一次次全力以赴地向那扇坚固的防盗门开火。

"董健，别白费力气了，没用的。"于飞忍不住劝他。

"踹不开，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门上算了。撞死总比被活活烧死来得痛快！"董健的话震耳欲聋，把绝望的情绪迅速地传染给其他人，张倩倩终于熬不住了，她抱着脑袋蹲在地上，更加大声地嚎啕了起来。

"于飞，放下张洁，周海，来，我们一起撞门，这是唯一的出路了，不管怎样，我们总该试试。"苏康把安华放在地上，对于飞和周海说。

四个男生喊着口号齐心协力向那扇防盗门踹去，刺耳的撞击声过后，那坚硬的门板连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再来，对着同一个地方发力！"苏康在防盗门上靠近门锁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对其他三个人说。

"咚！"

这一次，那扇防盗门的门面往里凹陷了一点点，这小小的成绩给了四个男生信心，他们欣喜地互相击掌，振作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猛攻。

防盗门的门面终于塌陷进去了，但仍然密不透风，而四个男生已经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了。

张倩倩使劲儿控制的情绪再次一发不可收拾，恐惧和绝望的潮汐此起彼伏，把她淹没得失去了理智，她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抱起了安华，把安华的头对准了那防盗门凹陷的地方，猛地撞了上去！

随着巨大的撞击声，程芳极度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捂着眼睛蹲了下去，两种声音刺穿了其他每个人的心脏，四个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得呆若木鸡。

纷飞的血点"忽"的一下子四溅了开来，溅得到处都是，安华的脑浆被撞出来了，和着血水顺着门面往下淌，而安华的头骨被撞散了，整个脑袋像一个挤瘪的、撒了气的皮球，脸部五官严重扭曲变形，一只眼球被挤了出来挂在脸上，黑白分明，像金鱼翻白的鼓眼睛，阴森森地盯着每一个瞠目结舌的人。

张倩倩的脸上、身上被溅满了血迹，让她看起来像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此时，张倩倩好象突然间灵魂归位了，她愣愣地盯着那扇门，又望了望手里惨不忍睹的安华的尸体，"啊！"的一声惊叫着松了手。

安华的尸体像木头一样掉在了地上，那只眼睛彻底被震掉了，骨碌碌滚到了程芳的脚下，挂着血浆，粘着灰尘，却仍然炯炯有神地生动着诡异的眼神。

炙热的空间一下子变成了冰天雪地，狭窄的方形楼道里，没有了一点声音，似乎连大家的心跳也都停滞了。

程芳挪开五指，从手指缝里惊惶惶地往外看，当她看到被撞得五官离位，脖子插进胸腔里的安华，又看到浑身是血、面无表情的张倩倩，程芳的目光变得呆滞无神，她生硬地把眼球慢慢转了过来，最后把目光定在了地上安华的那只眼球上，傻了般地看了半天，就两眼一闭，连一丝声音还没发得出来，就像面条一样软软地昏过去了。

"倩倩……"于飞觉得刚才发生的事太离谱了，那个一向表现得胆小娇柔的张倩倩竟然做出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她怎么能这么

惨忍、这么自私、这么不择手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你怎么能拿安华的头去撞门？"

"她已经死了，死了……她不知道疼了，可是我不想死、不想……"张倩倩颤栗着把双手举到了眼前，看着她沾满鲜血的双手神经质地摇着头说。

"可是我们并不能确定安华彻底死亡了啊，你这样做，和杀人有什么两样？"苏康愤怒地冲着张倩倩吼了起来。

张倩倩不说话，只是看着她自己的双手摇头。

第38节：二 火海逃亡(4)

"苏康，别大声吼她！她这个样子也很危险！安华的瞳孔确实是散了，身子也硬了，确实是死了的，虽然张倩倩的行为不可理喻，可是，这样活活等死的确会逼得人发疯的呀……我们不要再刺激张倩倩了……"周海制止苏康继续冲张倩倩发火，他这些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低，看着地上安华的尸体，他的心一阵绞痛。

"……我们怎么办？继续撞门？"苏康闭了闭眼睛，使劲儿定了定心神儿，的确，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再怎么责骂张倩倩也不能改变什么了，或者还会让反常的张倩倩雪上加霜，如果她受不了疯了、或者变本加厉地疯狂下去，都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楼上的大火已经顺着楼梯蔓延下来了，整个楼道烟熏火燎，像个蒸笼，死神的狞笑声夹杂在大火燃烧的声音里，让人感到天昏地暗、毛骨悚然。

"来不及了……"于飞的眼睛泛起了泪光，他眼神黯淡，失落、疑惑、难过和愤恨揉和出一个迷茫的表情，让他愣在那里，盯着张倩倩，像看白骨精变成的美女-那美丽的外表下，原来藏着那样一个丑恶的灵魂？

于飞觉得一切都是这样荒唐离奇，他曾经对这个张倩倩牵肠挂肚，为她的一颦一笑神魂颠倒，只因她一句"想去看看那个闹鬼的单马山贵族学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一定很好玩"，就冒失地组织大家来到这里，现在，他们眼看着就彻底地玩完了，连同他对爱情至高无上的信仰和维护，也这样不留余地地玩完了！于飞后悔得肠子都要断了，他的精神世界在一刻间黑天暗地，所有对爱情美好的憧憬都支离破碎了，他怎么也不相信、怎么也弄不明白，小鸟依人的张倩倩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是的，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来不及撞门、来不及逃生、来不及挽回逝落的憧憬、来不及弥补破碎的爱情。

于飞的眼泪终于成串地落了下来，天知道，他宁愿悲壮地死去，也不愿意眼睁睁、活生生地看着他的爱情这样输给了丑恶的人性！

"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啊？"周海方寸大乱，平时嘻嘻哈哈的他此时再也笑不出来了，他往楼上看了看，突然一拍脑袋说："我们刚才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们本来可以从二楼阳台往下跳的！"

"哎呀！这个方法好！二楼与地面的距离不大，摔不死人！"董健欣喜若狂，转身就往楼上冲，可是，转过楼梯拐角，他又蹿了回来，被浓烟呛得涕泪交流，憋得脸色青紫，他一松气儿，就大口大口地呼吸，喘了半天才缓过气儿，说："上面被火封死了，不行了。"

"刚才跳就好了。"周海懊恼地说。

"刚才我倒是想到了这个方法，可是，如果那样做的话，张洁怎么办？难道我们能把她从二楼扔下去？"苏康看了看地上熟睡着的张洁，担忧地又伸手试了试她的鼻息，还好，她呼吸均匀。

"第一次感觉人睡到这份儿上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周海气恼地抱怨："瞧人家睡得多安稳，一点儿也不用担惊受怕，却让我们在这里受罪！"

说这几句话的当儿，一阵风蹿进了楼道，火借风起，劲猛的火势一下子扑进了楼道。

"完了，眼看着我们就要变成燃料了……"周海带着哭腔的声音带来刺骨的寒意。

灼热的气浪贪婪地吸食着人们身上的冷汗，每个人都觉得，从骨头到皮肤都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好像马上就会被烤得皮开肉绽。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看着手恍惚地摇头的张倩倩猛地抬起了头来，把凝视着她的于飞吓了一大跳。于飞看到，在张倩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让他无比畏惧的凶光，她又要干什么？

只见张倩倩突然发作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力大无比的杀人恶魔，她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转身再次把昏睡中的张洁抱了起来，用张洁的头对准了防盗门凹陷薄弱的地方再次撞了上去！

"不-"于飞反应过来，大喊了一声，与同时冲上来的苏康一起，把张洁从张倩倩手里抢了出来，如果再晚一点点，张洁就会被撞成安华的样子了！

"你真是疯了！"这次，于飞毫不留情地给了张倩倩一记耳光。

第39节：二 火海逃亡(5)

震耳欲聋的打击声并没有打回张倩倩的神志，她似乎被魔鬼附体了，也不理会于飞，却瞪着血红的眼睛奋不顾身地从苏康怀里抢张洁，抢不过来，张倩倩猛然放弃了张洁，转身把地上昏迷未醒的程芳抱了起来！

从始至终，张倩倩都是一言不发，迷失了本性的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冷面杀手，甚至不去想，她要拿来当武器撞门的人，每一个都曾经是她亲密的舍友！

于飞赶紧抢身上来，把程芳抢了回来，可是，张倩倩攥足了劲儿，一边嘴里叫嚷着："再有两下子，门就开了呀！"一边与于飞开始了拉锯战。她死死地拽住了程芳的胳膊和上半身，拼命抢夺，于飞竟然抢不过她。

"我看张倩倩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道理，死一个两个总比大家一起死要好！"

谁也没有想到，一直表现得侠肝义胆的董健会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董健的确是个损人利己的小人，他跨步上来成了张倩倩的帮凶，一下子把程芳从于飞的怀里完全抢了过来！

"住手！你们快住手！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团结，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周海是有良知的，他从后面一把把董健拽到了一边，当胸推了张倩倩一把，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嗓子。

张倩倩一个重心不稳，踉跄地往后倒退了两步，手一松，程芳就掉到了地上。

"咚！"程芳的头磕在了地上，剧烈的疼痛让昏迷的程芳醒了过来，她摸了摸后脑勺费劲儿地爬了起来，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剑拔弩张的董健和周海，问："你们俩怎么了？"

谁也没有哼声，没有人忍心告诉程芳刚才的事，这时，只听苏康疑惑地"咦？"了一声，他轻轻放下了张洁，走到程芳站立的地方，蹲

下来仔细查看地面。

地面由大小统一的石灰方砖拼合铺成，看上去，一目了然，看不出怎样啊?

"怎么了？苏康，你在干什么？"程芳诧异地问，其他人也被苏康奇怪的举止吸引了注意力，这样紧急的时候，苏康怎么研究起地面来了，他是不是也受了过度刺激，神经错乱了?

"别出声！"苏康的声音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一点点仔细触摸每一块方砖，说："刚才，我听到程芳的头撞击地面时，发出的声音有点儿怪……"

"我的头怎么会撞到地上？头撞地的声音有什么怪不怪的？"程芳迷惑不解地问。

张倩倩和董健冷着脸不说话，周海的眼神闪烁不定、躲躲闪闪，没有人想回答程芳。程芳摸了摸后脑勺，恍然大悟地说："噢……你们想把我叫醒时不小心碰到我的头了，是吧……"说到这里，她再次看到了安华那只眼球，立刻想起了之前的所有情节，顿时变了脸色，打住了声音，看着张倩倩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苏康挨个儿揣地上的方砖，侧着耳朵仔细听声音。那些声音短促、沉闷，听起来大同小异，可苏康却不厌其烦的来回跺脚，紧接着，他就急三火四地伏下身来，顺着其中的一块方砖的边缘仔细摸索。

方砖与方砖之间严丝合缝、紧密相连，每一块都坚如壁垒、纹丝不动。

苏康又"咦"了一声，紧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晶亮有神的目光扫视四面的墙壁，最终，他把目光停留在后面墙上一声好象圆形污渍的地方。

火光下，那一小块地方稍微有点儿凸出，但这面墙时日久远，昔日平整的墙面已经白灰脱落、斑驳陆离，这点儿凸起看起来毫不起眼，苏康盯着它看什么呢?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时，就看到苏康快步走了过去，握起拳头对着那个凸起猛力砸了下去-奇迹出现了，那块地砖竟然无声地动了起来！它先是向下降了一点儿，然后很快与相邻的地砖重合了起来，地面上露出了一个洞口，更让人惊讶地是，洞里面竟然有灯光！

此时，浓烟烈火已经完全占领了楼梯，再用不了片刻，就能把这个楼道变成一片火海。

那个地洞的出现让大家惊呆了，接着，被死亡的阴影压进了地狱里的张倩倩猛地醒过了神儿来，她欢天喜地地跑到了洞口，手脚麻利地钻进了地洞。

第40节：二 火海逃亡(6)

紧接着，董健也下去了。

程芳和于飞迟疑了一下，也先后下了地道。

周海看了看沉默不语的苏康，敬佩地问他："苏康，你怎么知道机关在那里？"

"刚才，程芳的头撞到地面的时候，我听出这块地砖下面是空的，但这块地砖又很牢固，一般来说，机关应该就在附近，而这个凸起脱落的白灰边缘整齐，不像是自然脱落，而像是因为有人经常用手触动磨掉的，所以，我想应该是这里吧。"苏康长话短说，他看到程芳和于飞也先后进了地洞，他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让他极力想制止他们，可是，目前，这地道又似乎是唯一逃生的去处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苏康，那我们也赶紧下去吧。"周海满脸喜色地催促苏康。

"好吧，走。"

火舌已经卷了过来，再不走，就要被烤熟了。

周海下去了，冲苏康伸出双手来，说："快点儿，苏康。"

苏康刚要下去，却又想起了安华和张洁，他麻利地拖过安华的尸体，递给周海，可是周海吓得本能地一缩手，安华的尸体就擦着周海的身体掉进了地洞里，落在了周海脚下，顺着台阶往下滚，留下一路血痕，最后，它打在了前面于飞的脚后跟上，总算停了下来，头在下，脚在上地倒躺在台阶上，看起来让人心惊肉跳。

于飞转身看了看安华的尸体，胸口憋得更加难受，他刚才有些魂不守舍，这时想起苏康还没下来，赶紧返了回去。

上面，苏康抱着张洁刚要下地道，却惊讶地发现地道口的那块方砖在迅速愈合！

周海也大惊失色，举起双手顶住方砖的边缘使劲儿阻止它，可那些方砖的力道大得很，即使周海竭尽全力，它还是在不断愈合，而周

海的力气在刚才撞门时消耗太大了，这时只觉得眼冒金星、有心无力，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冲苏康喊："快呀，先把张洁扔下来，我快支持不住了！"

"那样会摔伤她的！"苏康急坏了，那个洞口渐渐变得根本容不下两个人同时通过了，而周海的双手腾不出来，没办法接应张洁。

"给我，快！"于飞及时地赶了过来，伸出了双手。

苏康成功地把张洁顺了下去。

现在，那个洞口只剩下一条窄缝了，下面传来周海惊惶痛苦地喊叫："苏康！"

楼道里已经满是烟火了，苏康只好忍着灼热的气浪，小心地躲着火舌再次按动墙上的那个机关，还好，地道口又打开了，可是，这次，它立刻开始愈合！

有人在什么地方操纵机关！

苏康心里一惊，他飞快地跳了下去，而头顶上的那块方砖在一瞬间就无声地闭合了，与些同时，地道里的灯，灭了！

"该死！"

黑暗里，苏康愤恨地骂了一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苏康连离他最近的周海都看不清。却感觉猛然被拥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耳边传来周海哽咽地声音："苏康，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苏康，你真棒。"于飞由衷地赞赏传来。

"我在这里了，没事了。"苏康拍了拍周海，心里滚过一层暖流，周海担心得掉泪了，泪水湿了苏康的肩膀。

"嗯，我们一起慢慢往下走吧，扶着墙，小心点儿。"周海喜极而泣，这会儿收起了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苏康说。

"好。"苏康答应着，又高声对于飞说："于飞，千万别扔下张洁，你抱不动了我来抱！"

"知道，我不会见死不救的，放心好了。"于飞说，可是，他的声音似乎有点儿远了。

大家小心翼翼地顺着台阶往下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希望--这地道的尽头，充满阳光、有蓝天白去和鸟语花香，有曾经不被珍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他们还不知道，逃出了火海，他们又落入了更可怕的境地，死神正流着口水在黑暗里窥视着她们鲜活的生命，露出胜券在握的冷笑……

第41节：三 地道杀手(1)

三 地道杀手

灯熄灭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张倩倩猛地停了下来，刚才，她已经走下了台阶，她看到眼前出现了两个叉道，每条叉道两边的墙壁上都有圆形的洞口，黑幽幽的洞口就像怪兽的眼睛，透着神秘而阴冷的气息……现在，黑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地道、洞口、同伴和方向感。

张倩倩惶恐茫然地站在那里，不敢挪动一步了，她觉得在这密不透风的黑暗里，隐藏着她想不出有多可怕的东西，它们正悄无声息地从那些黑洞里飘荡了出来，围在她的周围，邪恶地盯着她……

张倩倩左右为难，她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谁？"

身后蓦然传来一声惊呼，张倩倩听出那是董健的声音，她说："是我，张倩倩。"

董健"嗯"了一声，绕过张倩倩急匆匆地往前走，走得毫不犹豫。

张倩倩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她能模糊地看到董健的身影，她迟疑了一下，就跟在董健的身后往前走，前面有董健，后面有程芳她们，张倩倩觉得安心多了，这样，无论前面或后面有危险，她都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她可以争取机会逃避意外灾害。

"咦？"

张倩倩猛地听到董健发出了一声疑问，她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碰触她裸露在外面的脚踝，她本能地一哆嗦，原地惊跳了起来，失声尖叫，却听到董健不屑地说："大惊小怪，不过是几只老鼠罢了！"

"老鼠？"张倩倩的身上辗过一层鸡皮疙瘩，这个地道里的老鼠竟然不怕人！

董健的身影又开始移动。张倩倩赶紧跟上去，她胆战心惊地往后看了看，身后黑成一片，看不见程芳她们。张倩倩有些担心，就快走了两步对董健说："我们俩好象走得太快了，后面的人没跟上来。"

"管他们干嘛，一群麻烦的家伙，赶快走出这该死地地方是正经事。"董健不耐烦地说，只管大步流星往前走。张倩倩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了。

这时，张倩倩听到有人在后面叫她："倩倩……张倩倩……"

张倩倩以为那是程芳在叫她，就憋住气儿不吭声，她觉得董健说得一点儿也不错，那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想到这里，她就想起了刚才于飞毫不留情地打她的那一巴掌，她的脸到现在还火辣辣地疼，她心里充满了怨恨，这些臭男生，平时对她花言巧语、海誓山盟，真要到了紧要关头，一个个笨得跟猪似的，于飞也不例外。别看他长得人高马大，却只会在女人面前耍威风，她做错了什么事了，他要打她？莫名其妙！

张倩倩愤愤不平地想，她用安华的头撞门也是逼不得已，那个时候，大家手里什么工具也没有，不找东西赶紧撞门怎么办？她敢保证，再那么大力地撞一下，那防盗门就一准报销了，到时候，她不信假仁假义的于飞和苏康他们会留在那个楼道里继续让火烧！再说了，苏康能成功地找到这个地道，还不多亏了她张倩倩把程芳摔到了地上、程芳的头碰到了那块悬空的地砖吗？他们该感谢她才对！

张倩倩丝毫没有觉得她哪里做得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有可能去保全别人嘛……总之，张倩倩没有一丝愧疚，可是，当她想起安华被烧又被撞后惨不忍睹的尸体，张倩倩还是感到极度恐惧，她不停地嘀咕着："安华，别怪我吧，谁让你命不好先死了呢？如果是我先死了，你拿我的尸体做了同样的事，我肯定会原谅你的，毕竟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

董健听清了张倩倩的这些念叨，冷哼一声，说："干了就干了，再说这些有什么用，何况我也认为你没有做错什么！"

张倩倩听了，立刻觉得董健是她的知音，对董健的好感就加倍增长，董健这样才是识时务的俊杰，不像于飞和苏康那样伪善、愚昧、迂腐。张倩倩再和董健说话，就觉得亲近多了："董健，我们这样能走出去吗？"

"当然能！"董健信心十足地说。

张倩倩在董健肯定的语气里轻松了很多，她转头看了看高大威猛的董健，越发觉得他很可靠，比于飞强一千倍，就更加殷勤地跟紧了他。

"张倩倩……张倩倩……"

就在张倩倩和董健充满信心地往前走时，两人听到了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唤声，这个声音缓慢、低沉、幽怨、断断续续，回音阵阵，要多阴森有多阴森。

张倩倩猛然僵直了身体，她被这个声音刺穿了心脏，心跳骤然停止了，那个声音，绝对不是程芳的，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第42节：三 地道杀手(2)

"张倩倩……张倩倩……你的心好狠啊……你还我命来……"勾魂一样的声音再次响起，声调平直、有气无力，却像一只魔爪一样探进了张倩倩的胸腔里，掏空了她的五脏六腑。

那个声音、那个声音，竟然是安华的！

董健也听出来了，那的确是安华的声音，响在这黑暗地地洞里，辨不清来自哪里，好象四面八方都有，无处不在！

董健的头皮"刷"的一下子麻了，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安华严重烧伤、扭曲变形的尸体，难道，安华真得变成了鬼，要向张倩倩索命？

"张倩倩……你跑不掉了，下一个，该死的就是你、就是你……哈哈……"安华的声音带着无与仑比的邪恶气息，紧紧地捆住发疟疾般全身颤抖的张倩倩，张狂的笑声像一枚枚炸弹炸响在张倩倩和董健的耳边。

张倩倩惊惶地四下转头，可她什么也看不到，只有黑暗和两边隐约可见的更黑暗的洞口，每个洞口似乎都有安华怨恨的眼睛和獠牙外露的血盆大口。

张倩倩终于熬不住了，她两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在安华异常恐怖的声音里神志昏沉。

与此同时，跟在张倩倩和董健后面的程芳她们也隐约听到了安华的笑声，狭长、空旷的地道有很好的扩音效果，那一声声尖锐、诡异的冷笑声回荡在黑暗里，一遍遍在人们心中激起惊涛骇浪。

"你们听到了没有？好象是安华的声音！"周海首先忍不住说。

"是很像，可这怎么可能？"苏康停下来侧耳倾听。

"难道那个样子的安华能醒过来？"于飞费力地把张洁背到背后，疑惑不解地说："这的确是安华的声音啊！"

"刚才，我们下来的时候，安华的尸体顺着台阶滚了下来，停在那儿，我下来的时候，把她的尸体摆正了，还把我的外套给她盖上了，

她、她已经很硬了，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候里又会说话了呢？"程芳吓得声音都变了，一句说换了好几口气，说完，她又连声说："安华，求求你，好好安息吧，我们几个都没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我们、我们都对得起你了……"

程芳说的这些话没有让她们几个觉得安慰，反而更让她们忐忑不安了。

苏康问："程芳，你在我们前面，你看见张倩倩和董健她们了吗？"

"看不到！那两个家伙只顾自己逃命，早跑得不见影子了。"程芳气呼呼地说，想起张倩倩自私的行径，她就心寒，怎么平时就没看出张倩倩是那么一个歹毒的人呢？

"糟了，我们可能走散了！"苏康说。

"散了就散了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于飞冷声说。

"这个地道里肯定有人在捣鬼，刚才地道口的方砖愈合得那么快，是因为有人在地洞里操纵机关，这个声音也不会是安华的，可奇怪地是，这个声音怎么会与安华的一模一样呢……这里肯定很危险，我们的人太分散，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意外事故啊！"苏康忧心忡忡地说。

"那我们几个拉着手走吧，防止走散了。"程芳提议。

于是，几个人互相拉着手，由于于飞背着张洁，腾不出手来，就对程芳、周海和苏康说："没事，你们在前面走，三个人的身影很明显，我紧紧跟着你们就行了。"

于是，程芳、周海、苏康前后拉着手，于飞背着张洁走到最后面，大家在黑暗里继续摸索着往前走，地道的地面凹凸不平，时常有泥泞不堪的地方，踩上去，粘腻的泥浆漫上脚趾和脚面，感觉糟糕极了，可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发坚持走下去了。

程芳她们不知道，在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她们走向了和张倩倩和董健所在位置正好相反的方向，她们也不知道，黑暗中，有一双阴

冷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窥视着她们，对她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张倩倩……张倩倩……"

安华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不过，走向另一个方向的程芳她们听不大清楚，而这边的张倩倩和董健却听得格外清晰，她们恐惧地听到，那个声音正由远而近，迅速地逼近她们。因为，起初，那声音还是飘渺模糊的，现在，它那样真切、清楚，甚至连安华悠长的叹息声都听得很清楚了，在安华时哭时笑、呢喃不清的呼唤里，似乎藏着杀人不见血的暗器，目标直指张倩倩。

第43节：三 地道杀手(3)

张倩倩跪在地上汗流浃背，她看不到安华，却在安华反反复复的呼唤里濒临崩溃，她连声不断地求饶："安华，求求你了，我、我是一进鬼迷心窍，千不该、万不该把你的头撞扁……"

张倩倩正说着，却看见刚才还在发愣的董健走过来对她说："看来，她盯上你了，说不定，我们能进这个地道，也是变成了鬼的安华预先设计的，我和你在一起，早晚得出事，它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先走了！"说完，董健转身就跑。

不要丢下她一个人啊！

求生的本能让张倩倩手忙脚乱地爬了起来，追着董健哀求道："董健，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害怕！"

"张倩倩……还我命来……哈哈……"安华的声音尖锐得不像人的声音，好象就响在张倩倩的身后了。跌跌撞撞往前跑的张倩倩连头也不敢回，她觉得安华的僵尸就飘在她身后，如影随形，它伸长了指甲尖尖的爪子，披散的头发包裹着被烧成平板的脸，腥红腥红的嘴唇，像刚刚喝过了血……这些想象把张倩倩快要吓死了，她抓紧胸前的衣服，仓促地跟着董健的身影跑。虽然，张倩倩知道董健绝对不是有情有义的人，可她还是觉得有个人做伴是安全的，她现在很后悔一开始跑得太快，与程芳她们走散了。

董健无疑想尽快甩掉张倩倩，可这个讨厌的女人像万能胶一样跟着他，安华可怕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响着，也跟着他的后面怎么躲也躲不掉，董健又急又怕。

董健自己明白得很，他平时装得胆大豪爽，那是因为他觉得根本没有真鬼，可是在这里，从昨天晚上在小树林看到树冠无端就波澜起伏的怪事开始，他就感到不安了，至于从小树林回到教室里，一躺下来就熟睡得打鼾，那不过是他虚荣心作怪装出来的，他喜欢听别人夸

他胆子大，像个爷们。现在，明明死翘翘的安华却指名道姓要来杀张倩倩，光听见声音看不见人，董健不相信有鬼都不行了，他不能和张倩倩呆在一起，这个扫帚星惹鬼上身了，他可不想跟着她一起倒霉。

刚才踹门踹得太猛，把脚踝和膝盖伤着了，跑起来使不上劲儿，董健回头一看，张倩倩很快就追上他了，他心里暗暗着急，张倩倩追他就说明安华的鬼魂也在追他，这种联想真让人心脏受不了。

"咚！"奔跑中的董健不知道他跑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当他转回头来，一头撞到了墙上。好在墙是泥墙，没把董健撞得头破血流，可还是把他撞得眼冒金星，鼻子又酸又痛往外直冒血，而从墙上掉下来的泥渣子落得他满头满脸都是。董健气极败坏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渣和鼻血，揉了揉疼痛的鼻骨，把一腔怒火全都撒到了追上来的张倩倩身上。

张倩倩听到董健撞墙的声音，她看到董健的身影停了下来，就加快速度追了过来，停在了董健身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刚要说话，声音咽在胸口没发得出来，就听到董健怒吼了一声："该死的，你跟着我干什么！再让你跟着我！"说着，情绪恶劣的董健竟然对张倩倩拳打脚踢！

张倩倩一下子被打懵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董健会这样对待她。他平时表现得嫉恶如仇，他说过他最痛恨的行为就是男生打女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张倩倩的脸上、身上传来被痛击的疼痛，张倩倩惊恐地捂着头连声尖叫，而安华的狞笑声在这时也分外得意地响了起来，"哈哈……"鬼气十足。

董健把张倩倩三下两下就打趴下了，他摸到一个路口，就惊惶惶地跑了，而张倩倩伏在地上，再也不敢去追了。

一会儿，董健就跑得不见影儿了。安华的狂笑声就在这时戛然而止，好象谁猛然砍断了她的脖子一样。

现在，偌大的地道里，除了张倩倩自己低声啜泣的声音和急促的喘息声，张倩倩什么也听不到了，好象在这无边的黑暗里，只剩下她

一个人了，不，还有安华……安华就在她不远，嘲弄地看着她！

张倩倩觉得这死寂的地道更加可怕，她挣扎着爬了起来，背靠着墙慢慢转过身来-每一个方向都同样光线昏暗，她什么也看不清，却觉得有数不清的鬼魂逼近过来，把她围了个水泄不通。

第44节：三 地道杀手(4)

"张倩倩！"

安华的暴喝响雷一样猛然在死寂的地道里炸响了，随后，又是死寂，却隐约听见有喝水、吞咽、吮吸的声音。

张倩倩连哭也不敢哭了，她竭力瞪大眼睛，精神高度紧张地四下张望，她觉得安华的鬼魂忽左忽右、无法捉摸，随时都会出奇不意地咬上她的脖子。张倩倩赶紧用手护住自己的脖子，却发现她自己的手冰凉冰凉的，一点儿也不像她的手，倒更像安华的鬼爪子，压得她呼吸困难，她又赶紧放下了手，把手背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还好，是她自己的手，她真是吓得神经不太正常了……

就在张倩倩惊惶失措的时候，董健在不远的洞口突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轰鸣声，紧接着，董健看到一团庞大的黑影由远而近，迅速扩大过来。

那是什么东西?

董健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就看到那庞大的黑影铺天盖地罩了下来，董健仓促地惊叫了一声，就觉得全身都布满了细小的虫子，由头到脚，那些虫子把他包围得严严实实，像一层被子一样裹住了他，与此同时，细小的疼痛从全身各处传来，董健被这意外吓傻了，他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仍然搞不清楚，他到底被一群什么虫子袭击了。

但是，很快，董健就知道了，这是成千上万只蚊子组成的蚊群，天啊，它们正泛滥成灾，贪婪地吮吸着强壮的董健身体里的鲜血。因为，那细小的疼痛在片刻之后，就爆发出让人发疯的强烈骚痒，董健惊恐万状地惨叫着又蹦又跳起来，拼命拍打身上的蚊子，可是，无论董健怎么拍打、怎么满地打滚，那些蚊子始终密不透风地把他覆盖着、叮咬着……

董健发生凄惨的哀号声，他忍无可忍了，他从地上爬了起来，原路返回，跑向了张倩倩所在的位置，他需要有人帮助他、甚至需要有

人帮他分享这些蚊子！只要能减轻他受的罪，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张倩倩看到董健疯狂地怪叫着跑了过来，她听到董健凄惨的叫声，被他的反常举动吓愣了，董健怎么了?

董健终于蹿到了张倩倩的眼前，张倩倩惊骇地看到，董健竟然没有脸，他的脸和身体全都黑成一团！

怎么会这样?

张倩倩吓得抱着头尖叫了一声，蹲了下去，再也没有力量站起来了。

哀号不止的董健在张倩倩的脚下满地打滚，那痛苦、绝望、疯狂的叫声和安华索命的声音一样可怕，张倩倩眼睁睁地看着没有脸的董健满地乱滚，全身的血都冲上了头顶，安华故意先折磨董健给她看?

恐惧遍布张倩倩的四肢百骸，以至于她蓦然停止了尖叫，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董健，再也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了。

奇怪的是，那些蚊子并不袭击张倩倩，它们终于吃饱喝足了，像得到某种命令似的，"忽"的一下子，从董健的身体上飞了起来，又形成一团黑云，转然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张倩倩不知道，这次，她很走运，她用的香水里有这种蚊子最畏惧的药草的气味，所以，它们没有叮咬她，而且，那些吃饱的蚊子在饥饿之前，没有胃口再袭击新的目标。

地上，董健的哀号变成了呻吟，全身现在又红又肿，钻心的骚痒仍然在继续，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叫了，他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了，他的手碰到自己的脸和其他皮肤，发现他的皮肤变成了一个个硬块，火辣辣地疼，全身的血液像燃烧了起来，让他难受至极，极度的恐惧压垮了董健，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张倩倩死死盯着董健，她刚才看到一群东西一下子从董健身上掀起来飘走了，好像是董健被剥掉了一层皮?

昏暗的光线下，什么都模糊不清，只能靠推想的，而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张倩倩只会想到恐惧的事。

"啪！"

张倩倩背后旁边一个洞口的灯突然亮了。

张倩倩看清了地上的董健，此时，董健已经连呻吟也停止了，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他奄奄一息地蜷缩在那里，惊恐地大睁着眼睛，斗气。

张倩倩倒吸一口冷气，只见董健全身都浮肿了起来，肥头大耳、膘肥体壮，像被人催了水的猪！

刚才还活蹦乱跳、作威作福地暴打她的董健，一刻钟不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可怕的事活生生发生在张倩倩眼前，把她的七魂六魄全吓散了，果然是安华的鬼魂讨命来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她了……张倩倩一动不动盯着地上的董健看了半晌，连个声音都没发得出来，就两眼一闭，倒下去了。

一个黑影从张倩倩旁边的地洞里闪了出来，背光站在她的面前，"嘿嘿"狞笑了两声，那是来自地狱魔鬼的笑声……

第45节：四 恶狗伤人(1)

四 恶狗伤人

程芳一行五个人摸索着走了半天，眼前还是一片黑，每个人都有些心浮气躁，这个地道到底有多长啊，怎么好象能把地球围一圈似的。

程芳已经累得全身疲软，苏康、于飞和周海轮流背着张洁走，也都累得腰酸背疼了，只有张洁自在，昏睡不醒，任凭几个人几次呼唤也不醒，这让四个清醒的人心里充满了担忧，张洁，她不会就这么一直睡下去，直到睡死吧！

"怎么搞的，走了有两个钟头了吧，怎么一点儿到头的意思也没有？"周海沉不住气了。

"是啊，是有点儿不对劲儿，两个小时，能翻一座山了，这条地道的出口到底在哪里啊，再这么耗下去，别说张洁吃不消，我们没吃也没喝的，也撑不了多久的呀。"苏康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把背上的张洁又往上抬了抬，说。

"苏康，我来背吧。"于飞从苏康背上接过张洁，吃力地背好。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程芳的脚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她"呀"地惊叫了一声，本能地往后退，退到周海的身上，周海也吓了一跳，就责怪程芳："干嘛你，走得好好的忽然犯疯，这样很容易要人命的！"

"周海，苏康……我的脚刚才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程芳指着前面不远的地上，那团黑影说。

"会是什么？"苏康走上前来，小心翼翼地向那一团黑影靠近。

那团黑影一动不动。

苏康屏住呼吸，远远地用脚碰了碰它，的确是软软的，难道是什么野兽死在了这里？苏康心里好奇，就转身对其他人说："你们离远点儿，我上去看看，好象是什么动物。"说着，他就更近一点地凑上去看。

当苏康慢慢蹲下来，贴近地上的那团黑影仔细查看的时候，他终于看清了地上的黑影到底是什么了，那一刻，他一阵晕眩，差点儿背过气儿去-地上的黑影，竟然是安华的尸体！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小时，竟然又圈回来了！

"他妈的！"苏康气得捶墙。

"怎么了？苏康，是什么东西？"于飞问。

"……安华……"苏康艰难地说出这样个字，觉得眼眶发热，他知道，同伴们听到这两个字，会是多么的震惊和沮丧，就像他一样，会觉得无助和绝望。

"什么？安华？"程芳对这个现实难以接受，她快步走上来，低下身子一看，果然，她的外衣还披在安华的尸体上呢。

"这……"程芳捂着嘴哭了起来，跪在安华的尸体旁泪落如雨。

"要不，我们再上去看看？说不定大火已经熄灭了。"周海说。

"不行啊，一是大火肯定不能这么快就熄灭，再就是我们根本在这里找不到机关打开那块石板。"苏康叹息了一声。

"上面着火，都不会有人来救火吗？"周海懊恼地说。

"有没有人来救火对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于飞难过的地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道里，上面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呢，即使他们来把上面的大火熄灭了，也绝对不会想到还有人在这地道里的，我们放在教室里的东西一定已经被火烧得稀巴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我们曾在那个教室里呆过啊。"

"难道我们就困死在这里了？"周海的声音里充满惊慌。

"情况很不乐观了，我们如果老是这么转下去，等体力消耗过大，又没有水和食物解渴和补充营养，我们熬不了多久的。"于飞懊丧地说。

"大家振作一点吧，事到如今，就是死，我们也死在一块儿，怎么说，也有做伴儿的，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这次，我们走慢一点儿，把这些碎布片留在我们路过的地方。"苏康说着，就把程芳的外衣

从安华身上拿了过来，用力撕成小布条条，白色的纯棉布色，在昏暗的地道里，相对还比较显眼。

第46节：四 恶狗伤人(2)

"张洁脖子上这是戴得什么啊，程芳，你帮我把它取下来吧，老是硌我的后背。"于飞对程芳说。

程芳就上前去摘张洁脖子上的挂件，摘一来，一摸，程芳大喜过望，"天啊，真是太好了啊，这是一个小手灯啊！"

"什么，小手灯？"大家全都高兴地围过来看。

果然，程芳摸到一个小按钮，一按，一束明亮的灯光从张洁那小小的棍形挂件上射了出来。

"这真是雪中送炭的光芒啊！"苏康欣喜地说："看来，我们命不该绝，这次，我们又能走快一点儿，又不至于迷路了。"

"是要快点儿走，这小小的手灯亮不了多久，顶多一个小时。"程芳担心地说。

"如果我们不走重路，一个小时，应该能够走出去的。"苏康尽量给大家鼓劲儿，事实上，他也不能确定他们能不能走得出去。

"现在出发吧。"周海拉起了程芳的手对大家说。

"等一下，把小手灯凑近些，我看看我的指南针能不能用。"苏康把手表凑到灯光下，带有指南功能的手表一切正常。

"哇，连指南针都有了，还愁走不出去？"周海对苏康佩服得五体投地，"苏康，你怎么就这么有准备呢？"

"不是我有准备，是一直戴着它的，从来也没想到还会用到指南针的功能，没想到今天用上了。"苏康说："幸亏有张洁的这个小手灯，要不，在这黑暗的地道里，打死我也看不清这么细的指针啊。"说完，苏康又对大家说："你们都检查一下身上有些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备用。"

大家七手八脚地摸口袋找遍了全身，苏康身上没别的东西了，程芳找到两盒清凉油，于飞腰带上有一串穿着一把小藏刀的钥匙串，张洁的裤兜里有几粒糖果，周海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一包牙签，还有一只

打火机和一包香烟，他懊悔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刚才都没想到找找自己身上有什么，害得我们黑灯瞎火的白走了几个小时。"

"你找到打火机也没有，这里没有能长久燃烧照明的东西啊。"于飞叹了一口气说。

大家愁眉苦脸地看了看这些可怜的东西，却听到苏康语气轻松地说："不错，看来该有的我们都有了，现在，程芳先把清凉油给大家抹上，提提神！"

大家一听苏康这么说，心情大好，苏康总是胸成成竹的样子，让人觉得安心。程芳打开一盒清凉油，分别递给大家涂在太阳穴和脉搏等地方。空气里散发着浓浓的薄荷味道，虽然有些刺鼻，但的确让人精神一振。

"把张洁的糖果拿出来，大家吃掉补充能量。"周海嘴馋，一眼就看出张洁装得那些糖果味道一定很好。

"有道理，吃吧。"苏康已经成了大家的主心骨，每做出一个决定，大家都要听从苏康的意见。

大家吃下了糖果，把糖果纸仔细收拾好，也准备用来当路标。

"走！"苏康看了看精神状态良好的同伴们，朗声说。刚迈出一步，他又转回头来看了看安华的尸体，小声说："安华，请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吧，我们一出去，就回来找你，好好安葬你。"说完，苏康就领着大家借着那珍贵的一点灯光，选择了另一条叉道儿，匆忙地往前赶。

有了灯光，大家才发现，这个设计奇特的地道本身就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它有很好的防御和进攻作用，如果在抗战时期，躲在这里面无疑是非常安全的，因为，陌生人即使找到洞口下来了，也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去，因为，如果有人在这些互通的洞口神出鬼没地搞偷袭，根本没有人能躲得开突如其来的射击。

大家小心翼翼地辨别方向，沿途留下布条做标记。袖珍手灯的光圈很小，仅仅能照清眼前的一小片地方，却使周围变得更加漆黑。

程芳咬着嘴唇努力保持镇静，她的心一直慌慌地跳，似乎随时都会她嘴里跳出来，她总觉得在黑暗里藏着很多窥视的眼睛，盯紧了他们，随着她们的移动而神出鬼没。

"呜……"

走到了一个洞口前时，大家蓦然听到动物的低吼声。

苏康把手灯对准声音发出的方向高举起来，前面什么也没有，他赶紧四下转身，借助灯光查看四周。可是，大家什么也没看到，而那种像狗又像狼发出的声音仍然接连不断地传过来，让人心慌意乱。

第47节：四 恶狗伤人(3)

"苏康，那是什么？这里是不是有狼群？"于飞背着张洁，没有办法站直身体四下观看，就惊惶地问。

"不知道，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苏康担忧地说。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我真得有些受不了了。"程芳按住胸口难过地说。

"不要怕，有我们呢。"周海看到程芳可怜兮兮的模样，顿时生起一股豪情，说完，他发现他自己也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

"呜……"

那个声音又传过来了，伴随着吞咽口水的声音。

被一群饥饿的狼围攻、分食，会是怎样凄惨有情况？几个人的脑海里同时涌出一幅幅鲜血淋淋的画面，这些联想让人不寒而栗。

程芳慌神儿了，她拉着周海就跑，却没有想到她这冲动的动作引发了藏在暗洞中两只野狗的兽性。

苏康看到两条黑影从旁边的地洞里"嗖"的一下子蹿了出来，飞一样地擦过他的身边，从后面袭击了逃跑的程芳和周海。

程芳惨叫了一声，被一只野狗摁到了地上。

模糊的光线中，程芳看到一双凶恶的眼睛闪着黑绿色的幽光，呲起的两排尖牙张到了最大限度，对着她的脖子就咬了下来……

"啊！"

程芳惊恐万状地惊叫了一声，使劲儿闭上了眼睛，再也不敢看了。

"嗥嗥……"

绝望中的程芳觉得身上猛地一轻，就听到这只野狗发出了几声哀号，远离了她的身体。程芳转头一看，是于飞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轮起了背上的张洁，用张洁的脚把那只恶狗砸倒在一边了。

另一边，苏康也狠狠地踢那只企图咬断周海脖子的狼狗。那只狗全身的黑毛油光锃亮，此时，全都竖了起来，它墨绿的眼睛忽闪在昏暗的光线下，疯狂地一次次迎击苏康和周海的踢打。

于飞抱着张洁，全神贯注地与这边的黄毛狼狗对峙，也许是黄毛野狗刚才受了重击有些害怕了，不敢再贸然进攻，但它并没有收敛嚣张的气焰，对着于飞和程芳呲牙咧嘴地示威，前爪扑地、后臂翘起，显出随时进攻的凶相。

于飞同时要保护两个女生很吃力，他死死盯着黄狗，耳边传来那边黑狗疯狂的撕咬声和苏康、周海他们的喝斥、恐吓声。

与那边截然不同的是，这边，于飞三个人和黄狗都很安静，但这安静里，酝酿着一场更激烈的战斗。

这只黄狗似乎很聪明，它竟然能看出张洁是不会动的，说时迟，那时快，可恶的黄狗猛地蹿了起来，冲着张洁的双腿就扑了过来。

于飞赶紧转身往旁边一带，黄狗扑了个空，落地后，它闪电一样又弹了回来，对着于飞和张洁发动起凌厉的攻势。

程芳呆在一边，看着混乱的人影和狗影，吓傻了。

"程芳你快跑！我先拖住它！"于飞冲程芳大喊。

程芳一愣，随即回过神儿来，拔腿就跑，可是，黄狗忽然就转移了进攻目标，"忽"的一下子冲程芳扑过去了。

"啊-"程芳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她的小腿被黄狗咬了一大口，疼痛伴着无边的恐惧一下子击倒了她，她蜷缩了下来，而那只黄狗竟然咬着她的腿死不松口。

瞅着这个当儿，于飞冲上来对着黄狗的头狠命地踢了两脚，这两脚几乎用尽了于飞全身的力量，那条黄狗终于松了口，怪叫着逃进了黑暗里，再也没敢露头。

于飞只觉得头晕目眩，他太紧张了、太累了，而瘦弱的张洁此时像泰山压顶一样让他难以承重，他终于两膝一软，跪在了地上，把张洁放在地上，两条胳膊又麻又软又痛，像两根棍子一样僵硬地垂了下

来，于飞粗重地喘息着，背后被汗水浸湿的衬衣带来丝丝凉意，他觉得自己要虚脱了。

尖锐的疼痛从小腿肚子上传来，程芳哭丧着脸，不停地呻吟着，大颗大颗的眼泪滚滚流下来，可是，当她抬起头来看到累得脱了形的于飞，她赶紧擦干脸上的眼泪，抓过于飞的一只胳膊用力给他按摩。

一股暖流让累得发昏的于飞重新有了力量，他转头看了看程芳，看见她咬着忍着痛，很认真地为他按摩胳膊，晶莹的泪水挂在她的睫毛上，盈满了她的眼眶，但她竭力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第48节：四 恶狗伤人(4)

一低头，于飞看到程芳的小腿正在往下淌血，鲜红的血从几个黑洞洞的狗牙痕里往外涌。

于飞猛地一震，他立刻抓起程芳的小腿，低下头来用嘴飞快地吮吸那几个伤口，他怕程芳以后会得狂犬病。

程芳明白了于飞的心意，急忙把腿拽了出来："不行，于飞，这样你很危险，唾液也会传染病菌。"

"顾不得那些了，这里没有水也没有疫苗可打，我嘴里没伤口，应该不会感染，把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吧。"于飞一边说着，一边毫不犹豫地再次拉过程芳的腿。

程芳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无声地流着眼泪，却再也不感到恐惧和惊惶了，她看到于飞一口口吐出血污、一次次把头俯下来，那一刻，她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悲壮的情感让她在瞬间脱胎换骨了，她想，既使走不出这地道、即使死在这里，能得到这样的关爱，她死也瞑目了……

咦？怎么那一抹灯光一直没有晃动？苏康、周海和那只黑狗呢？

程芳猛然注意到这些，顿时惊得一身冷汗，她看到那个袖珍手灯被苏康搁在墙上的一个小凹洞里，灯光正对着她和于飞这边，而苏康、周海和那只黑狗连个影子都没有！

"于飞，苏康他们呢？"程芳惊叫起来。

于飞这么注意到，的确好长时间没听到苏康他们的声音了。刚才太紧张了，光顾得保护张洁和程芳、和黄狗搏斗，分身乏术，都没有理会苏康他们。

他们怎么会不见了呢？难道、难道他们让黑狗咬死了拖到哪里去了？

这个想法让于飞的心脏狠狠地砸了下来，巨大的惊悸让他又一阵晕眩，他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程芳的伤口不再流血了，稍微有些红肿。

于飞转头失望地凝视着那抹灯光，黯淡的眼睛一点点明亮了起来，他慌乱的心也镇静了下来，他轻声说："程芳，别担心，苏康他们还活着，要不，苏康怎么会来得及把手灯放在墙上的凹洞里呢，他一定是迫不得已和周海躲到别处去了，却把小手灯留给了我们……"

程芳听了，也定下心来，她挣扎着站起来，小腿肚那里的疼痛虽然不再尖锐难忍，但又变成了一种肿胀的痛疼，同样让人难受极了。程芳咬着牙一声不吭，她要坚强起来，让于飞不再为她担心才对。

经过这么多事，胆小的程芳告诉自己，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灾祸，只有勇敢面对，才是正确的选择，她很感激于飞和苏康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于飞拼命保护她、只顾自己逃命，那么，说不定现在，她已经成为那只大黄狗肚子里的一堆烂肉了。而苏康，他什么时候都为别人着想，在离开的时候，仍然记得把手灯留给她们……

程芳泪流满面地走过去，从那个凹洞里掏出了小手灯，还有一些破布条。

于飞在附近转了转，高声呼唤苏康和周海的名字，却没有回应，他们哪儿去了呢?

苏康和周海在另一边的一个地洞里昏迷未醒。

刚才，那只凶残的黑狗猛地扑倒了周海，拖着周海就往远处跑，别看那只黑狗瘦得皮包骨头，当它饿得像狼一样时，就变得力大无比，它拖着周海就像拖一个玩具一样轻松。

苏康大惊失色，拔腿就追，却猛然想起于飞这边来，他赶紧回身把手灯和一些破布色放在墙上那个小凹洞里，那时，于飞正和黄狗周旋在一起，苏康来不及打招呼就去救周海了。

周海的脚被黑狗紧紧咬住拖着，痛得周海撕心裂肺，他的后背被拖在地上，被石子、泥块和沙粒磨得生痛，他随手摸起了一些石子扔向那只黑狗，可是，每次都没有打中，那只黑狗顽固地拖着他，想把

他拖死，然后拖到偏僻的地方连骨头都吃掉。黑狗拖着周海进了一个洞口又进了一个洞口，很快，周海就听不到于飞那边的动静了。

苏康循着周海的求救声飞快地追过去，他冲周海叫："周海，掏出打火机点火吓它！"

周海听了，连忙找打火机，还好，打火机还在口袋里，他赶紧掏出来，对着那只饿狼似的野狗打了一下火。

第49节：四 恶狗伤人(5)

黑狗一愣，它们最怕的东西就是火了，它松了口，眼睛里露出害怕的神色，慢慢往后退去。

周海坐了起来，一边连连打火，一边发出恐吓的声音。那只黑狗犹豫不决，却再也不敢扑上来了，这时，苏康赶到了，借着火光，苏康用手里的石头对准黑狗狠狠地打过去。

黑狗挨了两下，受不了了，又退后了两步，终于不甘心地夹着尾巴逃跑了。

苏康和周海松了口气，拥抱在一起，为劫后余生而庆幸。周海的脚被黑狗咬得很重，摸一把，全是黏乎乎的鲜血。

"周海，你打着火机，我给你吸一下伤口。"苏康说。

"不用，没事。"周海笑呵呵地说："我生来就是被狗咬的命，来这儿之前，我的胳膊被我家的小哈巴狗给咬了一口，打过三针狂犬疫苗，想不到现在正好用上了。"

"那管用吗？"苏康还是很担心，"你别不好意思，人命关天的事，可不能大意，而且，我怕你一旦发疯，第一个咬的人就是我。"

"呵呵，你用不着激我，我真不是不好意思，再说了，狂犬病通过唾液也能传染啊，我才不会让你冒险，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真得不用为我担心，等我们出去了，我再去补两针，一准儿没事。"周海说。

"那好，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使劲儿往外挤挤血吧！"苏康建议。

"好。"周海咬着牙挤伤口，鲜血汩汩地从伤口里冒出来，挤了一会儿，周海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了下来。

苏康用干净些的布条给周海擦净伤口，用两个宽些的布条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听周海说："糟了，我们和于飞她们走散了。"

"是啊，可是没办法，不过，我把手灯和一些布条留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苏康说："等你休息一会儿，我们就找回去，我们走过的路上都做过标记，我想不用多久，我们就能和于飞她们汇合。"

"嗯……这是哪儿啊？"周海点了点头，举着打火机四下张望，跳跃的火光下，苏康和周海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洞中间，而散乱在墙边的几根白森森的骨头，让苏康和周海心里一沉，那分明就是人的大腿骨和肋骨！

苏康和周海惊讶地对望了一眼，看来，这个地洞是那只饿狗就食的地方，可是，这些大腿骨和肋骨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里从前死过人吗？

这些可怕的疑问涌上心头，带来无边的冷意，他们再次下意识地看向那堆白骨，却猛地听到头顶一阵怪响，当他们惊惶地仰头看时，"轰隆"一声，悬在半空的一块大木板凌空掉了下来，苏康和周海躲闪不及，一下子被打昏了过去……

第50节：五 顾此失彼(1)

五 顾此失彼

地道狭长、幽深、死寂，危机四伏。

于飞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伸手探了探张洁的鼻息，心里稍微安定了些，张洁的鼻息还是很均匀，似乎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她要睡到什么时候才能醒呢？于飞已经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了，从教室起火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一直到现在，他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现在一歇下来，更觉得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再要背着张洁走，恐怕走不了多远就支持不住了。

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把张洁一个人留在这里，可是，不留在这里，光凭他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走不出去的，说不定，还没等找到洞口，他就先累死了。

于飞绞尽脑汁想办法，可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想。

程芳打着小手灯在附近转了转，没有发现苏康和周海，就转过来，一瘸一拐地地走到于飞旁边，就在这时，程芳看到了地上有一道血迹，一直延伸向另一个地洞里去了。

那一定是苏康或周海受伤时流下来的血。

程芳赶紧告诉于飞："于飞，看，这边有一道血迹。"

于飞听了，凑过来一看，果然，泥地上有一道血迹向远处延伸。"苏康和周海他们受伤了！"于飞心里一惊，着急起来："这怎么办啊？能把手灯放在墙上高处的小洞里，说明他们中有人活着，可是为什么我们叫他们，他们一点儿回应也没有呢，难道真的……不行，程芳，我们得找他们去，也许，此刻，他们需要帮忙。"

"嗯。"程芳也担心得要命，立刻赞同于飞。

"可是，你这个样子……还有张洁，我没有多少力气了。"于飞急得上火。

"这样吧，于飞，你拿着小手灯顺着血迹快点儿找过去，找到了他们，再沿着血迹找回来，我想他们也不会离我们太远，我在这里守着张洁等你们回来。"程芳把小手灯递给了于飞说，"你一定要小心。"

"这……我不放心把你们留在这里。"于飞犹豫不决。

"不要紧的，我们哪儿也不去，就等在这里，我会好好照顾张洁的，你快去快回就行了。"程芳勇敢地说，虽然她心里也很害怕。

"不行，如果那只狗回来了怎么办？"于飞左右为难。

"我们捡些石头放在张洁身边，它们要是真回来了，我就摔石头打它们，使劲儿地喊你，你听到我的呼救声就赶紧跑回来！"程芳说，坚持把小手灯塞进了于飞的手里。

"……好，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大声喊。"于飞想了想，只能这么办了，就嘱咐程芳。

"嗯，一定，放心去吧，快去快回。"程芳把两人捡的石头堆在一起，就催于飞快走。

于飞转身顺着那道血迹找过去了。

黑暗淹没了程芳和张洁，两个单薄柔弱的女生相依为命，这一刻，程芳的心抑制不住"咚咚"狂跳，她往墙边挪了挪，把背靠在泥墙上，又把张洁挪过来，半抱在怀里，她低下头看看张洁，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张洁，你也算是因祸得福，你不知道，在这里经历得一切，真叫出生入死……这一刻，我们安安稳稳地互相依偎，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无法预料……你放心，我不再是那个胆小如鼠的程芳了，有我在，就有你在……"

张洁闭着眼睛睡得很熟，根本听不到程芳对她说的话，可是，程芳还是自顾自地说下去，这样，她觉得心里踏实些，她一遍一遍地祈祷，此时，她觉得能求助的，只有老天爷了。

这时，于飞拐进了一个地洞里，那道血迹中途断了！

手灯的电池眼看着就要用完了，本来就不太明亮的灯光变得更加微弱了，侧耳倾听，程芳那边没有什么动静，于飞悬着的心就落下

了，他蹲下来，把手灯凑近地面仔细查找，还好，隔了一小段距离，那道血迹又延续了。于飞站起来，加快了脚步，他又拐进了一个地洞，可是，那道血迹又断了。

于飞急坏了，他使劲儿沉住气，低下头来仔细找，灯光越来越暗了，于飞身上不住的渗出冷汗，如果灯光熄灭了，那么，不但他找不到苏康他们，也许他也回不去了，那样的话，程芳和张洁也会很危险……

血迹仍然没有延续。

于飞抬头四下看了看，这里一共有三个洞口。

于飞咬了咬牙，看来，他只能一个洞一个洞地找了，好在只有三个洞口。这么想着，于飞就飞快地跑进最左边的地洞，借着手灯昏黄的光，于飞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情景：杂乱无章、横七竖八的白色灵牌层层堆叠在一起，一个梯形的架子半倾斜在两个大棺材上，其中的一个棺材盖儿完好无损，另一个被打翻了，里面赫然露出嶙峋的白骨，一根根肋骨细长、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形成空洞的胸腔……

这是什么鬼地方?

于飞头皮发麻，赶紧退了出来，拐进第二个地洞，他发现他的腿软绵绵的，好象不是他自己的了。

这好象不是个地洞，它向前一直延伸，这是一条叉道。

于飞捶了捶思维混乱的脑袋，飞快地往前跑，沿路又数过两个洞口，那两个洞口里什么也没有。

模糊地看见地上有人躺在那里，于飞的心格愣了一下子，那是谁? 苏康还是周海? 怎么会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怎么会只有一个人? 于飞惊慌地跑过去，低下头一看-一个满身浮肿、连脸都肿平了的人躺在那里。

于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退后了一步，董健恐怖的样子让他心里发毛。是的，那个人不是苏康，也不是周海，竟然是走散了的董健!

董健奄奄一息，还没死，他觉得有人来了，求生的本能让他努力想睁开眼睛，可是，他的上下眼睑已经肿成一片了，根本就睁不开，但他还是感受到一抹微弱的灯光，他很激动，张开嘴叫唤起来，可是，他的嘴唇也又肿又痛又痒，舌头也似乎僵硬了，他想说："快来救我。"结果，他一个音节也没发得出来，就只能"呜呜"地怪叫着，轻微地蠕动。

第51节：五 顾此失彼(2)

董健……于飞再次硬着头皮凑上去看了看董健，对董健变成这个样子还是难以接受，他听到从董健胸腔里发出的怪响，再看看董健面目全非的样子，于飞觉得自己的胸口上被人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让他觉得窒息，他的脑海里出现了欧美恐怖片中，那些因为细菌感染而发生细胞病变、最后成为怪兽的人穷凶极恶的样子，被这样的怪兽咬一口，被咬的人也会变成怪兽……

想到这些，于飞觉得地上的董健比任何危险都可怕，他仓皇地四下看看，这里，到底都藏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董健变成这个样子？于飞的心在一瞬间沉进了无底洞里，他没想到，没有找到苏康和周海，反而先找到了肿成蛹一样的董健，难道，苏康和周海也变成了董健这个样子了？他们人呢?

于飞不敢想下去了，他定了定神儿，转念一想，苏康和周海应该没有找到董健，要不，他们不可能把董健一个人留在这里，如果苏康和周海也遇到了什么意外变成了董健这个样子，那么他们肯定不会不见踪影，因为董健根本就寸步难移。

这么想着，于飞烦乱的心稍微平静了些，他决定还是先去找苏康和周海，程芳还等着他们呢。"董健，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先找到苏康他们，再回来找你。"于飞说完，飞快地返回身去，董健颤颤地抬着头，却怎么也抬不起来，眼泪从他肿胀的眼睑里挤了出来，那是悔恨的眼泪……

于飞回头看了董健一眼，一咬牙，离开了，他回到了有血迹的那个大洞，撞进了剩下的那个洞口。可是，这个洞里又有三个洞。于飞只能依次找过去……

信心和希望在一点点瓦解，那一抹灯光越来越弱，像萤火虫儿的尾毛一样了，于飞咬着牙坚持着找下去，他一遍遍告诉自己，千万不

要放弃-还好，在最左边的小地洞里，他看到了被木板打昏在地上的苏康和周海。

于飞喜极而泣，幸好苍天不负有心人！他扑过去，用力掀开那块木板，俯下身来检查苏康和周海的伤势，两人的头部都受伤了，血流得满头满脸都是，另外，周海的脚上，也还在往外流血，两只肥大的老鼠正在舔食血痂，一看有人来了，竟然不慌不忙地从周海的脚上爬下去，呆在一边瞪着贼亮的小眼睛戒备地看着于飞。

"滚开！"于飞踢了它们一脚，两只老鼠才惊惶惶地跑了。

"苏康、苏康！你们快醒一醒！周海、周海……"于飞摇晃着苏康和周海大声呼唤他们的名字，就在这时，忽然，于飞听到远远地传来了一声尖叫，于飞顿时惊得魂飞魄散，他听出来了，那是程芳发出来的声音！

程芳那边发生了什么意外?

"苏康，周海，求求你们了，快点儿醒过来呀！"于飞拼命摇晃着苏康他们，声音里带着哭腔，他在焦灼的烈焰中煎熬着，对程芳她们的担心使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狰狞。

苏康终于悠悠地转醒了过来，当他看到泪流满面的于飞时，他摸了摸后脑勺费劲地坐了起来，疑惑地四处打量，"于飞，这是哪儿？我怎么在这里？"紧接着，苏康转头看见了周海，一刹那间，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苏康"倏"地站了起来，头顶传来一股钻心的疼痛，长驱直下，劈得苏康差点儿再次一次栽倒在地上，他捂着头上的伤口，急惶惶地问："于飞，你把程芳和张洁丢哪儿了？"

周海在这时也睁开了眼睛，他一睁开眼睛就惊慌地往里躲，"狗、狗！"

"周海，这里没有狗，不要怕。"于飞拍拍周海的肩膀，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周海四下看看，最后把目光定在于飞身上，摸了摸额头上的伤口，说："妈的，邪性，好端端的木板怎么突然掉下来砸老子！"

"于飞，我问你呢，程芳和张洁呢？"苏康急得不行。

"在那边等我们……我们赶紧回去吧。"于飞没敢说刚才听到程芳的尖叫声。

"你怎么能把她们两个女孩子留在那边！"周海大呼小叫。

"还不是为了来找你们。别说了，我们赶紧走吧。程芳、程芳她们出事了……"于飞来不及解释，急三火四地说，就在这时，那个小手灯苟延残喘的光终于熄灭了。

第52节：五 顾此失彼(3)

"该死！"于飞气急败坏地骂，没有了灯光，他们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来时的路啊。

"我们快走吧，还有这个呢。"周海打着打火机，随即又闷闷地说："打火机里的天然气也不多了。"

"走！能走多远是多远！"苏康在前面跑了起来。

头疼痛得排山倒海，每迈出一步，太阳穴那里都突突地跳，头像要爆炸了一样，可是，苏康顾不得了，可是，他很快就忍无可忍了，步子慢了下来，落在了于飞和周海的后面。

有那么一刻，苏康看前面于飞和周海的背影交叠在一起，突然间变成好几个虚幻的背影，苏康甩了甩头，擦了擦眼睛，他知道，那是因为他头昏眼花造成的错觉。

苏康按住太阳穴，努力忍着疼，跟在于飞和周海后面小步跑。

"对了。"于飞猛地站住了，说："刚才，我找你们的时候，在那边一个叉路上看到了董健，他好象中了什么毒，全身肿得不成样子。"

"不管他，那个自私的家伙，让他自生自灭好了！"周海愤愤地说。

"看到了张倩倩没有？"苏康问于飞。

"没有。"于飞心里一沉，想起张倩倩就有说不出的别扭，她现在怎么样了呢，不管怎样，于飞希望她能活着走出这个地道。

"等先找到程芳她们再回来找董健和张倩倩吧。"苏康说。

三个人又跌跌撞撞地走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程芳先前所在的地方，可是，三个男生惊心地看到，那里除了有一堆石块外，程芳和张洁连个影子也没有。

"程芳、张洁！"三个人叫起来，四下寻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们。

"我和程芳说好，她在这里等我们回来，而且，程芳的小腿被狗……天啊，难道……"于飞说不下去了，极度的担忧让他口干舌燥，每吐出一个字都异常艰难，"难道……那两条狗又回来了？"

好象是为了证实于飞说的话，三个男生就听到"呜呜"两声狗叫声从旁边一个地洞里传了出来，就在三个男生转身高度警惕地看过去的时候，四只绿幽幽的狗眼像浮在半空的鬼火，燃烧着邪恶、凶残的火苗出现在他们眼前。

两只恶狗逼近了两步，从黑暗里走了出来，火光下，两只恶狗的嘴上、身上、爪子上全都沾满了鲜血，它们满足地咂巴着嘴，蛇一样的舌头贪婪地互相舔食着对方身上的血浆。

看着两只恶狗，三个男生惊怔在那里，恐惧、伤心的寒流细细地从他们的脚下往上蔓延，瞬间把他们冻僵了。

这两只恶狗，竟然把程芳和张洁活活地吃掉了！

这个可怕的事实把三个男生逼进了绝望的深渊，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胆小的程芳善良的微笑、浮现出张洁天使般安睡的样子，这些回忆与眼前的两只恶狗重叠在一起，让人心神俱焚，但一切似乎已经不可挽回。

"我杀了你们！"于飞暴怒起来，猛地把抓在手里的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向了那只黄狗。

那两只吃饱喝足的狗似乎过于轻敌，它们没料到于飞突然会发作，一愣，随即掉头就跑，而于飞奋力砸过去的石头准确地落在了黄狗的头上。

黄狗发出凄厉的一声哀号，晃了两晃，就倒在了地上，那只黑狗站住了，它哀哀地叫着，用鼻子不断地拱着地上黄狗，不时抬起头仇恨地盯着举着石头的于飞，看见于飞的石头又飞了过来，它身子一闪，就躲进黑暗中看不见了。

"它还会回来的，我们要加倍小心……"苏康喃喃地说，他的头痛得忍无可忍，他抱着头蹲了下去。

"苏康，你还好吧！"周海发现了苏康的异样，赶紧扶着他的肩膀问。

"不太好，我的头痛得厉害……"苏康觉得身子变得越来越轻飘，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了。

"苏康，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周海急得叫起来，他看到苏康眼神慢慢迷蒙、紧皱的眉头锁成一个"川"字，满脸都是痛苦的神色。

于飞在那边，对着黄狗的头又补了几石头，把黄狗的头砸得血肉模糊，可是，即使他把这条黄狗挫骨扬灰，也救不回程芳、张洁的命了呀！

于飞终于放声嚎啕起来，就在刚才，他还背过张洁、程芳还为他按摩过僵麻的肩膀……

第53节：五 顾此失彼(4)

"苏康、苏康，你不能昏过去啊，苏康！"

那边传来周海惊恐的声音，于飞赶紧爬起来凑了过去，只见苏康紧闭着眼睛倒在周海的一只臂弯里，火光下，他的脸毫无血色，鲜血染湿了他的头发，顺着他一侧的耳朵、脖子淌得满身都是。

"于飞、于飞……怎么办、怎么办啊！"周海无助地问于飞。

"他可能失血太多了，又太累了，暂时昏过去了……"于飞的心烦乱得无以复加，可是，他看看昏迷的苏康，看看神情超度紧张的周海，他强迫自己保持平静，他弯下身来，找到苏康头上的伤口，把上衣脱下来，仔细擦拭苏康的鲜血，一会儿，鲜血就把他的白衬衣给染红了，于飞急了，伸出手指摁住了那个伤口，血止住了，于飞和周海的心都稍微平静了些。

"这样压一会儿能止血吗？"周海不放心地问。

"碰碰运气吧。"于飞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两个人不再说话，致命的黑暗慢慢吞噬着周海手里打火机跳跃的微光。

"于飞，我们、我们逃不掉了……"天然气剩下很少的一点儿了，周海眼神黯淡无光地说，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恐惧和难过，神色平静得像在说着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

于飞看到周海这个样子，心里更加焦灼，他知道，此时，周海心里的恐惧和焦灼已经达到了极限，他这个样子是不正常的。

"安华睡死了，董健变成了肿猪了，程芳和张洁被狗吃了，苏康的血要流干了……剩下我们两个，会被狗吃，还是会变成肿猪？"周海的语气、神态都很平静，像在对于飞讲一个无趣的故事，他愣怔、机械地张着嘴，声音又轻又飘，好象不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

"周海，你给我听好，我们既不会被狗吃，也不会变成肿猪，苏康他很快就会醒过来，我们都会好好地活下去、活下去，你听到没有！"虽然，死亡的阴影以空前绝后的气势一次次攻击着于飞最后的心理防线，他也几乎招架不住了，但当他看到周海万念俱灰的样子，他反而镇静坚强了很多，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全都一蹶不振，那么，绝望会比实际的灾难更快地杀死他们。

"于飞，我口渴，想喝水……"周海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说。

于飞的嗓子也火烧火燎，从进入这个地洞开始，他们就在闷热中汗流不止，每个人都严重缺水，而这个地道里，除了石头和泥块、老鼠、野狗，似乎什么好东西也没有，更别说水了。

苏康的嘴唇也干裂了。

于飞看了看苏康手腕上的手表，竟然是凌晨四点，他们在这个地道里已经熬了两天两夜了，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东西，遇上了这么多凶险的事，身心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现在，全都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可是，出口在哪里，他们还一无所知。

"周海，我想苏康晕倒和缺水有很大关系，他的伤口并不大，血似乎也止住了，所以，我们得先找点儿水喝，找东西吃，你把打火机靠近一点儿，我把苏康手表上的电池卸下来安进小手灯里，然后我去找水，这个地道是穿山的，山地石头密集的地方，应该会有小水坑，我去找找看……"于飞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周海打断了。

周海毫不客气地揭露于飞的"阴谋"："你说得倒好，你是不是又想把我和苏康丢下，自己拿着小手灯逃命去？"说着，周海猛地熄灭了打火机。

"周海，你都想哪儿去了，如果我要自己逃命早就逃了，何苦还把你们找回来啊，我知道你怪我丢下程芳和张洁，让她们发生了意外，可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难过，我比你更难过，恨不得被狗吃的人是我，你……"于飞难过得说不下去了，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剩下他们俩，竟然不能互相信任，没有比这更糟糕、可悲的事了。

"啪！"

打火机又被周海打着了，周海叹了一口气，抬头看了看于飞，突然，周海惊恐地指着于飞身后叫起来："于飞，你看！"

于飞顺着周海手指的方向看去，哪里黑乎乎一片，什么也没有啊，这时，于飞猛然感觉后脑勺被击中了，他转过头来，惊愕地看到周海手里拿着一块石头，石头上还沾着血……

第54节：五 顾此失彼(5)

一阵晕眩击倒了于飞。

"于飞，对不起……我不想死、不想死……"周海的眼泪像打开闸门的水一样哗哗地流，他不相信于飞，谁也不相信了，苏康一直说会没事，可是，连苏康自己也出事了，于飞如果拿着小手灯自己跑了，那他周海只能陪着苏康一起死在这里，即使不被野狗咬死吃掉，也会被渴死、饿死，活活渴死、饿死呀，那是怎样一种活受罪的死亡方式？想想都让人心惊肉跳，那样还不如让狗一下子咬死来得痛快！

周海借着火光，把苏康的手表摘了下来，把里面的电池卸下来安进小手灯里，一按开关，小手灯发出明亮的光束来，周海死寂沉沉的心有了一点儿活气，他把手表载在手腕上，想了想，又把打火机放进了于飞的裤兜里，说："于飞，我把它留给你们，我……我先走了……"

说完，周海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了，他不敢回头，良知和自私在他心里兵戈相向，自私压倒了良知，他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和张倩倩、董健一样自私自利的人，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可是，他没有选择，他想活下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好好地活下去。

明亮的灯光给了周海希望，脚上和头上的疼痛一阵阵传过来，但他已经顾不得了，他抽泣着，扶着墙，一边走，一边抛布条，他想，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于飞他们能醒过来发现他留下的布条，顺着布条就能找到他。

周海和那一抹灯光渐渐远去了，那只黑狗从一个黑洞里闪了出来，墨绿、阴冷的眼睛幽幽地盯着周海远去的背影，最后，它盯紧了躺在地上的苏康和于飞，凶恶的眼神里闪过狡黠、兴奋的神色，当周海转过了一个拐角消失不见了，那只黑狗低下头来，死死盯着前面地上两个昏迷中的男生，悄无声息地靠近过来……

第55节：六 生离死别(1)

六 生离死别

昏沉中，一股疼痛由微弱到清晰到强烈，电流一样传遍了苏康的全身，他神智一清，醒了过来，他虚弱无力的睁开眼睛，眼前黑成一片，没有火光，也看不见同伴……

周海和于飞呢?

苏康猛地清醒了过来，是不是周海和于飞也……

"周海、于飞！你们在哪里呀！"苏康慌乱地大喊了起来，他挣扎着坐了起来，伸手乱摸一气。

苏康不知道，他醒来得多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儿，黑狗就咬断了于飞的脖子。此时，黑狗距离于飞只有一步远，它警惕地停在那里，盯着苏康，犹豫该进攻还是该离开。

苏康看到了黑暗中那双墨绿、幽冷的狗眼，恐惧的利剑一下子穿透了他的心脏，他一脸愕然地盯紧了那双狗眼，一动也不会动了。

两方僵持着，剑拔弩张。

石块！苏康很快回过神儿来，他伸手摸到了一个大石块，狠狠地朝那双狗眼所在的位置砸过去。

黑狗惊跳到一边，苏康的石头又落了下来，这一次，是一把碎石子，黑狗的身上被打中了好几个地方，它"嗷嗷"怪叫了几声，落荒而逃。

苏康累得眼冒金星，他的腿动了动，脚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他再次吓了一跳，摸索过来，是个人。他松了一口气，想，这个人是于飞还是周海呢? 他怎么也昏倒了?

"于飞、周海，你们怎么了？"苏康摇晃着于飞，努力地呼唤着。

于飞醒了过来，摸着后脑勺气愤地咒骂着："妈的，周海那小子竟然拿石头打我！"

"什么？"苏康以为听错了，"周海打你干什么？"

"他去找水了吧。"于飞不愿意把周海往坏处想，不然，太让人心寒了。

"噢。"苏康应了一声，虚弱地躺了下去，一阵巨大的痛疼再次袭过，苏康的脑海突然一片明净，一些纷乱的思维潮汐一样退去了，他的意识再次恍惚起来，他叹息了一声，喃喃地说："于飞，就要这么死了吗？我倒不怕死，只是，我没有找到伊丽……伊丽……"他念叨着这个可爱的名字，脑海里浮现出和沈伊丽在一起的一幕幕，心疼得痉摩。

"苏康……"于飞心里难受得要命，他伸手摸到苏康的额头，那里滚烫滚烫的，苏康在发高烧！于飞急坏了，周海到底真的去找水了还是先跑了？周海为什么不肯相信他，要把他打昏了再走呢？现在，他一个人怎么才能把苏康照顾好？周海把小手灯和打火机都带走了吗？于飞想到这里，急急忙忙地摸手袋，当他发现了周海留在他上衣口袋里的那只打火机时，他欣喜若狂，看来，周海那小子还有一点儿良心。

于飞掏出打火机打着火。这只高级打火机有挡风板，地道里闷热的风时时吹过，却并不能让火苗熄灭。

于飞借着火光四下看看，他看到了那只死狗。

肚子饿得要命，于飞看着那只死狗灵机一动，就爬起来走过去把黄狗拖了过来，对苏康说："苏康，我们得吃点儿东西，刚才找你和周海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地洞里堆着不少灵牌，我们去那里点火烤狗肉吃。"

"于飞，你……你自己去吧，我头晕得利害……"苏康有气无力地说。他不愿再拖累于飞了，他说："你能活着出去就好，出去赶快找人来救周海他们……"

"不行，要活就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苏康，你休想甩掉我，我、你、周海和董健从小就混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玩、一起考大学、设计追女孩子……"于飞说着这些，看到苏康脸上浮起一抹微笑，

就接着说："来吧，苏康，从来都是你帮助我、激励我，你从来没给过我表现的机会，有你在，我总是要当绿叶，我很不甘心，你知道吗？这次，让我也能耐一次，起来，我扶着你、拖着黄狗，你拿好打火机就行。"

苏康点了点头，坚强地扶着于飞的手臂站了起来，接过打火机，半靠在于飞身上向那个洞口走去。

由于来回走过两趟，地上的血迹还隐约可见，所以，这次，两个人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那个堆满灵牌的地洞。

"好了，到了，苏康，你歇会儿，一会儿就好了，我这串钥匙时时不离身，今天排上大用场了。"于飞把苏康扶到墙边坐好，拿出钥匙串把那把小藏刀打开，开始动手剥狗皮。

小藏刀很锋利，狗皮被一点点剥离下来……

这只黄狗刚刚吃过程芳、张洁……

于飞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件事，他的胃里一阵翻腾，他皱了皱眉头，转头看了看那边痛苦的紧闭着眼睛的苏康，于飞告诉自己，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无论怎样，只要能让他和苏康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事。

狗血流得满地都是。

于飞停下刀来，想了想，起身四下寻找，最后，他从棺材里找到了盛狗血的器皿-头骨。此时，他已无所畏惧了，他拿过那只头骨倒过来接满了狗血，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又接满了，送到了苏康的嘴边。

迷蒙的苏康饥渴地喝了下去，那咸腥的液体及时地给了他们生命的能量。

于飞返回来，扔掉了头骨，麻利地把狗皮剥了下来，空气里充满了血腥味，鲜红的狗血与数不清的白色灵牌形成鲜明的对比，于飞好象听到无数冤魂野鬼捂着脸失声尖叫，它们怕狗血，惊惶失措地四下逃散了……

当你不怕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怕你，狭路相逢、勇者胜！

于飞的心中充满了坚定的力量，他拿过一些灵牌，用打火机点着了，那些灵牌年深日久，都干透了，遇火即着，熊熊得火光把地洞照得亮如白昼。

从前听老人们说，烧死人的灵牌会惹鬼上身、招灾惹祸，可是，这个时候的于飞什么也不管了，他愤愤地想，在此之前，他从来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不是照样遇到很多倒霉的事?

周海留下来的打火机真是太有用了，就冲着这一点，于飞也不再记恨周海打昏了他、抢走小手灯一个人离开的行为，他打算等他和苏康吃饱喝足了，身上有了力气，就去找周海和董健。

于飞把剥了皮的黄狗用灵牌架在火堆上烤，空气里很快弥漫了烤肉的香气。

"原谅我吧，程芳、张洁……"于飞看着熊熊的火焰，泪流满面。

苏康喝了那些狗血，也觉得身上有了力量，他看着流泪的于飞，想安慰他，却翕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反而也哭了。

狗肉很快就烤熟了，于飞撕下一只狗腿递给了苏康，苏康默默地接了过来。

两个人吃得满脸是泪，这是他们吃过的最香、也最难受的一顿。

吃完了，还剩下半只狗，于飞擦了擦嘴对苏康说："你睡一会儿吧，我守着你，等你睡足了，我再睡。"

苏康却说："还是你先睡吧，你比我困。"

于飞想了想，起身把那个完好的棺材盖拽了下来，反过来，铺在地上，说："说好了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你先睡，地上太潮，铺上这个，你受了伤，还发着烧，需要休息，说不定，睡一觉就好了。"

第56节：六 生离死别(2)

苏康拗不过于飞，就点头同意了。他爬上那个棺材盖儿，刚要躺下的时候，借着火堆明亮的火光，他看到棺材盖反面刻着一些纹理。

"咦？这是什么？"苏康凑上去仔细看，顿时惊喜地欢呼了起来："于飞，这里刻着这个地道的地图！"

"真的？"于飞一听，喜出望外，赶紧凑上来看。

果然，上面刻的正是这个地道的平面图，入口在教学楼一楼，楼道西南墙脚下，在入口处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叉道，每个岔道又都有分支，向北的这条通道几经曲折后到达通往后山的小树林，这中间，只要走错一个拐弯，就走不出去了。

苏康顺着路线往下找，发现了新的问题："这时，也有一个出口……通往……这是哪儿呢？"

"天啊，真是老天有眼，如果让我们自己找出口，恐怕找一年也找不着。"于飞只顾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里，有水。"苏康仔细看着地图，辨别着上面的字迹，指着其中一个圆圈说。

"那我们现在呆的这个地方是哪儿？"于飞问："怎么才能知道往哪边儿走能找到这个有水的地方？"

"聚英堂……安神殿……"苏康不由地笑了："这个地道各处都有名字，起得很有讲究呢，这里，应该就是安神殿！"

"安神殿？"

"对，从这里出去，往右拐再过两个拐弯就能找到清水湾。"苏康说得头头是道。

"那太好了，有了这张地图，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出口了。"于飞兴高采烈地说。

"你说得没错。"苏康也高兴得心花怒放。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尽快恢复体力，苏康，你赶紧睡。"于飞催促他。

苏康兴奋得神采奕奕，头也不那么疼了，可是，看到于飞严肃的样子，他听话地躺了下来，闭上了眼睛，他太困了，一合上眼，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于飞也很困，但他努力保持清醒，这个地道里危机重重，他一点儿都不敢大意，他想起肿得像蛹一样的董健，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是他和苏康暂时没有遇到的？周海现在走到哪儿了？他找到"清水湾"了吗？如果他找到了，那么，等苏康醒了，他们就赶去"清水湾"和周海汇合……

周海的确走在寻找"清水湾"的路上，他歪打正着，从另一条岔路上拐进了通往"清水湾"的路，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走了好几公里的路了，七转八转，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转到这儿来了。

不管怎样，只要路是通的，只要是朝着指南针指向的北方，就有希望走出去，周海这么对自己说，他的脚已经肿了，却痛得麻木了，走起路来反而比刚开始轻松了很多。一个人行动不用拖泥带水，灵便多了，他借着小手灯的灯光，穿过不少地洞，里面大都空着，也许，这个地道除了那两只恶狗，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至于于飞说董健中了什么毒肿得像猪一样，说不定是瞎编的，于飞那小子总是自作聪明……

这么想着，周海拐进了一个地洞，"啪嗒！"他被什么东西拌了个跟头，摔了个嘴啃泥。小手灯脱手而出，摔得老远。

周海懊恼地爬起来，还好，小手灯没摔坏，还亮着-幽幽的灯光下，一片阴森的白光……

周海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只见，这个地洞里，横七竖八堆着一堆骷髅，有的已经散架儿了，有的却完好无损，白森森地交错在一起，圆而突兀的头骨一个个裸露着黑洞洞的眼窝和狰狞的牙床，齐刷

刷地对准了周海。头晕目眩的周海觉得它们根本就是活的，全都在一瞬间张开了腐臭的大嘴，把上下牙床叩得嘎巴作响。

周海抱着头吓得屁滚尿流，可是，当他刚钻进地洞里面对无尽的黑暗时，他又赶忙收住了脚，他不能把小手灯丢在那里。

周海的腿软得像面条儿似的，他只能爬过去，把那个小手灯捡起来，就在他一闪眼的时候，他看见了旁边的一个地洞里，一又小而锃亮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

那是什么东西?

周海的头皮"峥"的一下麻遍了，他浑身打着哆嗦，顾不得细看了，逃生的本能让他连滚带爬地冲出了那个地洞，慌不择路地横冲直撞。

第57节：六 生离死别(3)

"叮咚叮咚……"

悦耳的水声传来，极度恐慌的周海猛地收住了脚，侧耳倾听，果然是滴水声！是从左边的一个洞口传出来的。

周海后怕地往后看了看，还好身后什么也没有，刚才是什么东西藏在那个地洞里呀？难道……难道这地道里真有吃人的妖魔鬼怪？怎么会有那么小而贼亮的眼睛?

周海背后的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肚子又传来饥饿的叫声，他的腿不由自主向有水的地方走去-灯光下，他看到了一个小水湾。

这个山洞的四周都是石壁，大大小小的山石互相支撑、交错，有细细的水流从上面的石缝里流下来，地上的岩石形成一个天然的水槽，清澈的山泉泛着粼粼地波光，旁边的石缝里，还长着几棵橛类植物。

周海高兴极了，他把小手灯放在墙壁的一块突起的石头上，跑到水湾边低下头来喝了个饱，又把那几棵橛类植物拔下来，塞进嘴里吃了起来，他想，等他吃完这些橛类植物，就洗洗脸赶紧离开这里，这里距离那个有"鬼"的地洞太近了。

这么想着，肚子突然传来一阵绞痛，疼得周海大叫了一声，他扔掉了手里的野草，捂着肚子跪了下来，疼痛再次直冲头顶，全身的血液疾速翻涌，可怜的周海来不及发出第二声哀号，就痉摩地扑倒在水槽边，头浸在水里，死了。

小手灯幽幽地亮着，静静地照着安静的小水湾，几缕鲜红的血游丝般从周海的嘴、鼻子、眼睛和耳朵里扩散了出来，转眼，就染红了整个水湾……

苏康睡醒了，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不少，头仍然有些昏沉、疼痛，但没什么要紧了；于飞醒来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劲儿。

那火堆熄灭了火焰，点点炭火把"安神殿"映得红彤彤的，空气很闷热，让人更觉得口干舌燥。

要去找"清水湾"和出口，需要有照明工具。那只打火机剩下的天然气，少得根本维持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只能多拿几块灵牌烧着照亮了。"于飞从火堆里抽出一块半燃的灵牌说，"这些灵牌的木质大多是松木，是很好的燃料，烧得慢，炭光相对却很明亮，时时吹一吹，可以照明。"

苏康也拣了一块半燃的灵牌。两人又拿了几块干灵牌，提着那半只熟狗，上路了。

"清水湾"是能通往出口的必经之路，两人满怀信心地朝那里走去。

"于飞，董健在哪里？"苏康问。

"在前面不远。"于飞说："他走的路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呢？"

两个人心里有些不安，谁知道前面路上还有什么灾祸等着他们呢?

终于看到董健了。

董健比开始的时候肿得更加厉害了，皮肤像一层塑料薄膜一样绷在身上，许多地方让董健抓挠破了，伤口溃烂，晶黄的体液渗出来，流得到处都是。七八只肥硕的老鼠趴在董健身上，贼头贼脑地忙活着，有的在舔食董健的体液，有的在咬他的肉吃。

"董健！"

苏康和于飞同时惊呼出声。

弥留之际的董健回光返照一样地苏醒了过来，冲着苏康和于飞伸出了手，他的胳膊肿得像肥胖的莲藕，手指像五根大肉虫子似的动弹了两个，他想要抓住什么，却在陡然间，手臂像僵硬的木棍一样，无力地落了下来，同时，他的脖子一歪，不动了，他苦难的生命终于像残烛一样，熄灭了最后的光辉。

老鼠们惊惶地从董健的身上爬了下来，躲在董健身体一侧，在他头顶和胸前来来回回地跑，时而警惕地停下来，探着让人恶心的嘴脸看看苏康和于飞。

有那么一刻，苏康和于飞被董健的惨样吓懵了。随后，董健的死带来的巨大痛苦让两个意志坚强的男生心如刀绞，不管怎样，董健曾经是他们从小到大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他的生命曾经是那样的鲜活灿烂……

两个人看着死去的董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感到是那样的无能为力。

"苏康，我们快走吧，现在，时间就是生命，董健已经死了，我们无力回天，赶紧走吧，早点儿出去好找人来救他，说不定还有希望。"于飞知道董健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还是希望可以实现。

第58节：六 生离死别(4)

"好的。"苏康转过身来，走到了前面，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几只老鼠立刻气焰嚣张地爬上了董健的身体。

于飞也流泪了，他默默地转身跟在苏康的后面，他没有去驱赶那些老鼠，因为，他和苏康不可能一直守在董健的身边，那么，即使暂时赶走了那些老鼠，它们还是会卷土重来。苏康和于飞看到了更多的老鼠源源不断地从黑暗里跑向这边，聚集在董健那里……

两个男生再也没有说话，沉痛压抑着他们的灵魂，即使此时他们已经无所畏惧，但那种宿命般的悲悯和伤感却残忍地啃噬着他们的心，他们知道，董健永远地消失了，也许，等他们走出去找了人回来，能找到的，也只是董健的骷髅。

两个人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突然看到了一片密集的黑云浮现在眼前，因为地道里光线黑暗，而木炭的照明度很低，这片黑云就像凭空钻出来的一样，陡然出现在于飞和苏康的面前，吓得他们不约而同发出一声惊呼-那是由成千上万只大黑蚊子组成的恐怖队伍，看起来就像是死神庞大、邪恶的斗篷一样，铺天盖地。

苏康和于飞终于知道了董健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了，这些蚊子就是罪魁祸首。

苏康和于飞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傻愣在那里，看着这只庞大的恐怖队伍，目瞪口呆。他们想象着被这群蚊子围扑的情景；想象着和董健一样肿成蛹似的倒在地上、皮肤溃烂化脓、老鼠爬得满身都是……他们吓得连逃跑都忘了。

然而，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由于苏康和于飞先前抹了清凉油，身上有驱蚊的薄荷味，再加上两个人手里燃着的灵牌冒出的浓烟带有强烈的一氧化碳味道，这群蚊子无法忍受，另外，还因为它们在董健身上得到了充足的营养，所以，它们在苏康和于飞的眼前轰鸣地停留了几秒钟，就像旋风一样卷走了，和来的时候一样突然。

苏康和于飞半天才回过神儿来，他们惊愕地互相对望，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极度的惊恐，还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真的难以相信，小小的蚊子竟然能形成这么可怕的阵势。他们觉得，刚才看到的一幕，就像一个超级恐惧的噩梦。

"于飞，我们还活着？"苏康对此也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是不是太幸运了？

"是的，我们还活着。"于飞失神地重复着。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苏康回过神儿来，给自己和于飞鼓劲儿。

"嗯，说得对。"于飞看着苏康，展开了一个不自然的笑容。

两个人接着往前走，按照记忆中那张地图的指示，往"清水湾"走去。

快到了。

远远的，前面有个洞口透出隐约的灯光！

"周海？"苏康和于飞惊喜地对望了一眼，一起想到了周海。

两个人快步往前走去，就听到天籁般动听的流水声传了过来。苏康和于飞不知道，这天籁般的流水声，是死神的欢唱。他们欢呼着冲进了名为"清水湾"的地洞-笑容僵冷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看到，小手电惨白的光束下，倒在水湾里的周海脸色乌黑青紫，七窍流血、死不瞑目。

那湾水已经被染红了，泛着诡异的波光，周海大睁着的眼睛浸在水里，两眼上翻，突起的眼球像两条翻白的死鱼。

"天啊。"于飞两腿一软，跪了下来，把泪水纵横的脸埋进了双手。

苏康愣愣地站着，任凭死神张狂地用一根细长的针，带着残忍的杀伤力，一点点刺穿他的心脏……

第59节：七 蛇口余生(1)

七 蛇口余生

前后不到四天，苏康和于飞失去了所有的伙伴：安华、张倩倩、董健、程芳、张洁和周海。除了张倩倩下落不明外，其他的五个全死了……

苏康和于飞接受着极限的挑战，面对死神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惶恐。

"于飞，记得，你要让我刮目相看。"苏康把目光从周海身上挪过来，盯住于飞的眼睛，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于飞转过头来，盈着泪光的眼睛退却了畏惧和迷茫，再次变得坚定，他郑重地点了点头，伸出手来握紧了苏康的手。

两个男生把周海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把它平放在地上，他们发现周海的嘴里还咬着半棵橛菜。

"周海一定是乱吃东西中毒了。"于飞把那半棵橛菜从周海的嘴里拽了出来。

"不会，这种橛菜没有毒，而且营养丰富。"苏康看了看那半棵橛菜，肯定地说："这种橛菜我吃过，有一种清香，很好吃。"

"那周海……难道是水里有毒？"于飞大惊失色地盯着那湾水。

"应该是的。"苏康语出惊人："这地道里藏着人，想要我们的命。"

"什么？藏着人？怎么可能？我们又没招谁惹谁，他为什么要杀死我们？"于飞发出一连串的疑问。

"反正不会是鬼。"苏康拧紧了眉头，一边思忖着，一边说："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从头到尾，他都没有露面，但他好象对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地道入口的石砖能自动关闭，就证明这地道里有人，只是，到底是什么人藏在这地道里呢？他对地道里的一切这么熟悉，一定是在这里住了很久了，他怎么能在这么黑暗潮湿的地方生活呢？是

的，我们没有招他惹他，他为什么要在水里下毒，想把我们全都毒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迫不得已闯进了这个地道？"

"我倒觉得就是鬼。"于飞的后背上冷溲溲的，他不安地四下转头看，说："要不是鬼，怎么能在条件这么恶劣的地方生活呢？"

"于飞，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这里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出去赶快报警！"苏康站了起来，转身拿起了石头上的小手灯。

于飞听了苏康的话，马上站了起来，一阵晕眩袭来，于飞踉跄了一下。

苏康知道，那是因为严重缺水造成的头晕，他也一样感到晕眩，想了想，他说："于飞，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水流是没有毒的，我们都太渴了，所以会发昏，这个样子我们走不出多远就会昏倒了。我先喝一点流水试试，如果有什么意外，你就拿着小手灯赶快去找出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现在，我担心的是有人把出口封死了，至于一楼楼道的入口那里，找不到机关，也可能楼被烧塌了，根本就出不去……"苏康的嗓子里像有一团火在烧，他声音嘶哑地说完这些话，就走了过去。

于飞刚要阻止，却看到苏康已经从半空接了几捧从上面石壁上流下来的流水，喝了。

水真是生命之源啊，苏康只觉得一股清凉沁人肺腑，带来说不出的舒坦，火烧火燎的嗓子立刻就不疼了，他喝饱了，转过身来，看到于飞紧张、害怕得浑身发抖，半张着嘴看着他，眼泪成串往下掉。

两个人就这么互相凝视着，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苏康没有感到一丝异样，他索性转过身来，捧着流水把脸、胳膊和腿洗得干干净净。

洗完了，苏康如释重负，转身对泪流满面的于飞说："小子，过来喝吧，老天爷不舍得让我离开你。"

于飞捂着脸嚎啕大哭，哭一阵，又咧开干得像松树皮一样的嘴唇开心地笑，他慢慢走过去，没有先喝水，而是一下子和苏康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刚才，想到会眼睁睁看着苏康倒下，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呆在这黑暗的地道里与死神较量，他真是吓得要死。他知道，如果没有水喝，最多再有一天，铁打的人也坚持不住，苏康先尝试，无疑是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了他，苏康竟然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试验……

后怕和感动让于飞情难自抑，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有苏康这样的朋友。

"好了，赶紧喝水去吧，别婆婆妈妈的。"苏康也流着泪笑了，是人都是怕死的，他也不例外，只是已经别无选择，好在老天垂怜。

"嗯。"于飞擦着眼泪过去喝了个痛快，也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而且，他竟然变戏法似的，从背心下掏出一只瓷壶，打开了盖子，装满了水。

"咦？这是从哪里来的？"苏康惊喜地问。

"呵呵，刚才在你睡觉的时候，我从棺材里找到的。"

"原来是陪葬品，你真够……"苏康说着说着，猛然吸了吸鼻子，不知怎么，他闻到一股腥味儿，很怪异的那种腥气，他四下转头看看，什么也没有啊，那腥气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第60节：七 蛇口余生(2)

那边，于飞装满了水，小心翼翼地把水壶放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又恋恋不舍地捧了两捧水喝，转头说："走吧。"他刚要低下头来拿水壶，却猛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盯着苏康头上的地方僵硬了身子！

于飞那个样子就像大白天看见了鬼！

苏康慢慢地转头往上看去-蟒蛇！

一条黄底黑花、树杆子粗细的蟒蛇盘绕在洞顶一块架空的长形石条上，瞪着玻璃球儿似的圆眼，"丝丝"吐着叉形的长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

苏康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跳漏了好几拍，怪不得他刚才闻到了一股腥气，原来是头顶上的这条蟒蛇发出来的，看着蟒蛇摇头晃脑的样子，苏康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小树林的树冠会动荡不安，很有可能就是这条巨蟒在枝叶间穿行或捕鸟。

被轻易把树干折断的蟒蛇缠紧了，会是怎样的情景?

苏康一步步往后退去，慢慢张开双臂护住了于飞，他尽量把动作放轻放慢，全神贯注地盯着蟒蛇，小声对于飞说："你把小藏刀拿出来，有机会就刺它的眼睛，但不要轻举妄动，见机行事。"

"好的。"于飞麻利地找出钥匙串，打开了那把锋利的藏刀。

苏康慢慢地蹲下来拣起那半只熟狗，举起来冲蟒蛇晃了晃。

扁平的蛇头面目狰狞，左右追随，邪恶、凶狠的眼睛死盯着那"活动中"的半只狗，血盆大嘴张开了，露出尖刀似的牙齿，细长的舌头吞吞吐吐，越来越浓重的腥气熏得人头晕。

忽然，苏康猛地把那半只熟狗抛进了水湾里，就看到那条蟒蛇闻声而动，闪电般直扑了过去，水花四溅，那半只熟狗刚落进水里，就被蟒蛇整个儿吞下去了，它把大嘴一闭，蛇头一探，蛇脖子那里就撑起了一个大包。

"快跑！"苏康大叫一声，拉起于飞就跑。

蟒蛇凶神恶煞地从水湾里一跃而起，直冲苏康和于飞追了过来。

小手灯的光束随着苏康的奔跑乱晃，于飞紧紧跟在苏康的后面，两个人专门跑曲线、钻地洞，可那条蟒蛇紧追不舍，肥胖的身子灵活得很，带起阵阵阴风，一时间，地道里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这样跑了一会儿，苏康就支持不住了，他的头不合时宜地痛了起来，他气喘不止、两腿发软，速度就降了下来。

于飞急坏了，蟒蛇距离他们只有几步远了，眼看就追上来了！他快跑了两步，赶到了苏康前面，拉着苏康拼命往前跑。

"于飞，你拿着小手灯，我不行了，我……"苏康刚把小手灯塞进给了于飞，话还没有说完，就觉得腰上一紧，那条蟒蛇凌空蹿了上来，头一绕，脖子一扭，就把苏康缠住了。

蛇头高昂了起来，贼亮的蛇眼对准了苏康，它似乎在审视、欣赏自己的猎物。

冰冷的蛇身紧贴在苏康的身上游动、慢慢箍得越来越紧，苏康觉得肚子都要被蟒蛇勒爆了，他被勒得脸色胀紫、头昏眼花，一点儿劲儿也使不上了，只能被动地看着椭圆的蛇头直逼过来……

突然，蟒蛇好象受了剧痛一样，猛地松开了苏康，有力的尾巴平空一扫，一下子把苏康扫到了墙上，苏康的头碰到了泥墙上，他软软地倒在了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原来，刚才是于飞用藏刀刺中了蟒蛇的肚子，并奋力往下划了一刀。

鲜血溅了于飞一脸。

蟒蛇甩开了苏康，疯狂地扭动了几下，就直冲着于飞扑去。

于飞左躲右闪，躲进了一个地洞-这个地洞是个死胡同！于飞惊出一身冷汗，他已经无路可逃了，就咬着牙站在那里，挥着小藏刀乱杀乱砍一气。

突然间，蟒蛇一跃而起，擦着于飞的头顶蹿到了于飞的身后，尾巴一卷，就把于飞缠住了。

这次，蟒蛇毫不客气，张开大嘴就俯冲了下来，于飞把头一偏，奋力把刀刺进了蟒蛇的右眼。

"啪！"蟒蛇痛得松开了于飞，于飞摔了个仰面朝天。

蟒蛇在地上乱翻乱滚，粗壮的蛇身猛烈地撞击着地洞两边的泥墙，大块大块的泥土、石块被震落了下来，尘土飞扬，惊天动地。

第61节：七 蛇口余生(3)

完了。于飞绝望地闭上眼睛蹲了下来，这样下去，不被蟒蛇吃掉，也会被活埋。可是，没想到，那条蟒蛇竟然慢慢停止了挣扎，直僵僵地，不动了！

于飞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盯着那条蟒蛇看了半天，它的确一动不动了。

蟒蛇也会装死使诈?

于飞摸着后脑勺疑惑地站了起来，一点点往洞口那里挪，那条蟒蛇还是一点儿动静没有。于飞试探着上前踢了它一脚，掉头就跑，可是，身后还是没什么反应。

哈哈，天啊，蟒蛇真的死了，可它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呢？于飞丈二摸不着头脑，难道真有神仙暗中相助？于飞壮着胆子绕到了蛇头那儿，照着蛇头狠狠地踢了两脚，呵，真死了！这次，于飞放心了，他猛地想起来了，这条蟒蛇喝了"清水湾"里的水。

是的，在苏康和于飞去"清水湾"前，蟒蛇就在那里喝完了水，后来，苏康把那半只狗扔进了水湾里，蟒蛇吃狗肉的时候又呛了很多水，水里有剧毒，所以蟒蛇折腾了这半天，终于毒发身亡了。

于飞实在佩服急中生智的苏康，他赶紧去找苏康。好在苏康刚才把小手灯给了于飞，这会儿，于飞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昏迷的苏康。

"苏康、苏康！"于飞急着把蟒蛇死了的消息告诉他。

苏康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于飞的脸由模糊变得清晰，又变模糊了，他呻吟了一声，又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

"苏康，你还好吧？那条蟒蛇死啦！"于飞兴高采烈地说，可是，苏康除了脸上浮起一个淡淡的微笑，没有什么反应，而那抹微笑也很快被痛苦的表情代替了。

看到苏康这个样子，于飞的情绪一落千丈，他伸手摸摸苏康的额头，烫得厉害，而且，于飞看到，苏康头上被木板打伤的地方肿得老高，头发被血痴凝成一绺一咎的……难为苏康坚持了这么久了。

"于飞……"苏康闭着眼睛叫他。

"我在这里。"于飞握着苏康的手说："你感觉怎么样？"

"于飞，你不用管我，你快走吧……"苏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头昏沉得像坠着一块大石头。

"闭嘴吧你！"于飞一听就火了，他使劲儿把苏康扶了起来，背在了背上，但是苏康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推开了他。

"苏康，你想散伙还是信不过我？"于飞气呼呼地说："反正我也没有多少劲儿了，要不，我们就一起在这里等死吧，那只黑狗要是没有让蟒蛇吃掉的话，够我们俩吃两天的了……"

苏康沉默着。

于飞把小手灯塞进了苏康手里，再次背起苏康，这次，苏康没有拒绝。

苏康长得和于飞一样高大，于飞背起来很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艰难地返回清水湾。于飞把那只水壶用布条系好，挂在脖子上，把周海拔剩下的几棵橛菜拔了下来，放进苏康的裤兜里，想了想，又从周海手腕上摘下手表戴好，稍微歇息了一会儿，他就背起苏康走出了清水湾，向出口走去。

因为有正确的路线，距离出口越来越近了。于飞一边吃力地背着苏康，一边仔细地看路。于飞的心一直忐忑不安，如果那只大黑狗再蹿出来，估计他和苏康只能坐以待毙了，因为，他身上的力气越来越少了，每次背起苏康，都要用尽吃奶的劲儿，而每次朝前走，也只能走十几步。好在地道里一直很安静，没有什么凶险的事情再发生。这样走走停停，走了近三个小时，于飞终于背着苏康挪到了出口那里。

此时，于飞已经累得脱了形，出了过多的汗水、付出过多的体力，他整个身子就像绵花团似的，轻飘飘软绵绵的，两条腿却又僵又

硬重似千斤，一阵晕眩袭来，他一下子跪在了地上，背上的苏康滑落在一边，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

苏康已经完全昏迷了，他一直在发高烧，于飞把他背在背上的时候，感觉就像背着一个火炭。

于飞努力用双臂撑起身来，他告诉自己，再鼓一口气、再加一点儿油，爬到上面就能出去了，可是，他的腿已经僵麻了，根本就不听使唤了，他粗喘着趴在地上，半天连头都抬不起来了，他实在累得快不行了。

第62节：七 蛇口余生(4)

歇了一会儿，于飞拿起胸前的水壶，里面的水都晃洒了，剩下不多的一点儿。于飞把壶嘴放在苏康嘴里，喂苏康喝了一些，只剩下一小口，他自己喝了，肚子又传来饥饿的响声，他抬头看了看上面的出口，虽然出口被枯草遮蔽着，但丝丝缕缕的阳光还是隐约地透了进来，带给于飞无尽的希望和喜悦。

"树林里有人吗？树林里有人吗？"

突然，一个响亮的吆喝声从洞外传了进来，于飞大喜过望，他挣扎着坐了起来，冲着洞口用尽全身的力气喊："救命啊-"

可是，于飞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低微、嘶哑，他流泪了，虚弱地冲着出口伸出了手，他多么希望，此时，能有一双温暖的手伸出来，救助他和苏康啊，难道，费尽千辛万苦，最终，他们要死在距离出口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

不，我说过，要让苏康刮目相看，我不能让苏康跟着我死在这里！于飞咬着牙，艰难地往前爬，他想爬出洞口去找人，可是，刚爬出几步，他忽然停了一下来，扭头看了看苏康，又爬了回来。他想起那只黑狗来了，他不敢把苏康一个人丢在那里。

"小树林里有人吗……"

又传来了吆喝声，可是，比上一次，这次的声音遥远了很多。

于飞急坏了，可是，他毫无办法，他只能趴在苏康的身上，无声地流泪，他对自己无能为力了，他累得只剩下一口气儿了，五天里，他就只在"安神殿"那里睡了两三个小时，缺水少粮、不停地奔波劳累，他已经累得心力交瘁，再怎么自我激励也没有用了，他的身体瘫软罢工了。

原来，有的时候，人对自己都无能为力……

心有余而力不足，原来是这样的，让人沮丧到极点……

"嘻嘻、哈哈……哈哈哈……"

突然，耳边传来一个女人的鬼笑声，疯狂、刺耳、尖利，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于飞衰弱的心跳猛地激荡了起来，带起恐惧的狂风巨浪，把于飞卷进了无边的震惊与绝望中-这个地道里，果然有人、不，是鬼，是鬼！

这样诡异可怕的笑声，怎么可能是人发出来的呢？这次，他和苏康，怎么也逃不掉了……

于飞惊惶得不知所措，昏暗的光线下，他看到那个女鬼披散着满头凌乱的头发，穿着宽衣大衫，从旁边的一个地洞里猛地蹿了出来！

小手机微弱的光照在了那"女鬼"的脸上，只一眼，于飞就魂飞魄散-那张脸白得多么可怕！

于飞两眼一黑，昏了过去，快要累死的他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丁点儿的折腾了……

如果，于飞再有一点儿力气，能好好地看看这个"女鬼"，那样，他就能看出，这个"女鬼"正是失踪了半年之久的沈伊丽。

和"爱意相随"回到地道里，沈伊丽就一直被关在那个铁笼子里，她无忧无虑地睡了醒、醒了睡，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地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她根本就没有正常思维的能力，一点儿也不会想，如果吃完喝完"爱意相随"放在笼子里的鼠肉干和水，她再怎么活下去。

当"爱意相随"对沈伊丽说："亲爱的伊丽，我只能把你留在这里了，外面有人在救火，他们很快会找到这儿来了，我不能再和你呆在一起了，我要去做更重要的事，但是，你放心，我还会回来找你的，我们会花好月圆地开始新的生活……"这些话的时候，沈伊丽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仍然嘻嘻哈哈地傻笑，看着"爱意相随"急三火四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她也并不知道着急。

刚才，沈伊丽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想跑出来看热闹，她在笼子里乱推乱撞一气，竟然发现笼门根本就没锁，她就欢天喜地、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结果看到了于飞和苏康。

在沈伊丽看来，于飞和苏康的样子很滑稽，一个躺得直挺挺的，一个趴在他身上哭，他们都穿着一件支离破碎的背心，脸上、身上灰蒙蒙的，她就忍不住笑起来，却没想到，她这一笑，于飞愣愣了，竟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沈伊丽害怕了，抱着头呜呜地大声哭喊起来……

一抹明亮灿烂的阳光从出口那里投落了下来……